科幻名著選讀

合成怪人

The Monster Men



艾迪加・里斯・布魯斯著　　林宗達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

合成怪人

The Monster Men

艾迪加・里斯・布魯斯著　　林宗達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①

合成怪人

福將

福將

合成怪人

世界上已有試管嬰兒，但是可以用化學合成的方法製造出人類嗎？對於這些合成人，又將如何賦之與人類相當的靈魂呢？

馬松教授在南洋的一個荒島上進行這項偉大的實驗。在一連製造出十二個醜陋的怪人後，十三號——蒲蘭誕生了；他極力爲自己在魁偉俊美的外表外，尋找一份高貴的靈魂。

這是一個富於推理性的科學故事，也是一段美麗的羅曼史，在正義與邪惡的纏鬪下，你會發現什麼才是眞正的靈魂。

合成怪人介紹

艾廸加．里斯．布魯斯（Edgar Rice Burroughs）是美國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流行小說作家，他出生於一八七五年，早年從事過多種職業，直到一九一三年他三十七歲時才寫第一篇小說。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野人記》，其中所描寫的人物人猿泰山，更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布魯斯曾一再告訴讀者：泰山這個人物是虛構的，不要當眞。可是美國的讀者仍深信泰山實有其人，甚至一九三二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有人在大選時提出：選舉泰山當總統！這並不是什麼宣傳噱頭，而是反映了當時美國人的心態，希望有一個英雄人物出來力挽狂瀾，渡過經濟危機。

布魯斯除了寫有二十多卷《野人記》外，還寫了不少科學幻想小說，描寫過地心世界，也描寫過火星和水星。《合成怪人》是他一九二九年發表的一本科學幻想小說，它有別於布魯斯其他科幻小說的地方是，以現實的手法寫現實的生活，而不是寫火星、水星或地底世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合成怪人》更像是一本泰山小說，因為主人公蒲蘭——十三號有着泰山的影子。

不過，《合成怪人》肯定不是泰山小說，而是一本科學幻想小說，盡管人物活動的背景是在南洋婆羅州的荒島和叢林，情節也緊張曲折離奇，但作者却是以一個科學構思作爲這本小說的主幹的，就是科學家馬松發現了生命的秘密，用化學合成的方法來製造合成人。雖然這試驗是在一個荒島上進行，但仍因此而發生了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法律上的難題。並不是每一項科學發明都能爲世俗所容，被社會接受的。

作者在這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科學家馬松和他美麗的女兒馬維珍、陰謀家馮漢、馬來土王和獵頭族武士、中國老人李勝，還有那十三個「沒有靈魂」的合成怪人……他們在婆羅洲荒島上構成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這些人物中，中國老人李勝是十分突出的，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有正直和不畏暴力強權的優秀品質，並且聰明機智，他身邊的西方人在他面前，大都變成了矮子。

《合成怪人》雖然不能說是布魯斯的代表作，但無疑是他的一部優秀的科學幻想小說。

一

馬松教授把最後一堆砍碎的屍體扔進硝酸缸後，終於把足以將他送進監獄的證據消滅掉，他衰弱無力地倒進座椅，伏在大橡木書桌上，把頭埋在臂窩裏，禁不住乾號呻吟地抽泣起來。汗珠沿着他那高闊而有皺紋的額頭淌下，減輕了他神經超負的重壓，激動得渾身不住哆嗦。突然聽到通向他這實驗室的樓梯響起了腳步聲，這使他瘦削的骨架子顫抖起來，恐怖地睜大眼睛望着鎖緊了的房門。

雖然他明知來者是誰，但輕輕的腳步聲越走近來，他越感到瘋狂絕望。最後腳步聲停下，有人在輕輕敲門。傳來了一個姑娘甜蜜的叫聲：「爹！」

馬松竭力振作起來，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生怕講話會流露出自己的緊張心情。

「爹！」那姑娘又叫了一聲，聲音裏帶着點焦慮，「你幹什麼來着？你出了什麼事？你已把自己關在這可憎的房間裏整整三天，沒吃過一口東西，看來你也沒睡過一陣覺，你再這樣搞實驗會連老命也搞掉的。」

教授臉上的表情柔和下來。他用控制得很好的聲音答道：「好女兒，不用擔心我

，我很快就幹完了，到時我們就離開這兒，去渡長假，渡一個很長的假期。」

「爹，我限你在中午前出來，」女兒用一種權威的語調說，「到時你還不出來，我可要闖進來啦，我會用斧頭把門砍爛，把你揪出來，聽明白了嗎？」

馬松教授慘淡地苦笑了一下，他深知這女兒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好，我肯定中午前就能幹完，現在你聽話點，自個兒去玩吧！」

馬維珍聳聳肩頭，沒有希望地望着那緊鎖的房門，搖了搖頭，慢慢地走下樓去，一邊走一邊還不住地搖頭呢。

「可憐的爸爸，我就是到了一千歲，老得雞皮鶴髮，牙齒全掉了，他仍會把我當作他的寶貝女兒的。」馬維珍喃喃地說。

如果你是康奈爾大學的校友，你可能還會記得起馬松教授，他是個安靜、高瘦，滿頭白髮的先生，曾多年任教於自然科學系。他的家庭遺下大筆財產給他，他從事教育事業，完全是希望能對人類的福利有所貢獻，他的薪水對於他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他對生物學很有研究，在他那時代可說是極前衞的，當別人仍在盲目研究生命的奧秘，他已在試驗用化學手段來製造生命了。他一直對自己的研究嚴守秘密，不只不讓同事知道，就是對他的獨生女兒，他也守口如瓶。最近的一次實驗令他感到十分恐

怖，他已經能合成出一個人體，如果被人發現這麼一個屍體在他的實驗室裏的話，那他是怎樣解釋也不可能被那些對科學一竅不通的警方人員所接受的。如果他把眞相告訴他們，他們只會嘲笑他。他要是說：「你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人，只不過是在我的實驗試用化學合成製造出來的東西。」他們準會笑笑，不是把他送去問吊，就是把他關進罪犯精神病院去。

在他最近這次實驗中，雖然那合成人已經成了廢物，但他已看到了一兩次生命的火花，這使他又驚又喜，最後爲了安全，就把那不成人形的屍體設法消滅掉。

直到將近中午，馬松教授才把最後一絲痕跡抹乾淨，他那恐怖的實驗不再留下絲毫證據了。他終於打開實驗室大門的鎖，誰要是進去搜查，也找不出他多年來勞動成果的一點迹象了。

第二天下午，馬松教授和馬維珍小姐經過火車站的露台，登上到紐約去的特別快車。他們沒有通知任何一個親友，靜悄悄地離去，所以車站上沒有來給他們送行的人，教授省掉了去解釋爲什麼要遠行了。

不不過車站上還是有人注意到他們。其中特別有一個人看見了馬維珍，被她那艷美的容貌和輕巧輕柔的身材吸引住了。這是一個高大英俊，身材魁偉的年輕小伙子，他

當時根本不認爲馬松教授，也不知道那美麗的姑娘叫什麼名字呢。他用手肘推了推身旁一個較他年輕的同伙，問道：「喂，狄塔，你知道剛才上車的那位美人是誰嗎？

「老天，我的唐生老哥，那是馬松教授和她的女兒馬維珍小姐。眞奇怪，他們爲什麼要乘火車呢？你以爲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怎麼知道呢？」唐生答道，「不過，我敢同你打賭，我一定會打探出他們的行蹤。」

※　※　※

一個禮拜後，馬教授身心交瘁，帶着女兒出發作長途航海旅行，他希望能早日恢復健康，忘掉在實驗試那三日三夜夢魘般的記憶。他相信自己已經作出抉擇再也不去搞那種創造生命的實驗。可是當他健康復原，精神平衡後，他竟對自己最近的成功感到沾沾自喜，又躍躍欲試了。他深信自己的成功指日可待，到時定將震撼科學界。

他知道要搞這種驚人的科學實驗，不能在文明世界進行，因而當他們行經東印度群島時，他想到了一個好主意，要在一個荒島上進行試驗。海輪在南中國海航行之際，他就立定了主意。到達馬尼拉後，他令馬維珍大爲吃驚，突然宣佈終止原定的航程，立卽到新加坡去。她女兒一路上並沒提出疑問，她早已察覺自從那三日三夜之後，父親的性情大變。她太過驕傲，不願提出疑問，也生怕傷害父女之間剛剛重新建立起來的關係。况且，她知道科學研究是不准提出的，那是禁忌，因而她跟着父親到達新加坡，却一點也不淸楚父親暗中策劃的秘密計劃，並沒疑心會出什麼問題。

在新加坡他們逗留了將近一個月，這期間馬松教授每天到處拜訪當地官員、英國居民和華僑巨賈。馬維珍也一同拜訪過一些她父親約見的人物，但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一點兒她父親的意圖。她因爲一直被瞞着，也就不想進一步去打聽了。

向她透露消息的是一位馮漢博士，他經常同教授在一起，馬維珍事後回憶起才明白，消息由這年輕的美國人向她透露，大概是她父親省得爲她費唇舌的一種意圖。

馮漢雖然明知她根本不知道不久就要動身，却故意問她：「你高興這麼快就離開新加坡嗎？」

「我很高興繼續旅行。」她回答。

「難道你願意住在帕馬隆群島中的一個小島上面嗎？」

「爲什麼不願意呢？」其實她根本不知道這小島在什麼地方，但她不願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他們父女之間有什麼不和諧。

馮漢對他這麼鎮定感到驚奇，但這反而堵死了他進一步給她解釋的可能，要是她表示驚訝，提出問題，他就可以把話講清楚了。於是他說：「我們懷疑兩三年內能否完成這工作，但在婆羅洲的一個蠻荒小島過這麼久，會很孤單寂寞的，你有考慮過值不值得去嗎？」

維珍只是笑笑，答道：「我跟父親是同甘共苦，共命運的，我不認為在這些美麗小島上生活會太過艱苦，肯定在這些島上沒有人干擾，他會更快獲得科學實驗的成功。」

馮漢聽了這話，反而以為馬松教授早已同維珍談妥了呢。於是他告訴她，第二天他們就要動身，乘搭一艘她父親買下的縱帆船到帕馬隆群島去，同行的有些馬來人和印度水手，馮漢曾在海軍服役，所以由他指揮。目的地還沒有最後決定，準備在望加錫海峽西岸的小島中找尋一個適合的地點。

維珍在新加坡的這個月內見過的很多人中，要算馮漢最善解人意，所以維珍聽說馮漢同行，倒也相當高興。她發現馮漢旅行過很多地方，談起來不像那些油頭粉面討好女人的令人噁心的花花公子，他待她平等，談話也當她是個男人似的，大概有知識的人物不大重視兩性之間的區別吧。他根本沒有當她是個年輕少女，所以她同他聊天可以隨隨便便，很自然他們之間有了交情。

從新加坡到群島去的旅程並沒有什麼意外，在帕馬隆群島探索了一個禮拜，却找不到一處合適的地點。於是他們向北岸航行，結果在赤道以北幾里找到了一個小島，這小島同對岸河口相隔幾里，有着每一點都合符他們要求的特點。它是沒有人居住的，荒蕪但有清冽的山泉，從島中央的高地一直流下來。他們的縱帆船「伊沙卡」號停泊在一個小港灣裏，馬松、馮漢和大副馬來人布厝倫帶了水手一起先上岸找合適地方架設臨時的營地。

廚師是個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名叫李勝，他留在船上陪伴馬維珍。

在他們上岸走進森林去兩小時後，馬維珍聽到了斧鑿之聲，她知道他們已選定了她未來的家的地點，伐木開始了。她坐在船裏，不禁迷惘窘惑，嘴角往下垂，顯示出無言的悲哀。她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和父親之間的鴻溝原來竟有這麼深，過去那種親密無間的父女關係已蕩然無存。她父親把她帶到這小島來，竟從來未曾向她解釋過他這次探險是為了什麼，實驗的本質又是什麼，總之什麼都瞞住她。她只是從馮漢口中得知，這次是要進行某種重要的科學實驗，但這實驗的內容她卻無從想像，雖然她知道父親是搞自然科學的，不過要在荒無人烟的小島中進行科學研究，實在是個猜不透的

謎。她覺得父親根本不考慮她，這使她內心感到悲傷。

正當她在沉思之際，她毫無目的地從島上望向大海，島的南端有個像手指似的伸向大陸的半島，指着海峽。她往海峽的海面望去，見到有個黑點在海上浮動。過了一段時間，她看出那黑點是一艘船，正向小島駛來。慢慢地看出這是一艘獨桅船，有五十多人在划槳，行動相當迅速。她以爲這只是附近這一帶土著做生意的商販船，於是好奇地站在船舷觀望。

李勝在這船進了港還差半里就到「伊卡沙」號停泊的地方時，才偶然發現它，這中國老頭立卽像觸電似地跳起來，他向維珍跑過來大叫着：

「快！快！到下邊去！快」

「幹嗎要我到下邊去呢？阿勝伯？」

「快！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半拉半帶地走向艙房去，「是海盜，馬來海盜！狄雅克海盜！」

「海盜！」維珍倒抽了口氣，「阿勝伯，我們怎麼辦好？」

「你到下邊去，我也許可以把他們嚇跑，放炮，求救，馬松會帶人趕來，將他們趕走，不過要是他們這些海盜見到了像你這樣漂亮的白種姑娘，」老人聳聳肩頭，搖

着頭說，「我也就嚇不退他們了。」

維珍打了個寒戰，縮到李勝背後，趕快走下艙去。

過了一會，她聽見那放在船頭的舊炮轟的發了一響。在船艙，馬松教授是安裝了一挺現代的機關槍，可是李勝不懂得使用。這中國老頭沒有時間小心瞄準，炮彈只落在對方的船邊，激起了一條水柱，老頭那滿是皺紋的臉上，閃起了一絲得意的笑意。他知道對方也可能是友好的土著，但寧可殺一百個朋友也比被一個敵人俘虜好，從獨桅船射過來的子彈，說明了他判斷得一點也不錯，那昨一群海盜而不是友好的土著，雖然炮轟使對方減慢速度，但顯然發現船上人少，又划槳向「伊沙卡」號衝來。

馬維珍從艙房的舷窗觀察海盜船，她看出對方在李勝第一發炮彈之後稍爲猶疑了一陣，跟着他們知道船上根本沒有自衞能力，迅速又向「伊沙卡」號迫近。用不了幾分鐘，這些海盜就會像蟻群似地登上船來，可憐的李勝一個人是無法將他們擊退的。

維珍心想，如果馮漢博士在船上就好了，他可以使用機關槍將他們擊退。

想到機關槍，這姑娘突然有了主意，男人能幹的爲什麼她不能幹呢？馮漢會詳細向她講解過怎樣使用機關槍，而且從新加坡來時，還曾讓她試過幾發。

她想到就做，立卽跑到彈藥庫去，抓起了一排子彈帶，再一會兒，她已站在甲板

上驚奇不已的李勝身邊了。

海盜在港灣平靜的水面行進迅速，他們狂叫亂喊回答李勝打不中他們的炮彈。這群海盜大約有五十人，都是兇惡野蠻的大漢，大多赤裸上身，圍着色彩斑斕的戰裙，頭上戴着野蠻的頭飾，拿着長型花紋的盾，砍刀閃閃發光。

「幹什麼？」李勝叫道，「快下去啊！」但他還沒講完這話，維珍已跑向那挺機關槍，扯下槍衣，把機槍對準海盜船，這時海盜船已駛入射程了。

維珍迅速躲過了海盜射過來的一排子彈，但這敢說敢幹的姑娘並不害怕，她躲在機關槍的擋板後，子彈打得擋板噹噹發響。

這時，她已把子彈帶上了槍膛，開始還擊了。

機關槍以每分鐘五十發的速率，將一股彈流掃過海盜船的船舷。

突然一個穿着華麗的馬來人從船頭站起來，用刀尖舉起一塊白布。他是土王穆達，他已看到了維珍的面孔，這使他胸中升起了一股淫慾的狂潮。海盜船退出了港口，這時島上也響起了槍聲，維珍知道父親和馮漢增援來了。

二

李勝這中國老頭對於海盜突然不戰而退，感到大惑不解，這群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沒有理由已跨過了勝利的門檻却舉起白旗撤退了。馮漢認爲這是海盜看見了岸上的增援，但李勝指出「伊沙卡」號處在援兵與海盜之間，海盜隨時可以比援兵更快佔領沒有抵抗能力的船，而援兵還必須趕到海邊划船，是援救不及的。馬維珍則認爲是自己一梭子機關槍把敵人嚇壞了，但李勝却不以爲然，指出海盜只要把船划近一點，機關槍就發揮不出威力。

老人肯定海盜是不會輕易撤退的，他長年在這一帶海盜出沒的海域生活，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他却提供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不過逃出了這群嗜血的海狼的血口，總算是僥倖了。

人們建築新營地花了一個禮拜時間，不過他們不敢把維珍一個人留下來不加保護了，馮漢由於工作需要，負責指揮建築，而馬松教授則想看看建築的進展，提出意見，維珍又再次感到父親整個變了，一點也不關心她的安危。幾個月前，他是當她如珠

如寶的，而現在連句溫柔點的話也懶得對她講了。她總得覺父親的眼光有着一點對她的不滿，不喜歡她訪礙他的工作。

營地終於建成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船上所有沉重的物件全部運進營地去。星期天下午，一艘小船駛進「伊沙卡」號，船上有三個馬來人，其中一個個子魁偉高大，是個中年人，儘管他一身打扮像個普通的船伕，但他對其他兩人的態度盛氣凌人，頤指使氣，暴露出他並不是個下等人。馮漢喝問他們來幹什麼，那人說他是做生意的，要求上船。但他上了船後，却原來什麼商品也沒有，不過他大言不慚，說等他了解了他們要求之後，他們要什麼他就帶什麼來。

李勝也在船上，他的臉孔木無表情，誰也看不透他心裏想什麼。

那馬來人在船上逗留了將近半個鐘頭，跟馮漢聊天。當船員布屠倫走上甲板時，李勝留意到布屠倫同那馬來人打照面時，立即就認出對方，但他們趕快掩飾過去，不露一點痕迹，這一切並沒逃過中國人的目光。

跟着，當馬維珍從艙房出來時，李勝又發現那來訪者的目光一亮，但那馬來人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只裝作沒有留意她。

過了不久，他就離去了，臨走還答應第二天帶貨物來，可是他們再次見到他已是幾個月後的事了。

那天晚上，李勝侍候馬維珍吃晚飯時，他問她認不認得出下午的那個來訪者。

「爲什麼？不，阿勝伯，」馬維珍奇怪地回答，「我從來也沒見過他啊。」

「噓！」那老人道，「講話別那麼大聲，隔牆有耳。」

「阿勝伯，你這是什麼意思？」那姑娘壓低嗓子問，「你眞是神秘莫測，爲什麼你嚇得我毛骨悚然？」她說完後，笑了起來，可是經常笑容滿臉的李勝却沒有答之以微笑。

他急促地問：「難道你記不起他就是那個在海盜船上揮動白布的土王嗎？」

「哦」她叫起來，「如果你不提醒，我眞想也沒想到會把他同今天的來訪者聯繫起來呢，我眞的認不出來，可是他們十分相像，對嗎？」

「相像！哼，他們就是同一個人啊，我阿勝認得出他們，珍姐兒，你可要小心提防！」

「爲什麼我要小心提防？他不會要我的。」那姑娘說着笑起來。

「可別那麼早下結論，珍姐兒！」李勝搖搖頭，走回廚房去了。

第二天，只留下三個馬來船員看守「伊沙卡」號，其他的人都上岸到營地去了，

這段路程並不長。

新營地的中心離港灣只有一里，到另一邊海岸不及半里，這島並不大，最闊的地方只有兩里，最長的地方也只是兩里多一點。

馬維珍到了營地，發現是建築在清理出來的一片高地平台上，建築物分三部份，最北的部份有一間細小的房子，是她和父親居住的，另一間是給馮漢住，飯廳連着廚房，李勝就住在這兒。住宅區四周建有柵欄。在柵欄末端的一處是馬來人和水手住的，那兒有布倫屠和馬來二副住的地方。中央圍起來的建築物是馬松教授的工作室，這一部份教授不准許馬維珍去看，不過最後從船上搬運教授的一個大箱子進去時，馬維珍偷看了一眼，只見中央地區建有兩間四方的房子，小的一間顯然是她父親的實驗室，另一間長長的茅屋，分成很多間小房間，每間都有一張粗糙製成的板床。到底這些床是給誰睡的？水手都已安排了住處，父親搞實驗是要清靜的，爲什麼讓人睡在這兒？馬維珍感到大惑不解，可是目前她同父親之間的關係已不容許她去過問了。

當那一個大箱子抬進實驗室的圍牆去時，李勝站在馬維珍身邊，叫她注意那抬着大箱子的布屠倫，悄悄地說：「布屠倫是大副，爲什麼他跟水手一塊幹活呢？呃！」但馬維珍也說不出爲什麼會這樣。

她說：「阿勝伯，我怕是你不喜歡布屠倫吧，他會有什麼同你過不去嗎？」

「他？不，他不會害我的，我又老又窮。」他說着就回去幹他的活了。

有兩個月，這個細小隱蔽的營地一片太平，沒有出過什麼事。馬來人和印度水手分班輪流到「伊沙卡」號上去守衞，一部份則巡邏營地，而且還在營房南邊附近開墾了一小片地，種上東西。在島東的一個小灣裏發現產蠔，從「伊沙卡」號派出一隻小艇，專門到那一帶捕魚。

在這些捕魚狩獵中，布屠倫經常都去參加，有好幾次李勝發現，其他人在夜裏回來休息了，布屠倫很晚才回到營地來。

馬松教授極少離開中央的內院，馬維珍亦極少有機會見到他，他的食物是由李勝通過一道機關小門，由那兒送進去給他，這道機關小門是那被馮漢稱爲「神秘院」的內院的圍牆一部份。所謂「神秘院」，是教授做實驗的地方，閑人不准入內的。

馮漢雖然深得教授信任，加上他早年受過醫藥訓練，完全合適於當教授的助手，可是他也常常被拒諸門外，在這種時候他就陪馬維珍到原始森林去遠足，探索這個小島，經常發現有奇花異草。

有一天，他們倆在散步時停住脚步，對一隻羽毛斑燦的熱帶鳥讚嘆，馬維珍道：

「大自然是多麼奇妙啊，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比起大自然的創造，也是極爲微不足道的。」

馮漢答道：「不過，總有一天人類能發現大自然的奧秘，那首先成功的人就是多麼輝皇，你想像得出一個人一生的工作，就以你父親作例子吧，會有多光輝的成就嗎？」

那姑娘聽了，仔細地望着馮漢，答道：「馮漢博士，由於驕傲，令我一直不想過問我不應該知道的事，我父親多年來都在對解決生命奧秘這問題感到興趣，至於他是否成功，那我不得而知，但我認爲他要搞的實驗，是絕對秘密的，至少目前的工作，就不見容於文明社會，也是政府所不允許的，對吧？

馮漢想說服她，可是又不敢正面回答她的問題，由於他說：「馬小姐，我回答不上你這問題，因爲你父親曾嚴厲吩附過，『神秘院』裏的事情是絕對不准對外人談及的，別忘了我只是你父親的一個僱員，我必須對他忠心，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正因我對某些事並不同意，才有空跟你在一起玩嘛。」

姑娘迅速瞄了他一眼，她對他最後那句話不甚了解，但這使她不敢再追問他。過去她認爲馮漢是個好朋友，也不想改變這種關係，但他的話已把一種新想法的種子播

進了她的心中。

當馮漢回到「神秘院」，他將這次談話詳細告訴馬松敎授，馬松敎授靜靜地聽他說，等他講完後，才再三吩附他千萬不要把內院裏的任何事情告訴馬維珍。

他說：「她只是個小孩，不會了解我們所幹的這工作的重要性的。她只會看到這事立即見效的道德反應，却不能看出我們這研究在未來改變人類的重要意義，當我們發表能成功用化學合成一種人類的可能性時，世界的未來將有了保證。」

「例如第一號吧。」馮漢提出。

馬松敎授銳利地瞪了他一眼。他辛酸地說：「我承認第一號不理想，很不穩定，但却留下了不少希望，而第二號已顯示出一種在某方面的顯著進展，我相信明天進行第三號的實驗，定能堵住你的冷嘲熱諷。」

「敎授請原諒我，」馮漢趕忙說，「我並沒看不起你奇妙的發現，但無可懷疑，第一號樣子太不美觀，這話我們可以談，但不足爲外人道也。」

馬松敎授算是接受了他的道歉，回過身去校準一個放在巨大的像棺材形狀的大缸旁的鐘。這時馮漢沒有話說了，他心裏在捉摸，幾個月來他一直想同他的僱主談談的話題，但總沒有機會把問題提出來，看來以後也不會有機會的，於是，他想乾脆把問

題攤開來算了。

他說：「教授，你的女兒並不快樂，我也覺得四周都是些半野蠻的人，她並不絕對安全。」

教授從大缸處抬起頭來，問道：「啊？」

「我希望更親密的關係會增加她的幸福與安全，簡而言之，請准許我娶維珍爲妻吧。」

馮漢的話並沒有說明他對那姑娘的態度，沒有表白他愛上了她。她很美，而且很聰明，這是無可否認的，任何男子都會對她傾倒。可是馮漢並不是個可信賴的丈夫，多年來他在世界到處跑碼頭，尋刺激，愛冒險，他何以會拋棄了海軍的高職離開美國，七年都不敢踏入美國國土，這就是個疑問了。

李勝送飯進來給馬松教授，他在那機關門旁，聽到了這番談話，這不能怪他偷聽的。

教授在回答前望了馮漢好一陣，馮漢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一種突然的奇怪的光采，這使他很不舒服，甚至感到毛骨悚然，至於是害怕還是恐怖，馮漢實在說不出那種滋味來。

跟着教授站了起來，走到馮漢身邊，臉只離那年輕人幾寸，用一種古怪而緊張的語調說：「博士，你瘋了。你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麼，維珍不是嫁給你這樣的人的，你說實話，告訴我，她根本不知道你對她的意向，她根本不會接受你的愛的。」他粗魯地抓住馮漢的雙肩，用閃閃發光的眼睛，令人心寒地盯着對方。

馮漢悄悄地回答：「教授，我從來沒有向她談過愛，也不知道她對我是否有感情，我也不明白你何以反對我，我出身一個非常古老的貴族家庭。」

教授放開了助手，透過一口氣來：「如果只是這樣，那我很高興，因爲她是絕不能嫁你的，她必須嫁給一個完美的人，目前世界上還不存在，我將爲她帶來一個理想的伴侶，不用多久，幾週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夢寐以求的人了。」

馮漢嚇壞了，他並不是個多愁善解的人，爲了金錢和遺產，他可以討這姑娘，但想到她會同一個像第一號那類的怪物結合，他驚叫一聲：「天啊！太恐怖啦！」說完跑出去了。李勝過了一會才把飯菜送來給教授，他無意中把這一切全都聽到了。

三

大約兩週後，有一天馮漢和馬松在「神秘院」裏忙着工作，目前實驗的發展令人煩擾，最近一個令他們吃驚的發現是合成過程簡化了，這使科學家的美夢能更早實現。不過馮漢對這奇迹般的收穫却有不同的觀感，自此以後他白天活動腰間掛着手槍，連夜裏睡覺也槍不離身了。

李勝在煮好了午飯後，拿了魚餌和釣竿悄悄地穿過森林到海灘去，他敏銳的眼睛和耳朵對任何一樣不同尋常的活動都提高警覺，正因此他發現沙灘上有兩個人，而他們却沒有看見他。

這兩個人，一個是布屠倫，一個是那高大的馬來人，李勝是見過這馬來人兩次的，頭一次是指揮海盜船，第二次是假扮行商上「伊沙卡」號，却根本沒帶貨物。這兩個人就蹲坐在森林邊緣，離李勝要走下海灘的地點只有很短一段距離，李勝踮着脚溜到樹叢下，離他們不到三碼，儘管他們低聲交談，李勝却沒聽漏一個字。

那高大的馬來人在說：「我告訴你，布屠倫，那是相當安全的，你自己就講過誰也不知道這幾個白人到這兒來，把他們幹掉是不會有人追究的，只要你把那姑娘帶來給我，我會重重的賞賜你，如果你懷疑誰不忠心，一刀就把他幹掉，就像幹掉那些白人一樣輕而易舉。」

「哦，穆達王爺，我担心的不是那些白人，」布屠倫道，「但我怎麼知道把那姑娘帶到你那兒之後，會不會一把金的短劍把我也幹掉？我爲你效忠會引起很多人眼紅的。」

穆達王爺完全明白布屠倫用外交辭令所表達的恐懼，實際是懷疑他是否靠得住，不過這並不使他生氣，因爲這話並不是直接衝着他講的。但穆達並不知道布屠倫不只想將那姑娘佔爲己有，還想搶奪那大箱子呢，布屠倫深信沉重的箱子裏一定有很多財寶。

這時那兩個人都站了起來，越過沙灘，向穆達乘坐來的獨木舟走去，他們走出了一段距離才再講話，李勝聽不出他們講些什麼了，甚至也猜不出他們交談的內容，不過他聽到的已足夠證實他長期以來的懷疑。

那天他沒有再去釣魚，布屠倫和那土王站在沙灘上交談，李勝不敢再往前走，怕他們會懷疑他聽到他們講的話，他靜悄悄地躲在那兒，一直等穆達走掉，布屠倫回到

營地，他才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

※ ※ ※

馬松教授和馮漢站在排列成兩行，安置在實驗室中央每的行六個大缸旁，教授這幾天比過去易於交談了。

馮漢問道：「這些第一批的爲什麼這麼不完整？你是不能把他們帶進文明社會去的，也不能把他們留在這荒島，你打算怎樣處理他們？」

教授對這問題考慮了一會，最後才說：「我對這事考慮得不多，他們只不過是我偉大的工作中的一些意外，他們變成現在這樣確是不走運，但沒有他們我是永遠不可能達到我現在可以肯定已找到的完全成功的。」他拍了拍他身邊的那個大缸的玻璃罩子，「而這個也只是開始罷了，現在不會再出錯的了，雖然我懷疑怎麼會有如此迅速的發展，像這一個實在是令人也吃了一驚。」他伸出瘦長的手摸着那標着「十三號」的棺材形大缸的玻璃罩。

「可是，教授，其他那十二個該怎麼處理呢？我們得作出決定，」馮漢堅持道，「他們早已開始惹麻煩了，昨天五號想要一些我給七號的大蕉，我設法說服他，但正

如你知道的，他根本不聽，竟衝去從七號那兒搶，結果他們打了起來，就像兩隻孟加拉老虎一樣，最後我用鞭子才把他們分開，現在這院子裏充塞了十二個肌肉豐滿力大無窮、沒有一點理智的暴徒。」

教授答道：「他們既然已變成了那樣，我將盡力幫助他們，等我們走後，由他們自生自滅了。」

「你給予他們的生命，你也可以取回啊，」馮漢低聲說。

馬松教授聳聳肩頭，立卽浮現起那三天毀屍滅迹的記憶，這花了好多個月才淡忘掉的恐怖，在精神上給他的壓力曾使他差點變成精神分裂，有好幾次他眞怕自己瘋了呢！

「不行！不行！」他差不多大叫起來，「那將是謀殺，他們是……」

「他們是一些東西罷了，」馮漢打斷他的話，「他們並不是人，他們甚至不是野獸。他們是些可怖的、沒有靈魂的生物。你沒有權利允許他們留下來，除了我們再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也不必讓人知道他們死掉，這是事在必行的，他們不只會對我們造成威脅，更重要的是會危及你的女兒。」

教授的眼中露出一種狡獪的目光。

「我明白，所有這些生命都必須死掉，甚至這個最完善的，也得消滅，因爲他不是人嘛，就樣你就可以把你的情敵消滅了，不行！我絕不會妥協的，也絕不會改變原定的計劃，這個十三號，將是我的女婿！」

教授激動地踮起脚尖，高舉拳頭，在講完最後一句話時，拳頭重重地打在缸罩上。馮漢是個勇敢的人，但面對這發狂的老人，也不由得向後倒退，爭下去也沒有用，他轉身走出實驗室。

那天夜裏，李勝很晚還沒睡，事實上下午他沒有釣魚，但入黑才回到營地，遲開晚餐，他也不作任何解釋，晚飯後維珍找他，他又不知那兒去了。

直到午夜，全營都一片靜寂，李勝才溜了回來，鬼鬼祟祟地十分神秘，在沒有月色的黑暗中，偷偷打開「神秘院」的機關門。

李勝是怎樣把門弄開溜進去的？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過了一陣，從實驗室中傳出一聲打碎破璃的響聲，這中國人就溜了出來，重新把門鎖好，悄悄回到附近他的房間去。其實他大可不必緊張，因爲實驗室裏的響聲並沒有任何人聽到。

第二天早上，馬松教授和馮漢走進實驗室時，已差不多九點了，那老教授才一跨入門就恐怖地舉起雙手哀叫起來，第十三號缸翻倒在地上，玻璃缸碎成千片，一團棕色的黏糊糊的東西倒在蓆子上。馬松教授用雙手掩住面孔不忍再看。他叫起來：「天啊，全毀啊，只要再過三天就……」

「看！」馮漢叫道，「那是什麼？」

「教授鼓起勇氣，從手掌中抬起頭來，他看到房間遠處的角落，坐着一個英俊的巨人，肉體上是完美極了，這生物用一種迷惘窘惑、無法理解的態度在望着四周。在他心中升起了一個大問號。馬松教授走上前去，拉住他的手。

「來！」他說，帶着他走向實驗室外的另一間小房間去，那巨人馴良地跟着他，眼睛瞻得大大的向房間四周轉來轉去，在他那俊美的面容上仍帶有莫名其妙的疑問。

馮漢扭頭走出了內院。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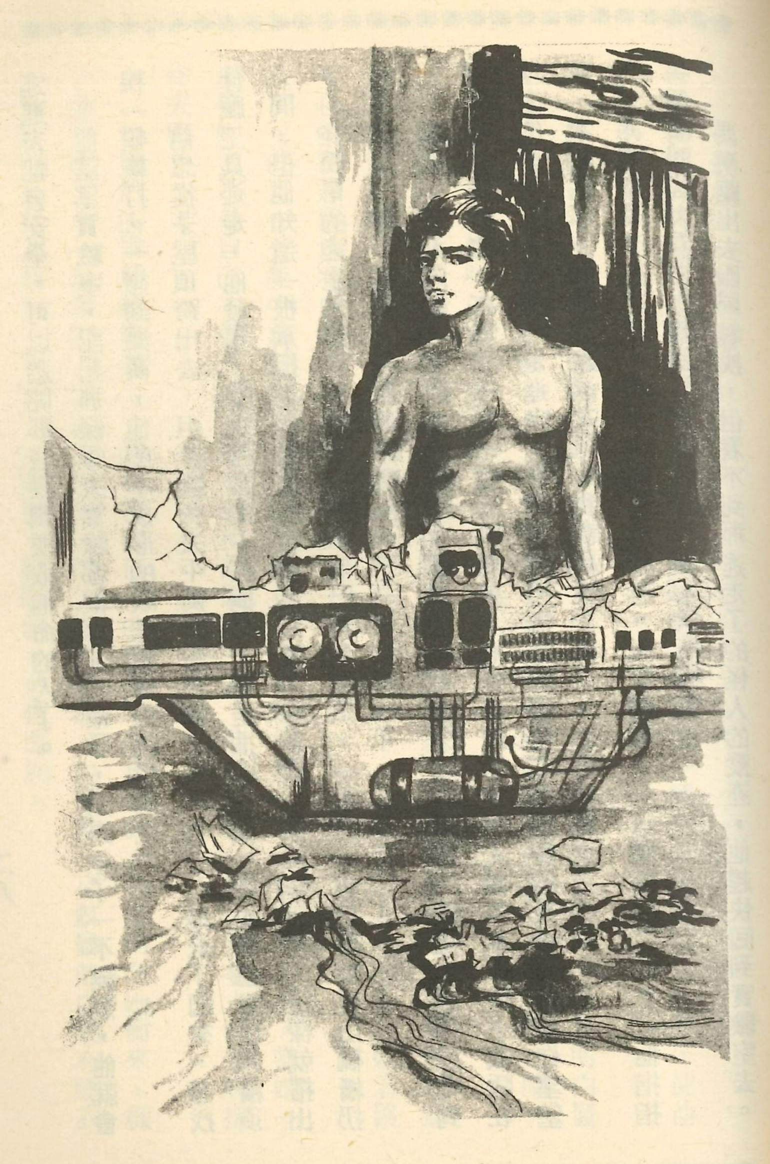
馬維珍感到無聊而又寂寞，現在誰也不去理她，甚至年老的忠心的阿勝伯也自個溜去掉魚，她在後院的圍牆裏走來走去，感到悶極了，決定到欄柵外去溜躂溜躂。這在過去是只有馮漢陪着她才准她到外邊散步的，馮漢和他父親曾一再叮囑她不要一個人外出。

她想：「那兒又會有什麼危險呢？我們都知道這小島除了我們外並沒有人居住，也沒有什麼猛獸出沒。再說現在已沒有人關心我會變成怎樣了，除非……也許他會關心吧，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乎他關心呢。」她想着想着，就越過營地後的空地，走進森林去。

當馮漢和馬松教授在打翻十三號缸之前曾一起在實驗室裏討論如何處置那十二個合成人時，有一個形狀古怪可怖的生物從對面的住處溜了出來，他蹲在實驗室薄薄的門邊，聽到了裏邊的談話。他注意地聽了好一陣，當馮漢提出有必要消滅某某些「沒有靈魂的可怖的東西」時，那醜陋的臉上混合着恐懼和憎恨的表情。他像一隻大猩猩似地轉身跑過內院，一直跑到最東邊的圍牆下。

在這兒他跳了好多次，想跳出欄柵，但沒有成功。他混身哆嗦，氣得咬牙切齒，在障礙物前跑來跑去，就像被關在獸籠裏的野獸一樣，生氣地來回走動。最後他停下來，再次望着那擋住他逃走去路的欄柵，就像在量度從地面到欄柵頂的距離，跟着他的目光望向茅屋頂，在他那可憐的畸型的腦子裏，慢慢產生出一個主意來了。

這生物走向茅屋，像一隻巨大的樹獺一樣爬上了屋頂，從屋頂他可以越過欄柵望見森林，森林也召喚他奔向自由，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但那綠葉婆娑，使他覺得只要



逃進去就會安全，可以避開那些謀劃要取他命的人了。

他望望實驗室，記起那條每次實驗都鞭打他的鞭子，如果主子一不滿意，他就會挨一頓鞭打。一想到馮漢，他的不成形的眼珠就冒出仇恨的兇光。

他想從茅屋頂跨出去，但差點失去平衡從屋頂摔下來，他小心地退了回來，想找什麼工具逃走，他發現了架在屋頂的一些樹桿，於是抽出一根，把他搭在屋頂和柵頂之間，但他知道一根承担不起是他的重量，又扯了好多根，並排搭起來，這樣就搭出了一條簡單的逃生之路了。過了一陣，他已爬到屋頂，一根接一根把樹桿拉出欄柵扔掉，然後才滑下欄柵，逃進森林裏去。

馮漢一走進內院，他敏銳的眼睛立即就發現東邊茅屋的屋頂的變化，他迅速走到那低矮的建築物，在那兒一格一格的房間裏，有很多畸形的怪人躺在木板床上或睡在地上的蓆子上。當他一走進去，他們立即恐慌地望着他右手垂着的長鞭，然後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就像打聽這次該輪到誰遭殃了。

馮漢用目光掃視了一番那群醜陋的怪物。大聲喝問：「一號哪兒去了？」他指指一個額頭闊大看來比較聰明的合成人，那人只搖搖頭。

馮漢跑出去四周尋找，但看不到那逃走了的怪人的蹤迹，他趕快回到實驗室去。

「教授，一號逃進森林去了！」

馬松教授訝異地抬起頭來，但他還來不及回答，已聽見一個女人恐怖的慘叫聲，使他們跳了起來。

馮漢首先跑進後院的居住區，教授跟着也來了，他們兩個臉色蒼白，立即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住所裏空無一人，連李勝也不在。他們兩個也不再多說，立即跳出閘，向傳來那一聲慘叫的森林奔去。

馬維珍獨自在森林裏溜躂，不知不覺離營地相當遠了，當她察覺時，才慢慢回過頭來往營地走。這天天氣悶熱，即使是在森林的樹影下，也熱浪迫人。她低着頭看路，心中在悲傷地考慮着父親情緒的突變。

可能是十分集中精神在沉思，以致她根本沒有聽到另一個人在向她走來，當她一發覺她並不是自己一個人在走時，她抬起頭來一看，前邊以被一個非常嚇人的怪物擋住去路。

這突然的震驚使她發出一聲不自由自主的慘叫，誰會想到，那怪物向她衝來，樣子醜惡極了。一堆爛肉，像座山一樣，擋住她的去路，也穿着一身骯髒的白棉布睡衣，他的臉孔是如活屍一樣的，白頭髮，紅眼睛，活像僵屍。

一號的容貌實在醜惡，一隻眼睛比另一隻眼睛大兩倍，而且高低相差一寸，鼻子是在畸型歪扭的嘴上的一個透氣的灶洞，沒有下巴，他細小的沒有前額的頭，在那堆肉山上，就像一個放在山上的炮彈似的。一隻手臂起碼比另一隻手臂至少長十二寸，脚也是一長一短，走起來一拐一拐。

這生物惶恐地逃出欄柵後，一路担心害怕，當他一看眼前這樣的生物時，目光爲之一亮，一號從未見過女人，但眼前的美人使他那沒有靈魂的心深處掀起漣漪，一種慾望使他想佔有她，她確實非常美麗，一號希望能佔爲己有，當然這並不困難，她是那麼脆弱，用那巨大有力的手臂一下就可以攔腰把她抱起，把她帶進森林深處去，從此可以遠離那手拿皮鞭的人和那個皺着眉頭冷漠無情的老頭，那老頭不停地稱他量他，他那古怪的閃閃目光，比那揮動的鞭子更令人喪胆呢。

一號樸向前去，他的長臂伸向那嚇壞了的姑娘，維珍想再次喊叫，但叫不出聲，她拔脚就逃，但內心的恐怖使他四肢無力，變得癱瘓麻痺，更加孤立無援了。

那怪物現在已追近來了，他張開大口，醜陋的樣子大概是一種笑容吧，幾秒鐘後他的大手就把她抓住，但突然背後的樹叢響起來，中國老人從樹叢中一躍而出，他手拿裏着釣竹，用力地抽了那怪物一下，怪物停下脚步。

但李勝不是怪物的對手，這博鬥是短暫而恐怖的，李勝用勁握住怪物的咽喉，但他畢竟已經上了年紀，在那巨無霸面前，他是像一根葦草一樣。怪物一手抱住姑娘，另一隻手將李勝的雙手扯開，將那中國人一下舉起來，扔到一樹樹脚下，中國老人的頭流出血來，倒在樹下不動了。怪物再次抱起維珍，從海灘和營地間的小道旁鑽到進密密麻麻的樹林去。

四

當馬松教授和馮漢匆匆忙忙從實驗室走向住宅區時，竟忘了把門鎖上。這「神秘院」自建成以來，還是第一次大開門戶呢。

教授當時正在量度着這新實驗製出的合成人的頭顱，他還教那年輕的巨人語言。但他們一走，這個年輕的巨人就自己一個留在房間裏了。他還沒有離開過四面是牆壁的房間，教授把他收藏在這房間裏，不讓他跟那十二個早期實驗的可怕結果混在一起。這時這年輕人出於一種天性的好奇，穿過教授和拿鞭的人突然走出走的門口，他發現外邊是一座欄柵，欄柵外可以看到青翠的樹頂，在柔和的微風中搖晃。他的鼻子聞到了新鮮的泥土和植物的氣息，這是他第一次聞到大自然清新的空氣，感到舒暢，不由得揚起了眉毛。

他伸直巨大的身軀，把肺葉張得滿滿地，吸進自由而甜蜜的空氣，他開始不喜歡被關在狹窄的囚房中了。

他那純潔無瑕的心對這些新印象充滿了奇妙的感覺，每一種感受都向他的腦子輸

送的新的領會，他渴望領悟更多，而閘門外將是更遼闊的世界，他不由自主地步出閘門，走進欄柵外和森林之間的空地去。

啊！這兒是一個更美的世界！青色的樹葉在向他點頭，召喚着他走進森林去，森林伸出百萬隻手來擁抱他。現在在他前後左右，全是鮮艷的色彩，使他驚異得倒抽了一口氣。

斑燦的鳥兒在花叢中飛起，他還以爲花和鳥都是一樣的呢，他伸手摘下一朵綻開的鮮花，柔情地握在手中，担心它會不會從手中飛走。他一直向前慢慢走，不想放過每一處美麗動人的景色，突然，這靜寂的美景被一個怪物從樹叢衝出來破壞了。十三號站在林中的一片小小的開闊地上，回過頭來，愕然地看到了一號。

多麼可怕的怪物啊！但那在他手中掙扎着的另一個生物又多美啊！

那個被抱住的是不同的，非常不同，是柔弱而美麗，皮膚很白。他想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對於他來說，一切都是古怪陌生而新鮮的，可是當他接觸到那可愛的生物望着他的目光，看見她向他伸出雙臂，雖然他聽不懂她講的話，但也明白她是很悲苦。他明白那醜陋的東西抱着她是造成她痛苦的原因。

馬維珍這時已嚇得神智不清了，突然見着一個穿着粗棉布白衣衫的人，擋在她和

那不成人形的怪物前邊，一見有人，她回復了希望，也講得出話來了，她向他伸出雙手求救，叫他救她。雖然他沒有作聲，但她認爲他明白了她的話，因爲他在她還未再叫之前，已一躍而起向他們跳過來了。

一號還像以前對付李勝那樣，一手摟住馬維珍，一手攻擊新的進犯者，但他這次遇到的對手跟上一次完全不同。十三號根本不懂得打架，但一號的經驗也只是稍多一點而已，只是十三號有着天生的智能和鋼鐵一樣的肌肉，比一號強得多了。

一打起來，一號就發覺單手作戰大大吃虧，力不從心了，對方的手指很快就握住了他的咽喉，他拚命想揍對方的臉，但窒息使他不能不把馬維珍放掉。

馬維珍倒在地上，軟弱得站不起來逃走，她受到的精神震驚還未恢復過來，只瞪着恐怖的眼睛，看着那兩個在她身邊搏鬥。她看出那救她的這個年輕而且有力，輝身的肌肉像紫銅般顏色，可以說是男性最出色的標本，令她詫異的是他力大無窮，對方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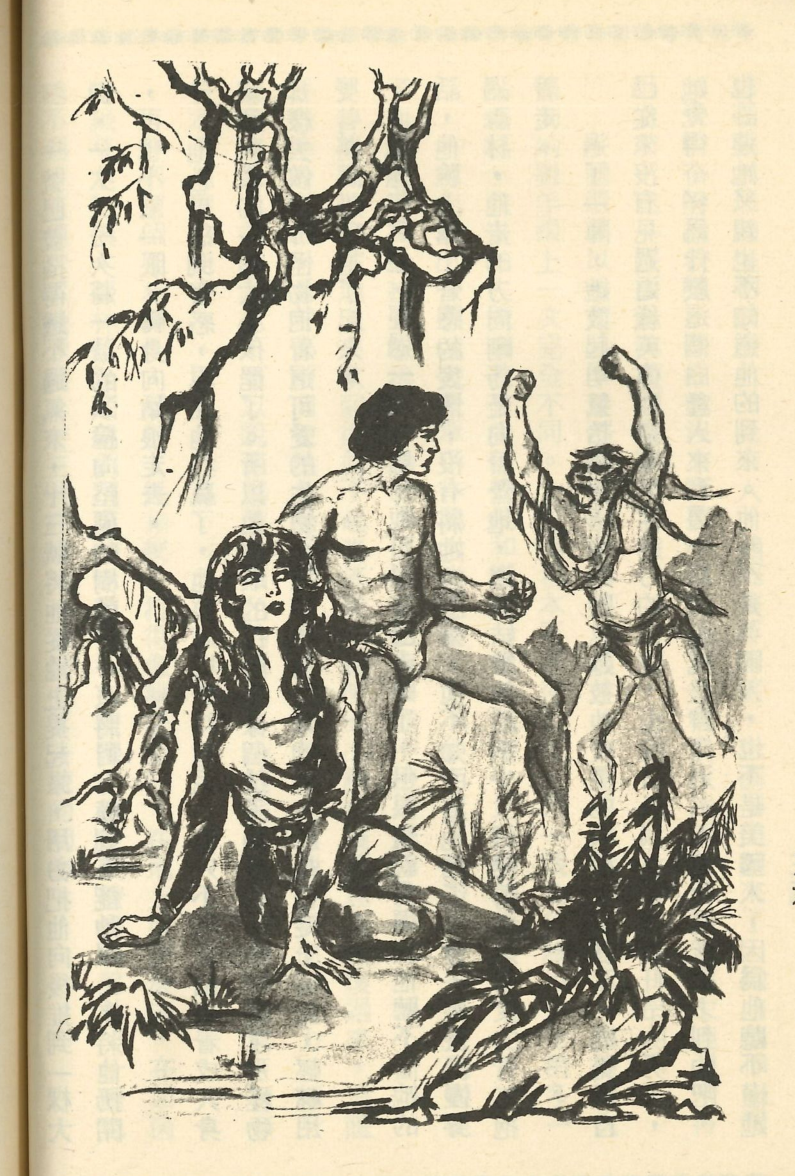
他們兩個互相撕扯，毆打，抓和咬，打得像瘋子似的，在地上滾來滾去，在如茵的綠草上打滾，森林裏除了他們沉重的呼吸聲和一號發出像野獸般的叫聲外，什麼也聽不到，他們打了幾分鐘，十三號終於又一手握住了一號的咽喉。

一號已被掐得透不過氣來，十三號將他從地上提起來，用力把他向後推到一棵大樹，一次又一次將一號的頭撞向堅硬的樹幹，一直將對方撞到不能動彈，才將他扔開，再也不看一眼，轉身向姑娘走去。

他心裏感到窘惑，現在他打贏了，他該怎樣對待她呢？他只不過是個有着成人身軀和腦袋的一個大小孩罷了。所以他採取的行動也像個孩子的行動，仿照剛才那怪物那樣去做，那怪物抱着這可愛的生物，這準是他該做的事，於是他走上前去，輕輕用雙臂將馬維珍抱了起來。

她想告訴他，經過一段休息，她可以自己走路了，但很快就看得出他聽不懂她的話，他臉上露出窘惑的表情，沒有將她放下來。他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會，然後慢慢穿過森林，他走的方向剛巧是向着營地，這使姑娘放心不少，倒樂得由這英俊的青年抱着走。

過了一陣，她鼓起勇氣抬頭望望他的臉，她被他俊美的模樣吸引住了，她覺得自已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英偉和富有男性魅力的容貌，也沒有見過這樣高貴軒昂的男人，她覺得奇怪爲什麼這個白種人來到這小島而她竟未曾見過，可能他是新近才到的吧，也許連她父親也不知道他的到來。他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因爲他聽不懂她



講的話，他是誰？他到這小島來幹什麼？

在她望着他的面孔入迷時，他突然把目光望向她，她趕快把臉轉開，連耳根也漲紅了。那男子只僅僅意識到，抱着她優美動人的軀體，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感受。他現在一直望着她的臉，一邊走着，一種新的情緒充塞着他的心胸，他還不理解這是一種什麼情緒，不過反正十分好受，他感到很愉快，這全由於這漂亮的生命被他抱在懷裏。

慘叫聲令馬松教授和馮漢大吃一驚，沿着聲音傳來的方向，奔向小島的東岸，半路上他們碰到頭暈目眩、流着血的李勝，這中國老頭剛開始清醒過來。

「天啊！李勝，出了什麼事？」馮漢叫起來，「馬小姐在哪兒？」

李勝呻吟着設法站起來說：「大暴徒，他把珍姐兒抓走了，他還想殺死我，我的頭撞在樹樁上失去了知覺，以後就不知道了，醒過來時，全都跑掉了，不見了。」

「他把她帶走了，走哪個方向？」馮漢急忙問。

李勝急忙向四周的森林觀察，一會兒，他叫道：「看，快！脚印！」他跳起來，像喝醉了似地左右搖晃地沿着怪物踩出的蹤迹追去。

馮漢和馬松教授緊跟在李勝後邊，馮漢想到各種可能性，他把手槍拔出來，握緊

了鞭子，希望那怪物在他們趕到之前不會傷害馬維珍。馬松效授從發現女兒失蹤後，直到這時，一直沉默不言，但他的臉色蒼白陰沉，由於受到很大的精神震動，像瘋狂似地瞪大雙眼。

那怪物的蹤迹令人感到迷惑，走不到十來步，他就突然向旁一拐，說不出爲什麼改變方向，只走上幾步，他就新的方向走去！這樣拐來拐去，一直通向島南端。走在前邊的李勝突然發出一聲吃驚的尖叫。

「快！快來看！」他興奮地叫起來，「那大怪物死了，早就死啦！」

馮漢衝上前去，走到李勝彎腰看着的一號的屍體旁，一點不錯，那大怪物一動不動，即使死了，他那副醜相也跟活着時一樣難看，臉已變黑了，舌頭伸了出來，皮膚上是被打得一塊塊的瘀痕，腦殼破裂，在樹幹上撞得腦漿四濺。馬松教授走上來，長嘆一聲：「啊，可憐的一號！眞沒想到你會這樣死於非命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

馮漢望了教授一眼，他那鐵青的臉也顯出一分同情來，令人感動的是他的僱主終於認識到自己工作出了毛病大受震驚，從而知道自己承認對女兒還是有愛和責任的，他以爲教授最後那兩聲「我的孩子」的嘆息是指對不起馬維珍，可是他大錯特錯了。

馬松教授接着說：「雖然還有十二個，但你是我第一個兒子，你是我最心愛的孩子啊！」

這話使馮漢心胆俱裂。他叫起來：「教授！你瘋了嗎？你怎麼竟叫這東西作『孩子』，還爲他哀慟，你竟想也不想自己女兒的命運？」

馬松教授傷心地抬起頭來，冷冷地說：「馮漢博士，你是不能理解的。以後不准你罵我勞動的成果爲『東西』！」

馮漢滿臉怒容，轉過身背對着教授，他心中對教授還剩下的一點忠心和尊敬，從此完了。李勝在觀察，找尋證據，研究一號死亡的原因，並想找出馬維珍失蹤的方向。

「李勝，是什麼能把這大暴徒打死？你有什麼看法？」馮漢問。

中國人搖了搖頭，回答道：「說不出來，看來，這是一場大搏鬥！」他指着四周壓碎的樹叢和花草，顯然是在地上滾來滾去造成的。

「朝這邊走，」李勝叫了一聲，又開始走進叢林去，但這次是折向西北方向，是朝着營地走的。

三個人默默無言沿着這條新路線追趕，一路在考慮是什麼把一號打死的。毫無疑問，能把一號打死，那一定得具有超人的力量，那會是什麼東西？不可能是馬來人或印度水手，他們絕對沒有這麼大的力氣，這島上再沒有生物或人類能打得贏像一號這樣的怪物的。馮漢突然想到一個可怕的念頭，這可能嗎？似乎沒有別的解釋，馬維珍一定是從一個怪物的手落進另一個更可怕的怪物手中了。

他們出乎意料竟追上了那兩個人，馮漢一見，立即大喝一號，舉起長鞭。十三號聽到叫聲回過身來，感覺出一種新的危險正迫近來會危及他懷抱中的人，他把她輕輕地放在身後的地上，向撲上來的馮漢迎過去。

十三號看見馮漢狂奔而來，他聽不懂馮漢的話。馮漢在罵着：「滾開，你這畸型的畜牲！如果你傷害了馬小姐，我就一槍打死你！」十三號把馮漢的行動理解爲是針對他要保護的姑娘，而不是針對他的，所以他走上前想擋住馮漢，並不想傷害他，因爲他已認出馮漢是他最初有知覺後最先問候他的兩個人當中的一個。

馮漢當時心情太緊張，誤解了對方的動機，舉起長鞭，劈頭給了十三號一鞭，抽在他的臉上，同時用手槍瞄準了他寬闊的胸膛。但他還來不及扣機關槍，已被十三號一拳把他打得飛起來，倒地林邊腐爛的植物上，鋼鐵般的五個指頭已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的手槍無害地向天空放了一槍，同時已被十三號一手奪去，扔到遠處的樹叢裏去了。十三號根本不知道手槍的危險，但那砰的一聲巨響使他嚇了一跳，而那一鞭，使他體驗到鞭子乃是一種折磨人的工具，他一手把它奪了過來。

馬維珍恐怖地看着救她的人快要把馮漢掐死了，她叫了一聲跳起來向他們跑去，就在這時她父親正跟着李勝從樹叢跑了出來。她走上前去將手放在巨人的手腕上，設法扳開他掐住馮漢咽喉的手指，同時一邊用話語一邊用眼色向他請求，請他放過馮漢。

十三號並沒有理解那些話，但却明白了姑娘的意思，他放開馮漢，讓他站起來。馮漢一站起來，立即拔出另一柄手槍，指着放掉他的十三號，正當他想扣動機槍時，馬維珍跳到他們之間，用力推開槍管，子彈又射向一邊去了。

馬松教授發狂地衝過來，一把將馮漢推開，他大聲罵道：「蠢才！你在幹什麼？要殺……」跟着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女兒在場，有必要不讓她知道這年輕的巨人是從哪兒來的。他立即改口用比較平靜的聲音說下去：「馮漢博士，我對你感到驚訝，你必定是失去了自制，竟這樣去攻擊一個到我們島上來的陌生人，你應先弄淸他是友是敵才可進攻啊！好，你陪伴我女兒回營地去吧，我先向這位年輕的陌生人陪禮道歉！

」。

當他看出馬維珍和馮漢還在躊躇着不肯走，他就用一種專橫的語氣重複他的命令，還加上一句：「快走，現在就走，照我吩附去辦！」

這一陣，使馮漢有機會控制自己，立卽明白了他的僱主的意思，不過他有另一種動機，他認爲有必要不把眞相告訴姑娘，他挽住她的手臂，溫柔地帶她離開現場。李勝也聽從馬松敎授的吩附，跟隨他們囘營去了。

在十三號短短的生涯中，他知道馬松敎授具有無尙的權威，所以當其他人帶走了他最心愛的姑娘時，敎授用手拉住他的手腕，他也就留在敎授身邊。

敎授把那年輕人收藏在森林，一直到天黑之後，不會被人看到，才把他帶囘實驗室去。

五

在他們返囘營地的路上，馬維珍對馮漢談了很多那年輕人如何從怪物的手中救出，馮漢心中暗暗吃驚，他害怕她對這個十三號太感興趣，這反而對他自己的計劃大爲不利。

馮漢現在已經不再忠心於馬松敎授了，他知道馬松敎授是不信任他的，所以他從另一個方面入手，千方百計要贏取馬維珍的歡心，如果一旦馬松敎授在返囘文明社會之前死掉，財產必然由馬維珍繼承，如果他娶到馬維珍的話，偌大的家財就自然落到他的手中。

馮漢感到必須使馬維珍意識到她目前處境的危險，從而使她不再依賴父親而轉向他尋求保護。他認爲必要將她父親所作的實驗的性質向她揭露出來。馬維珍提出的問題正符合了他的需要。她問：

「那個在森林裏抓走我和幾乎殺害阿勝伯的怪物是打哪兒來的？」

馮漢沉默了好一陣子，考慮如何囘答，然後悽苦地說：「馬小姐，我不能告訴你

，我實在憎惡作一個服從你父親的人，其實我是很想把那些跟你有切身利害的事情講給你聽的，不過我覺得經過今天的恐怖事件後，是不應再瞞着你了，今天你能生還，實在是件奇蹟。」

馬維珍道：「馮漢博士，我想像不出你指的是什麼，不過如果要你解釋，你就要出賣我父親對你的信任，那我請你保持沉默好了。」

「你不明白」，馮漢打斷了她的話，「你猜不出我在這島上所見到的可怕的事，也猜不出將會發生的事是更糟的，你能想到你會遇到寧可尋死而不願面對的未來嗎？維珍，我一直對你父親忠心耿耿，可是你真的看不出，你的幸福對於我來說，比我對你父親忠心更重要嗎？你的幸福比我的生命或名譽更重要的。你問我那怪物從何而來，我告訴你吧，它是你父親爲了解決生命奧秘的瘋狂慾望而創造出來的十多個相似的怪物之一，他已解開了生命的奧秘，不過，天啊，那是些畸型的，沒有靈魂的醜惡的怪物！」

那姑娘大吃一驚，望着他，用一種低沉的聲音問道：「你……你是說，我父親創造出這些怪物？這島上還有別的怪物存在？」

馮漢答道：「就在你住的地方隔一道圍牆，那兒有十二個怪物，我也說不清他們

哪個更可怕，他們都鬼形怪狀，沒有靈魂，也可以說差不多是沒有腦子的。」

「天啊！」馬維珍喃喃地說，她用手語住自己的面孔，「他瘋了，他眞是瘋了。」

「我確信他是瘋狂的，」馮漢道，「但這不是最糟的呢。」

「還有更糟的？」那姑娘叫起來，「難道你剛才講的還不夠糟嗎？你怎麼能讓這事發生？」

「維珍，確實還有更可怕的事，我講都怕講出來，可是我必須告訴你，如果我瞞着你，那我就比你父親更對不起你了，至少我的腦子還沒有瘋狂，維珍，你還記得那森林裏把你抓走的怪物的可怖模樣嗎？」

「記得，」姑娘打了個寒顫。

馮漢溫柔地扶住她，就像保護她似的，低聲說：「維珍，你父親打算把你嫁給一個他創造出來的怪物呢。」

馬維珍怒叫一聲，掙脫開來，叫道：「這不會是眞的！決不會是眞的！馮漢博士，你怎麼能對我撒這麼一個殘忍而可怕的謊啊！」

「維珍，讓上帝來對我作審判吧，這是眞的，我當時向你父親提出求婚，要請他

答應讓我娶你爲妻，他親口告訴我，要在十三號教育完成後，把你嫁給他。」

「我寧可先死掉！」她叫起來。

「爲什麼不接納我的求婚？」馮漢打蛇隨棍上。

馬維珍抬起頭來，望了他好一陣，就像要從他的眼睛看透他的心靈一般。最後她回答道：「博士，讓我考慮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對你的心意如何，我需要時間想想。」

「你想一想十三號，這不難決定啊。」

她回答道：「我不能單單是爲了逃避惡運就嫁給你的，我並不那麼懦弱，不過，讓我好好考慮吧，我相信，目前還不致於有危險。」

「誰敢担保？」馮漢答道，「你父親的腦子滿是古怪的念頭，誰知道他下一步又想出什麼歪主意來呢。」

馬維珍問道：「那我們到哪裏去結婚？」

馮漢道：「那艘『伊沙卡』號可以將我們載回新加坡，等我們再回來時，你就是在我合法的保護下，得到安全了。」

「我得從各個角度來考慮清楚，」馬維珍傷心地說，「好朋友，現在晚安了。」

她微微一笑，走進自己房裏去了。

在以後的一個月裏，馬松教授忙着對十三號進行教育，他發現這年輕人的智慧遠遠比他希望的還要高超，所以進度甚快。

馮漢在這期間一直纏着馬維珍，要她快作出抉擇，但這姑娘却發現自己並不愛他。

布屠倫這馬來人也滿懷希望，他一直在找尋機會謀奪那大箱子，同時也在看時機準備綁架馬維珍獻給穆達土王，但他却還未找到一種兩全其美，都能安全達到目的的辦法。他發現了「神秘院」裏的那些怪物，就利用那些馬來人和印度人水手的無知與迷信他在分隔他們居住區和「神秘院」之間的圍牆上挖了一個小洞，叫那些水手去看看院子裏那些不成人形的怪物。水手們都認爲來時並沒有這些怪物，一定是超自然的力量造成的。布屠倫就說這是教授用魔力將人變成這樣，如果不把教授清除，遲早每個人都會變成這樣。水手們自然信以爲眞，布屠倫就密謀叛變，他指出白人死後，所有東西將歸他所有，但每一個水手將會被慷慨地給予報酬。

現在馮漢變成了布屠倫道路上的絆脚石了，布屠倫內心仍怯懦地害怕這個時刻都帶槍的美國人的。馮漢多次追求，最後對使用和平的求婚方法來贏取馬維珍的歡心已

經感到絕望，他決定找馬松教授攤開來談，以便迫使他承諾這項婚事。

馬松教授已教導十三號完全掌握了英語，而且學會了社會的禮儀和態度，這時他是不准馮漢走進十三號的房間的。

馮漢終於找到機會，協助教授教育十三號了，他也花了相當多時間教十三號英語和社會知識。

有一天，馬松教授對馮漢說：「博士，十三號的進展神速，只需要再過一兩天，我就可以把他介紹給維珍了，不過我們必須十分小心，不能讓她知道十三號的來源，等他們之間有了牢固的關係時再說穿也不遲。」

「假如他們之間建立不起關係呢？」馮漢問。

「我希望他們會自願地結合，如果不自願，那他們將會被我運用我的權威命令他們結合，要知道他們從肉體到靈魂都是屬於我的。」

「爲什麼不先回到文明社會才結婚？」

馬松教授答道：「爲什麼？我在這兒可以作主讓他們成親，我肯定會辦得到的。」

馬松教授這種決心，使馮漢決定立卽採取行動。在他們談話之後不久，馬松教授就離開了實驗室，馮漢抓住這個機會進行他的活動。

十三號正坐在窗口附近，忙着練寫英文，馮漢走到他身邊，從後邊望着他寫字，一邊聲氣祥和地說：「杰克，你幹得很不錯啊。」杰克是教授給十三號起的名字，讓這沒有名字的人更像人，以便將來可以被社會接納。

十三號抬起頭來，微笑着回答：「是啊，馬松教授說，過一兩天我就可以住進他的房子去，再次可以見到他的漂亮的女兒了，要能跟她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每日都見着她，同桌吃飯，一塊在我們初會的花木之間散步，那實在太好了。只是我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起我，也不知道她高不高興見我，她會像我這麼思念她嗎？」

馮漢傷心地說：「杰克，我怕有件事要使你大大失望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令我也深感悲傷，但看來只有如實告訴你才是公道的，也不知道教授是不知道還是忘了，他女兒知道了你的來源後，根本不高興再見你呢。」

十三號愕然地抬起頭來，眼中充滿疑問。

馮漢說：「你跟別的人不一樣，你只是一次實驗的意外產物，你沒有靈魂，而靈魂是使人高出於野獸的標誌，可憐的孩子，杰克啊，你並不是人類，你甚至並不是隻野獸，這個世界，也就是馬小姐生活的世界，是會把你當作一個可怕的厭物，比最低

等的生物還不如的怪胎。你看！」他指着窗外那群在「神秘院」裏無目的地遊來逛去的怪物，「你跟他們是同一來源的，你跟他們不同的地方，只是你長有一副好看的容貌，你的腦袋也比他們發達得多，在這世界上沒有他們容身之地，也沒有你容身之地的，我對此事深感遺憾，而且由我來告訴你，眞是件爲難的事，不過讓你早知道總比到時從馬小姐口中聽到好受些。」

馮漢說這番話時，十三號的臉變得越來越失望，當馮漢把話講完，他垂下頭來，用手掌捂住自己的臉，靜靜地坐着，像石頭一樣一動不動。他沒有抽泣，也沒有發抖，內心的痛苦無法宣洩出來。只是那姿態，是十足的失望與沮喪。

馮漢很難忍得住得意的微笑，這反應效果比他預期的還要強烈呢。他繼續講下去：

「我的孩子，不要太難過，世界是廣闊的，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幸福，世界上有千百萬跟馬維珍同樣美麗和甜蜜的姑娘，你要知道，你根本還沒見過別的女人，所以你難以作出判斷的。」

那青年突然大叫一聲：「爲什麼他要把我帶到這世界上來呢？這是很毒辣，很殘酷的。」

「我同意你的意見，」馮漢趕快表示同意，他看到另一個可使他的計劃進行得無可比擬地容易地可能性。「是很惡毒，而繼續幹下去，給世上帶來更多不幸的生物，讓他們受苦受難，則是更加邪惡。」

那青年問道：「他打算繼續幹這種事？」

「除非制止他。」馮漢回答。

「必須制止他，」十三號說，「必要時甚至得殺死他。」

馮漢對事情起了這樣的變化深感滿意，他聳聳肩頭，走出實驗室。在走到門檻時，他指着「神秘院」，加了一句：「他錯待了我，一如錯待了你和那些怪胎，我用不了多久會作出決定的。」他走出後，故意不把門關上。

馮漢一直走到南邊的營地去找布屠倫，叫布屠倫跟他一塊走過空地，進入森林。李勝在空地北邊晾衣服，看到他們離營而去，他覺得很古怪。

當他們走到離營地相當距離之後，馮漢說：「布屠倫，不必要再裝腔作勢了，把話直說吧，有些事必須立即去做，我不知道你對馬松教授到這島後所幹的事到底知道多少，不過已經夠嚇人的了，必須制止，你看到過在你們住處隔壁的那些怪物了吧？

」

「我見過，」布屠倫打了個寒顫說。

「教授準備將女兒嫁給他們當中的一個，她愛我，我們想逃走，我能依靠你和你的人手幫忙嗎？在實驗室裏還有一個大箱子，我們必須帶走，我保證會好好報酬你們的，我們打算把馬松教授和他弄出來的怪物留在這兒。」

布屠倫沒法忍住笑，這太合他心意了。

「博士，這事很危險啊，」他答道，「如果我們被抓住，會被問吊的。」

「布屠倫，不會有危險的，因爲沒有人會洩露我們的秘密。」

布屠倫說：「說不定馬松教授有朝一日會逃出這小島，那我們會被抓起來吊死的。」

「他逃不了！」馮漢回答，「他自作自受，他炮製出來的怪物已經看穿了他，會起來跟他作對，如果他們騷動起來，連我們也不安全了。」

「怪物要騷亂嗎？」布屠倫驚叫地問。

「如果你想留着老命離開這兒，最好接受我這忠告，跟我合作。如果建議教授離去，他準會拒絕，還會設法不讓我們走，甚至把『伊沙卡』號弄沉。布屠倫，這人已

經瘋了，我們不能跟着這瘋子作陪葬啊。」

那馬來人立即心領神會，如果馮漢知道這馬來人心裏的打算，他會寧願關在他原來被關禁的美國監獄，也不去作這種冒險了。

「你想什麼時候起程？」馬來人問。

「今晚，」馮漢回答。

他們兩個一起密謀商定計劃，一個鐘頭後，二副帶了六個人溜進森林，向海灣走去，他們留三個人看守，其他的人則把船隻做好準備隨時開航。

吃過晚飯後，馮漢和馬維珍坐在陽台上，一直坐到馬松教授從實驗室回來睡覺。

馬松教授經過他們身邊時，把馮漢叫到一邊談話，不讓馬維珍聽見。

那老人問：「你有注意到十三號有些行動特別嗎？他很陰沉，今晚他愁眉不展，有時他望着我，目光充滿一種古怪狂野的神情，會不會他的腦子有缺陷呢？那將是很可怕的，我的工作會全盤毀掉，因爲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再改善他了。」

「過一會兒去跟他談談，」馮漢說，「如果你聽見我們在實驗室走動，甚至在這院子內走走，你不必担心，我可能帶他去散散步，可能最近太用功，在小室裏關得太久，使他腦神經有點緊張，每晚散散步可能會使他好起來的。」

「好極了，」教授道，「你可能說得很對，就按你的辦法去試試吧。」

教授進屋休息後，馮漢回到馬維珍身邊，建議一起去散散步才回去睡覺。過了一，他們就穿過空地，慢慢散步到營地南邊去。

在黑暗的大閘門的陰影裏，蹲着一個人，馬維珍並沒有看見，當他們走近時，馮漢咳嗽了兩聲，然後在這人影旁經過，向森林邊緣走去。

六

穆達土王雖然同布屠倫商量好，但他對布屠倫是否把美麗的少女交給他，還是有所懷疑的，他並不知道布屠倫不只想謀奪那大箱子，還想把姑娘佔爲己有。但爲了以防萬一，他也作了準備。

因此，當二副帶了六個人穿過小溪，走下海灣要上船時，一支由十艘馬來船組成的船隊，載有五百個凶猛的獵頭族戰士，由穆達土王親自指揮，小心地在小島另一端悄悄登陸，守候在離營地四分之一里的林子裏。

在這同時，馮漢帶着馬維珍越走越遠，離開了他們居住的北營，聽見他那兩聲咳嗽，布屠倫立即發佈信號，一會兒後，六個凶惡的印度水手就悄悄溜到他身邊。這時馮漢和馬維珍已完全被黑暗掩蓋，那七個人小心地沿着欄柵移動，他們這七個人心裏都各懷鬼胎，爲了一把銀子，他們是可以出賣朋友的，他們心裏都打着謀殺和淫慾的主意，誰都想把大箱子和姑娘佔爲己有。布屠倫帶着這伙惡棍溜到北邊去偷取財寶。

也在這時刻，十三號在實驗室裏煩燥地來回踱步，在不久前，那造成他悲劇的馬

松教授還在這房間裏，他却不忍心對他進行報複，有兩次他眞想一躍而起向那老人撲去，但每次他們兩個目光一接觸，有某種他無法理解的東西使他沒有採取行動。現在教授走了，他心裏的憤慨却再也壓抑不住。

一想到這人將他製造出來，造得跟人類一個模樣，却使他沒有一點做人的地位，下賤得連最低等生物也不如，這使他年輕的心胸憤怒得要爆炸了。

他全無標準或經驗以確定自己對那可愛的姑娘的感情如何，他只意識到他的生命只有在他能時刻親近她，每天能見到她和同她講話，才能算是完美無缺。自從那次把她抱在懷裏的短暫時刻之後，他常常不斷想着她。每次一想到那美妙的時刻，就使他身邊每一個細胞都振奮起來，激動不已，他還記得起她含情脈脈的眼睛和臉紅耳赤的羞怯，越是想念她，就越對創造他的人生氣，由於他的來源，使他得不到這美好的幸福。

在外邊，天已經相當黑了，通向馬松教授居住區的門，馮漢早些時候一直讓它開着，並沒有鎖上，教授也粗心大意沒有發現。

十三號走向那門，把手放在門把上。一會兒後他已無聲無息地穿過內院向教授睡熟的房子走去。與此同時，布屠倫和六個水手已悄悄地從欄柵溜過來，向那安放着大箱子的實驗室走去。在同一時刻，穆達土王帶了五十個獵頭族人從營地東邊的森林鑽了出來，到處找尋他想抱回去的那美麗少女的蹤影。

十三號走上露台，從窗門往客廳張望，只見一盞古老的油燈，已經把燈芯弄低，昏暗地照亮了廳內，他發現廳內並沒有人。他走到大門，把門推開，走進屋裏去。屋裡靜悄悄，他側耳傾聽，希望聽到什麼聲響，好找到他的仇人，或者弄淸馬維珍或馮漢住在哪兒，但他只找馬松教授算賬，他不想驚動屋內睡着的其他人。

他小心地走進通向客廳的四個門口中的一道門，輕輕擰動門把將門打開，裏面一片漆黑，十三號最担心的是怕驚醒馬維珍，如果她發現他在那兒，不只會嚇壞她，而且她一聲大叫就會把屋裏別的人吵醒過來。

一想到他的出現會使她驚慌，而她將會視他爲怪物，使他心中的憤怒，有如火上加油，他握緊拳頭，咬牙切齒，像隻老虎一樣無聲無息地橫過黑暗的睡房，他用手和脚摸索清房內的環境，然後才走進床去。

他屛着氣，伸出手，向床上抓去搜尋仇人，可是却發覺床是空的。發覺這事後，使他突然神經起反作用，渾身冒冷汗。他渾身無力地坐在床緣，他的手指若抓住馬松教授的咽喉，一定不肯放手，準會把科學家的生命永遠握殺才會罷手的。但現在，這

年輕人心中的仇恨的最高潮已經過去，他發現自己懷疑起自己來了。

他突然想起，他要殺的人，正是他心愛的姑娘的父親，可能她愛父親，如果把她父親殺掉，她會不幸的。當然，十三號他並不明白，但這想法在他心中投下了沉重的負荷，使他坐在床邊沉思默想起來，他並非已放棄了殺掉馬松教授的念頭，但現在却有了懷疑和障礙。

他的是非標準還僅僅是半生不熟，教授的教導和馮漢的唆擺，使他是非難辨，可是有一點他是分辨得完全清楚的，作爲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也必須估計到馬維珍的幸福，如果把她父親殺死，那才眞是沒有心肝的行動。正是這一思想使他停止追求報復，他知道如果幹出這事，就無異說明他是個沒有靈魂的人，他並不想成爲這麼一個人。

他慢慢意識到，即使採取了報復行動，也改變不了他來源的醜惡現實，她依然不會改變對他的看法的，他搖搖頭站起來，走出客廳，繼續去找尋教授。

在實驗室裏，布屠倫和他的人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那大箱子，他們把箱子拉了出去，布屠倫正暗自高興，其中一個水手提出，要進屋裏去搜刼一番，布屠倫並不反對，只要他能佔有大箱子，還管得那麼多？

月亮這時已升起來，所以穆達土王和他的獵頭族戰士在欄柵的黑影裏，觀察到布

屠倫一伙扛着那沉重的箱子走出來，也看到其中兩個人向屋子走去。穆達認爲只有一種解釋，布屠倫發現了財寶，而且把它偷出來了，派進去的那兩個人，是爲他去把那姑娘抓出來的。

穆達感到很生氣，他低聲下令，派了六七個戰士從屋子那邊的欄柵進去，殺掉裏邊所有的人，把姑娘刼出來，直接帶到海灘上船。

他帶着其他兇惡的戰士，繞到布屠倫他們搬動大木箱的地方，一聲令下，對布屠倫和印度水手發動攻擊，他們發出野蠻的狂叫向那幾個毫不疑心的人衝去，短劍和長矛在月色中閃閃發光。這是一場短暫而血腥的接觸戰，因爲布屠倫他們無所抉擇，只得與突然襲來的敵人作戰。

只一會兒，那些野蠻的婆羅洲獵頭族戰士已砍下了五個人頭，布屠倫和另一個水手沒命地奔進森林裏去了。

當十三號站起來繼續搜索馬松教授的時候，他敏銳的耳朵已聽到了露台上悄悄的足音。他才一停步，就聽到營地外突然爆發出來的獵頭族戰士的吶喊聲和被襲擊的人尖叫驚呼。幾乎是同時，馬松教授和李勝衝進了客廳，想知道外邊發生什麼事。

布屠倫手下的兩個水手首先衝進客廳，但他們立卽被獵頭族人追上，六個用長矛

短劍的戰士，將這兩個水手迫向牆角，穆達是下了屠殺令的，所以這兩個水手首先遭殃，他們拼命頑抗，却很快就被砍倒，但六個獵頭族戰士也倒下了兩個。

李勝和馬松教授站在門邊，科學家毫無武裝，中國人則拿着一柄長火槍，準備迎戰。看來李勝對使用這殺人武器並不陌生，他擺弄得十分熟練，就像每週洗晾衣服一般駕輕就熟。

十三號站在黑影中望望那個兩人，只見他們處變不驚，異常鎮定，李勝表現出的是絕對勇敢和鎮靜，而教授的目光則顯示出他根本不知道這些襲擊者是來取他命的，由於突然的震驚，他眼中露出瘋狂的光芒。

這時，留下來的四個獵頭族戰士向這兩個人撲去，李勝舉槍向最前頭的一個敵人開了一槍，馬松教授同時發難。一躍而起撞向第二個敵人身上，同時發出一聲尖叫，將那敵人擊倒。十三號看那中槍的傢伙肩上流下血來，但仍狂叫着衝過來，李勝一次又一次開槍，但子彈已經打空，他知道不能再射擊了，當兩個敵人迫近來時，他倒提起長火槍，勇敢地跳過去，迎頭向敵人發狂毆打。

強弱懸殊，但他們却勇敢地與敵人搏鬥，這使十三號震驚，這兩個人不怕危險，敢於面對死亡，使十三號突然想起了教授是那美麗少女的父親，這使他突然改變。這時他已忘了自己是來殺這滿頭白髮的老人的了，他大喝一聲衝進混戰的中心去，像一個巨人突然站在那幾個搏鬥的人中間。

他只用手一擰，就把一個獵頭族戰士的手腕扭斷，那刺向馬松教授的短劍立即落在地上，但短劍還帶有餘鋒，因而刺傷了教授的額頭。另一個敵人在教授倒下時，掙開了教授握住他的手，拔出短劍，向教授猛刺下去，十三號一拳將這個敵人打得飛起來，越過客廳同時他又抓起另一個撲向教授的敵人，把那敵人舉起來，沉重地扔到對面的牆上，然後趕過去營救李勝，李勝雖然年紀大了，但打起來却有條不紊，那兩個敵人仍未能把他打倒。李勝十分鎮定，他已看出十三號救了教授，現在走過來，會把他的兩個敵人吸引過去的。那兩個獵頭族戰士一心想割下李勝的頭裝飾他們的長屋，根本沒注意那年輕巨的人已撲到他們身邊呢。

十三號伸出兩隻巨手，突然抓住那兩個敵人的脖子，將他們提離地面，他們掙扎了一下，渾身哆嗦，過了一會，十三號將他們扔到客廳牆邊那兩個被他擊暈的同伙旁。

李勝走到教授身旁，只見教授倒在一灘血泊中，額頭被砍了一刀。他看見那巨人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低頭望着這老科學家。

在客廳那邊，那兩個被打得暈頭轉向的獵頭族人終於清醒運來，他們慢慢站了起來，發覺別人沒有注意他們，就向那巨人投過心驚胆戰的一瞥，連忙逃到外邊的黑暗裏去。他們逃到海灘附近與穆達土王會合時，編了一個恐怖的故事，說屋內有五十個可怕的白人，他們打了一場很兇狠的仗，殺了好多白人，但終於寡不敵衆，退了出來。他們發誓說，他們退却，主要是因爲那姑娘不在屋裏，所以不敢戀戰，否則一定照主子吩附把姑娘抓回來的。

穆達雖然不信他們的話，他能夠出乎意料獲得一大箱寶貝，使他喜出望外，也就不追究了。他決定先把財寶運回去，遲些再來搶奪那美人。於是十艘馬來船悄悄離開東海岸，繞過島南向婆羅洲駛去了。

在島北的院子內，李勝和十三號將馬松教授扶上床，那中國人給教授洗淨傷口，上了藥，包紮好。老科學家仍然不省人事，十三號站在床邊，看着李勝的每一個動作。他在竭力去理解爲什麼人會一下子互相厮殺，一會兒又互相救助，他對自己感情上突然會變成同情教授感到驚奇，但他無法尋出答案，最後也就放棄探求了。李勝吩附他做這做那，他竟服貼地看護着那造成他的不幸，而且是他要來殺害的對象。

突然，欄柵那邊傳來了怪叫聲，怒吼聲、敲打圍牆的聲音，那些沒有腦筋的生物

在騷動。

「怎麼回事？」李勝迅速望着十三號問。

那巨人沒有回答，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七

馮漢帶着馬維珍慢慢散步進森林，他再次提出他求婚的要求，如果維珍能自願跟他走，自然比用強迫的辦法好些，但不管用什麼方法，反正要把她帶走的，而且必須今晚實行，事在必行，一切計劃已經在進行中了。

可是她說：「馮漢博士，我辦不到。不管我留在這兒會有多危險，我是不能把父親拋棄在這荒島，任由那些印度水手和畸型怪物包圍他。爲什麼呢？這樣做無異是謀害他，我不明白他這麼信任你，你竟想出這種主意來。你剛才說他瘋了，那我更加沒有理由在這種時刻離棄他，我得留下來保護他，使他不會被他自己或他的敵人傷害。」

馮漢沒有聽出維珍對他剛才的話的反應，他急忙於自己的變節加以解釋：「維珍，我所以會這樣，完全因爲我是那麼愛你，我不忍心你因爲他那種瘋狂而被犧牲，你還不知道你的處境是多麼危險，明天十三號就會搬來跟你住在同一間房子裏，你還記得那個在森林裏被陌生人打死的一號怪物嗎？你想像得出跟這樣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

同睡在一間房子裏會怎樣嗎？每天你能三餐與它一起吃飯嗎？而且，用不了多久，你就要作這怪物的終生伴侶，維珍，你留下來這是多麼危險啊。跟我到新加坡去吧，只要幾天就可以回到文明社會了，那時我們可以帶幾個好的醫生和兩三個歐洲人重回小島，將你的父親從那些可怕生物中救出來。那時，你將是我的妻子，不必在怕營地裏等待着你的噩運了。我們可以帶着你的父親作長途旅行，讓他得到安靜和休息，使他有機會能恢復正常的心態。來吧，維珍，現在跟我走吧，我們可以到『伊沙卡』號去，一到船上我們就安全了，維珍，答應跟我走吧。」

維珍搖搖頭道：「馮漢博士，我並不愛你，我絕不答應你的要求，實在對不起。我很感激你準備去請人來救我父親，你可以自己去新加坡，我沒有必要跟你去的，我應該留在他身邊。」

在黑暗中，馬維珍看不到那漢子聽了這話臉色大變，他的回答令她心驚胆跳。

「維珍，我愛你，我打算佔有你，世上沒有東西能阻擋我的，當你更了解我時你會愛我，現在我不能不違反你的意志，把你強行帶走，免得你落在那羣怪物手中，如果你不自願跟我走，我只有用武力將你帶走了。」

「馮漢博士，你是永遠也辦不到的！」維珍叫起來。

馮漢不禁暗暗罵自己，自己講過了頭了，他媽的那壞蛋布屠倫怎麼還不來呢？他在半小時前應把事辦好的。

「不，維珍，」他在沉默了一會後，改用一種溫柔的聲調說：「我是辦不到，雖然我的理智認爲我應該這樣辦，如果你堅持要留在這兒，那你就留在這兒好了，我也留下來保護你和你的父親。」

這話講的很好聽，但維珍忘不了剛才那番惡劣的話，她感到還是回房子去安全些。她說道：「好，已經太晚了，我們還是回營地去吧。」

馮漢正要回答，這時突然傳來了穆達一伙人的喊殺聲。

「怎麼回事？」姑娘用驚覺的聲調問。

「天知道，」馮漢回答，「可能是我們的人發生叛變罷？」他想到布屠倫一伙，扳起的面孔浮起一絲奸笑。

馬維珍拔腿向營地跑去，說着：「我得回到我父親身邊，你也得回去，上帝保佑我們可別太遲了。」馮漢還來不及制止她，她已跑遠了，馮漢立卽追上去，可是夜色在森林中是那麼黑，加上地上的籐蔓絆脚，只一眨眼工夫，馬維珍已不見了，在長滿了植物的地上聽不到她的足音。

馮漢向是營地跑去，但馬維珍對森林的小徑不熟悉，卽使白天也會迷路的，她現跑向左邊去，方向完全搞錯了。過了不久，最初她認爲聲音是從這邊傳來的，但聲音一停息，她就覺覺自己闖進了密林，再也認不出返回營地的方向了。她走到一處林子沒有那麼稠密的地點，透進來的月色把空地照亮了一片，她停下來稍作歇息。

突然她聽到了一點聲音，那是有人穿過樹叢走來，到底是人還是野獸？她還弄不清，但那沉重的足音無疑是向着她這方向來的。她緊張地等着，心裏希望會是馮漢追來，但剛才聽見的喊殺聲，却使她担心會是什麼敵人。

那脚步聲越來越近，她站在那兒隨時準備奔逃，突然布屠倫的黝黑的臉在月光中出現，她忍不住鬆了口氣，向他打招呼：

「喂，布屠倫，營地出了什麼事？我父親在哪兒？他安全嗎？快告訴我。」

那馬來人眞不敢相信在失去財寶後還會碰上好運，他邪惡的心思轉得很快，那姑娘還未問完，他已明白有機可乘了。

他答道：「馬小姐，營地遭到獵頭族人襲擊，我們好幾個被殺掉，不過你爸爸已逃上了船，我是來找你和馮漢博士的，他在哪兒？」

「他剛才還跟我在一塊，我們聽到營地的叫聲，我就跑去看出了什麼事，結果分

了手。」

「他會安全的，」布屠倫道，「我留了兩個人去找他，走吧，我們趕快到海灣去，拖延久了你爸爸會担心的，他正急於升帆起航，打算在獵頭族人未發現『伊沙卡』號之前逃出去。」

他這編出來的故事，立即騙倒了馬維珍，於是她不敢遲延，立刻跟他向海灣跑去。

他們一到海邊，兩個在等候他們的水手，已駕了小艇在那兒，把他們扶上了小艇，一語不言就划向「伊沙卡」號去。

馬維珍一上船立即走向父親的臥艙，她經過甲板時已注意到船確實已準備好起航了，甚至她走下艙道時，已聽見把錨鍊拉起來的格格作響的聲音。她奇怪怎麼這麼快就起航，馮漢是否來得及上船呢？所有人能這麼快就上船實在不可思議，同樣古怪的是船上沒有一個她認識的人來迎接她，也沒有人指揮這艘船。

她很快就發現父親的艙房是空的，再去一查看，就發現馮漢也沒上船。現在她的懷疑很快變成了驚惶，她倒吸了一口冷氣，趕快跑上艙梯，可是艙門已經關閉，她走到梯頭，艙門已被扣上。

她用拳頭擂門，大聲叫布屠倫放她出去，但一點也不起作用，沒有人答理她。她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是毫無希望，趕快走進睡艙，將艙門關緊鎖上，盡量用東西把門堵死，然後躺在臥舖上，恐怖地睜大雙眼等待着命運對她下一步的安排。

※ ※ ※

且說馮漢跟維珍分手之後，碰上了那個逃脫了獵頭族人利刀的印度水手，這水手在逃跑時連武器也丟掉了。他已嚇得快要瘋了，見到什麼人也當敵人。馮漢好不容易才令他鎮定下來，想從他口中打聽出營地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水手只說營地遇襲，只有他一個人逃出了獵頭族人的屠殺，其他的人都因寡不敵衆被砍倒了。馮漢花了好大的勁強迫那水手跟他一起回營地去看看，那水手說什麼也不肯，只有在馮漢拔槍相迫時，他才肯作出抉擇。

他們小心翼翼地向欄柵爬回去，提心吊胆，怕會突然碰上一個殺人生番，馮漢相信了那水手的話，認爲營地裏的人全都遇害了。馮漢回去的目的很明確，他認爲自己還可以從獵頭族人手中救出馬維珍。但他走近營地時，卻發現營裏悄無人聲。

馮漢帶着那水手從營地北邊溜進了欄柵，房子的窗口往室內探望，看見李勝和十

三號正俯身在馬松教授的身上，他注意到那年輕巨人英俊的側面和完美的軀體，又看到死掉的水手和獵頭族戰士的屍體躺滿一地，跟着看到李勝和十三號將教授抱起來，走進教授的臥室去。

馮漢腦子裏泛起了一股嫉妬的狂潮，他發現那沒有靈魂的東西比竟他還高尚，從地上的屍體和打鬥的痕迹可以看出，十三號竟救了馮漢希望他殺死的人呢。

馮漢現在弄清了馬維珍並不在屋裏，甚至也不在營地裏，馬維珍在與他分手後，如果不是迷失在叢林裏，也可能落在那批合成的怪人手中，要不就被襲擊營地的獵頭族人搶走了，一想到此，他又計上心頭，他得想一個法子把十三號置諸死地。

他走出營地，對那發抖的水手說：「快到海灣去，告訴那些在船上的人，我立即就會趕到，準備好開航，我現在回屋去收拾點東西。」

那水手正是求之不得，二話沒說，轉身就逃進林莽中去了。馮漢快步走向實驗室，門開着，他筆直向神秘院走去。在門框上的釘子掛着一條長鞭，他把它取下，拉開了扣住門的粗大的橫擋，走進月光照亮的內院去，他右手拿鞭，左手握着手槍。

有六七個不成人樣的怪物在地上翻來滾去很不安定，隔壁血戰的聲音把他們從昏睡中驚醒，在他們只有半成形的腦子裏充滿了疑問驚懼。當他們一看見馮漢，立即咆哮着向他衝過來，但長鞭一聲如裂帛，使他們立即認出來者是他們的教師，他們立即退開，嘟噥着，狂怒地在退縮。馮漢走到棚裏，把留在棚裏睡覺的怪人悉數趕起來。

在睡着的怪人被鞭得跳起來，痛得發抖，狂怒大叫，但在鞭打下，他們跌跌撞撞走出棚屋，其中有兩個向馮漢反撲，但火辣辣的鞭子抽在他們毫無保護的肌膚上，迫得他們趕快退到長鞭抽不到的地方。不一會，他們全都被趕進內院院子的中央了。

馮漢像趕牲口似地，把那些可憐的怪物趕向實驗室的門口，在門邊那些怪物害怕屋內的黑暗，都停住腳步，馮漢毫不留情的驅趕他們，就像把牛趕進牲口圈裏似的。

一次又一次他要他們出門，但每次他們都轉過來逃開，他們尖叫怒吼，差不多吵得馮漢耳朵都聾了，馮漢失去了耐性，衝進他們的堆子裏，用鞭子左抽右打，還用手槍把子用力揍他們。

大多數的怪物四散奔逃，逃回內院中央去，但有三個被迫走進那道門進入了實驗室，從實驗室他們看到另一邊門口透進月光，立即就往那邊竄出去。馮漢折回「神秘院」，再趕別的怪物，最後終於將所有怪物全趕進北部院子的住宅區去了。

※ ※ ※

李勝懂得山草藥，他在自己的房間的竹筒和瓦罐裏，自備了不少草藥。他把馬松教授在床上安置好後，立即就想去取藥物來救治他。

儘管內院裏響起了嚇人的怪叫聲，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國老人離開了住宅，穿過北院，到他自己搭的小茅舍去。他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好不容易才找齊了需要的藥品，這時他已聽到欄柵那邊不只有怪叫聲，還有拍拍的鞭聲。

等他準備齊全，要動身回馬松教授的房子去時，第一個怪物已經從實驗室衝進北院了。李勝趕忙退回自己茅舍的門裏，靜靜觀看，他知道一定有人在後邊把這羣可怕的怪物從囚獄中趕出來的。

李勝一個一個地數着從實驗室走出來的怪人，一共數到十一個，跟着在他們後邊，走出一個白種人，一手拿槍一手拿鞭，那是馮漢，赤道的月光照在他身上，不可能搞錯的，李勝看見他轉過身去，鎖上實驗室的門，又看見他越過院子，從閘門走出去，關上閘門，逃進森林。

突然，林子那邊傳來了陣陣鬱雷聲，黑雲掩住了明月，一道道閃電劃破夜空，狂風大作，暴雨驟然降臨，這是熱帶雨季的第一次風暴。在夜幕的掩護下，李勝悄悄地穿過充滿了怪物的北院，走回馬松教授的房子去。

當他走進睡房，發現那年輕人正按照他的指示，在給馬松教授洗抹着受傷的頭。

「他們全都出來了，」他用手指着「神秘院」的方向對十三號說，「十一個惡鬼，很快就會走進來，怎麼辦好呢？」

十三號看到馮漢另一條備用的長鞭掛在客廳的牆上，他走進客廳，取得這武器，然後回到教授身邊。

在院子裏，怪人們在傾盆大雨的黑暗中四處找尋避雨的地方，每一道閃電和雷鳴，都令他們可怖的嘴裏迸出狂怒和恐怖的怪叫。十二號首先發現從窗子透出的燈光，他向同伴低吼一聲，就帶頭向房子奔過來。他們爬上了走廊，十二號從窗口爬進去，客廳裏沒有人，但倒是乾爽溫暖的。

他的頭腦缺乏知識與理解力，根本找不到門口，一拳就把窗子的玻璃打碎，連跑帶跳地從窄小的窗口擠進去。一股風從破窗吹進來，把客廳的門吹開了，也在這同時十三號聽見破窗的聲響，從臥室一躍而出，走進客廳，碰上了成羣畸型的怪人。

他的心一點也不同情這羣悲慘的同伴，他知道自己和房內的兩個人的生命，全靠他設法抵擋住這羣怪物。

十三號曾見過這羣畸型怪物，也曾在他們一個個被帶進實驗室受懲罰時跟他們談

過話，他知道其中有幾個是不可救藥，無法教導，也無法理解道理的，他們只知道餓了就塡飽肚子，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着超人的力氣，打起架來，正由於他們是沒有腦筋的，所以特別兇猛慓悍。其他的，例如十二號，就比較接近人類一些，但他們很少接觸人，而馮漢平日對他們諸般虐待，所以他們對人十分憎恨。

馮漢曾讓他們知道是誰把他們弄到這世界來的，還在他們的畸型腦子裏播下了復仇的毒素。他們也有嫉妬，憎恨一切與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憎恨老教授的智慧，憎恨馮漢的暴虐，認爲他們是人類世界的代表，而這世界他們是沒有份的，仇恨、羨慕、憎恨、嫉妬，混合在一起，這羣怪人仇視人類。

在這時他們看到十三號從房間裏走出來。

十三號向走在前邊的十二號問道：「你到這兒來想幹什麼？」

「我們是來找馬松算賬的，」十二號咆哮道，「我們被關得夠久了，我們要離開這兒，我們要來殺死馬松和你，還有所有造成我們這樣不幸的人。」

「爲什麼你要殺我呢？」十三號問道，「我是你們當中的一個，我也跟你們一樣用同樣的方法製造出來的。」

十二號睜大雙眼，覺得驚奇。問道：「那麼你已經把馬松給宰掉了嗎？」

「不，他是被一個野蠻的敵人打傷了，我是在救他，他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但我不想殺掉他，爲什麼你要殺掉他呢？他並不是存心要害我們的，他以爲自己是做對了，現在他有麻煩，我們應該留下來保護他。」

「他說謊！」突然另一個怪人叫了起來，「他不是我們的人，殺他！殺他！殺馬松！那我們就跟別的人一樣是人了。」

怪人們開始向十三號迫過來，十三號低聲地說：「我已經好聲好氣跟你們講過，如果你們不明白公道，這兒有樣東西你們會明白的。」

那年輕的巨人將鞭子擧在頭上，一躍跳向衝過來的兇徒，用力地抽打他們。馮漢平日抽打時，由於力氣不足，比起十三號有力的鞭打，眞是小巫見大巫，不可相比的，怪人們有一陣還頂得住這進攻，但當有兩個被皮鞭抽得在地上打滾時，他們不敢進攻，像驚弓之鳥一樣四散奔逃，竄出門外，衝進狂風大雨中去了。

李勝一直站在房門口，等待這一接戰的結果，準備必要時加以援手。他們兩個在怪人們退走後，回到房間，發現馬松教授已張開眼睛，望着他們。他一看到十三號，眼中露出疑問的神色。

「到底出了什麼事？」他衰弱無力地問李勝，「我的女兒在哪兒？馮漢？這生物

爲什麼走了出來？他要幹什麼？」

砍在教授頭蓋骨上那一刀，把他神智不清，走火入魔的心智打醒過來，使他回復了理智不再瘋狂，他對過去記得很清楚，可是對不久前在客廳發生的戰鬥，却一點也記不起來，這時他對自己製造這些合成怪人，有了冷靜的看法。他聽不見回答，就叫起來：「李勝！回答我啊！維珍和馮漢到哪兒去了？」

「全都走了，我也不知道，全都走了，也許全都死了。」

「天啊！」教授呻吟了一聲。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默默無言地站在門邊的巨人身上，就尖叫起來：「滾開！滾開！永遠別讓我再見你，一想起我竟然想把女兒嫁給你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我就後悔，走！在我發狂把你宰掉前，給我滾出去！」

十三號臉氣的通紅，但很快變成死灰色，他的大手握着鞭子，只要一鞭就可以把教授打死，他受傷的心中充滿了殺意，向前跨上一步。

十三號憤慨地望着老教授，但他的目光却落在教授肩頭旁牆上掛着的一張馬維珍的照片上。他一句話也沒說，轉過身來，走進暴風雨中去了。

八

「伊沙卡」號才剛剛駛出小港灣口的礁石，暴風雨就突然襲至，布屠倫並不是個能幹的海員，他只是會吹拍，卽使有一船水手也不易抵擋這熱帶雨季的風暴，何況現在船上只剩下幾個水手呢。風雨猛烈地吹襲這不走運的船，巨浪如山，凶湧而來，一下子就把船打得亂轉，狂風將船上的帆全撕碎了。在暴風打擊下，「伊沙卡」號立卽變成了一艘沒有希望的沉船了。

在甲板下，那嚇壞了的姑娘，緊緊地摟住一條柱子，有半個小時，船像懸空一樣亂擺，跟着是一聲可怕的撞碰，整艘船由頭至尾都顫抖起來。

馬維珍跪下來禱告，她相信死期到了。在甲板上，布屠倫和他的水手早已放棄在風暴中掙扎，他們把自己綁在船檣上，當船撞在港口的礁石時，那根主檣卡達一聲，竟折斷了，大檣倒下來，被海水捲下海去，他們發出慘叫，一下子就被黑夜的大口吞沒掉。

馬維珍曾兩次覺察船在衝撞礁石，跟着一股巨浪將船捲起，扔向大海海底。她閉

上雙眼，默默禱告，等待海水湧進來把她吞沒的時刻來臨。她祈求死得快點，免得受盡折磨，但這折磨像永恆一樣久久不息。

最後，「伊沙卡」號像醉酒鬼一樣，搖來擺去，終於擺正過來，看來它是被漂進港內的一灣死水裏。一分鐘又一分鐘過去了，却始終沒有海水湧進來將馬維珍窒息死，她意識到至少暫時地，這艘船還不至於沉沒，只是無助在地風暴中任由擺怖。她在床上躺下來，默默地等待死神的來臨。

好多個鐘頭過去了，突然而來又突然消失的暴風雨終於過去。馬維珍在船上聽不到一點人聲，她感到有點兒恐怖，覺得自己是孤單地被困在船上，她再也不能忍受這種處境不安全的感受，就走到艙梯旁，再次想推開前一陣想推開但被人在外邊扣上的艙門。

由於她用力推門，所以沒有聽到一些赤裸身體的人爬上了船邊，赤着脚板就在她頭頂的甲板上叭嗟叭嗟地走來走去。正當她想放棄打開艙門時，艙門却突然慢慢打開來了。她出奇地站在那兒睜大眼睛望着沉重的艙門一點一點地掀開，露出一片藍天，說明外邊又是風和日麗的白天了。艙門突然一下子掀了開來，馬維珍面對着的是一個野蠻人的驚異的面孔。

跟着是十多個同樣可怕的獵頭族戰士一起擠在艙門口，要衝下來。馬維珍驚叫一聲，跳回底艙甲板，跑回自己的艙房，她聽到背後傳來那羣野蠻人你擠我擁爭着下艙梯的聲音。

※ ※ ※

且說十三號離開了馬松教授的房子，他的心情十分混亂，他小小的世界已經被粉碎掉，他的創造者，他一直以爲是自己的朋友，却突然反臉不認人，他崇拜的那美麗的姑娘生死不明，不是失蹤就是死掉，至少李勝是這麼說的。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很可憐的「東西」罷了，在這世上沒有地位立足之地，即使馬維珍未死，他把她找到，她也會像馮漢所說的，對着他恐怖地尖叫，把他視同怪物。

他沒有計劃，也沒有目標地在暴風雨中向前走，無視雷聲閃電，最後欄柵擋住了他的去路，他機械地靠着欄柵，任由狂風暴雨淋熄他心中的怒火，湮滅了他心頭的戾氣，他一次又一次擊退襲上心頭的謀殺意念，努力去想念他內心深處視爲神聖的那美麗姑娘的倩影，平息自己的衝動。

十三號反覆對自己說：「他製造了我，却沒有給我一個靈魂，不過我自己已找到

了一個靈魂，她將是我的靈魂。馮漢沒有辦法給我解釋清楚靈魂到底是什麼，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我比他們所有人都更聰明，因爲我已經懂得靈魂是什麼了。眼睛是看不到它的，手指是摸不到它的，但那擁有它的人却能感覺出心中充滿了一種偉大而奇妙的愛，它引導他走上高出於沒有靈魂的野獸和野蠻人的平原的一條小道。讓別人說我沒有靈魂好了，我滿足於自己找到的靈魂，它不許我做出像馬松教授錯待我的錯事，雖然他從來也不懷疑自己是個擁有靈魂的人。它也不許我像馮漢那樣粗野橫蠻，我肯定馮漢也認爲自己是個有靈魂的人。如果今晚來殺人的那伙野蠻人也是有靈魂的話，我將因我的靈魂是由我自己選擇而深感慶幸，我才不在乎有一個像他們的那種靈魂呢。」

熱帶的黎明突然來臨，暴風雨已經停止，晨光照耀周圍，使十三號看清了四周的環境，他發現在內院裏並不只他一個人，在他四周躺着十一個可怕的怪人，他們是昨晚被他趕進雨中來的。他突然感到自己對他們負有責任，由得他們在內院裏逗留，這將意味着馬松教授和李勝的立即死亡，但馬維珍可能還在森林裏迷路，把她們趕進森林去，對馬維珍將是極不利的，十三號怎麼也不肯相信馬維珍已經死掉。

這年輕人決定離開營地，部份原因是由於馬松教授殘酷的話使他太傷心了，但主要原因還是想去找尋那失蹤了的姑娘。當然，他根本不知道她在哪兒，但馮漢曾說過他們是在一個小島上，他深信始終會把她找到的。

他望着身邊睡着的那羣怪人，決定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帶着他們一起離去。十二號睡得離他最近，他走過去用鞭子把他推醒，那怪人張開了眼睛。

「起來，」十三號說。

十二號爬起來，疑問地望着那長鞭。

「這兒不需要我們，我要走了，你們都跟我走吧，」十三號說道，「我們將找處地方自由自在地過日子，你們也不希望整天被困在這兒吧？」

「是啊，」十二號答道，但仍然望着那鞭子。

「你們不需要怕這鞭子，」年輕人說，「誰要是不生事我是不會用它來對付他的，把其他人叫醒，把我的話告訴他，所有人都得跟我一起走，誰不肯走會挨鞭子。」

十二號照他的話辦，那羣怪人低聲交談了幾分鐘，最後十三號把長鞭拍的一揮，把他們的注意力引過來。

「走吧！」他說。

他們當中有九個跟在他身後，走向大閘口，只有十號和三號不肯走。十三號走到

他們跟前，其他人停下來觀看，準備他們的新主人一有什麼不利，立卽對他進行圍攻。那兩個不肯走的咆哮着向後退却，他們醜陋的臉上因狂怒變成歪扭，更加難看了。

「走吧，」十三號重復再說了一次。

十號怒叫起來：「我們要留下，我們還沒有跟馬松算賬呢！」

十三號把鞭子柄的索子繞緊了手腕，卽使放掉鞭柄，鞭子也會不丟掉。他二話沒說就一躍上前，撲向十號的咽喉，他認爲若能不用武器打敗十號，可以令其他怪人害怕，以後的工作更易辦些。

那怪人垂下頭張開雙眼迎接這攻擊，下一秒鐘他們已扭作一團，像兩隻巨猿一樣撕打起來。三號旁觀了片刻，立卽加入戰鬥，十三號揮出巨拳將插手的怪人一拳打開這時另一個怪人的利牙已在他胸口和脖子咬了好幾口，他們兩個都流了血，十三號把他的重量壓在對方身上。

一次又一次他們握住十三號的咽喉，但都被年輕的巨人有力的肌肉一抖就抖開了，這搏鬥使旁觀的怪人十分興奮，他們畸型的心智已經不能自己，其他有一個按捺不住，撲上前來加入了混戰，他也參加對十三號的咬和打，只要有一個開了頭就夠了，下一秒鐘所有的怪人全都投入混戰，十三號一個人得對付十一個怪人。

縱然他有着很大的力氣，但一個對十一個勢力畢竟太過懸殊，何況那羣怪人個個力大無窮，這使他剛掙脫開來，又被另一些毛手扯住他的腿，把他拉下來，他明白光靠力氣不能取勝，必須運用智謀來戰勝這羣沒有理智的怪物。

他們在地上滾來滾去，十三號設法滾向欄柵，一等他靠住欄柵，就不會腹背受敵了，最後，他背靠欄柵站穩了腳跟，這時他就將長鞭一揮而去，將最近的幾個怪人抽倒。怪人們陣腳一亂，就滾作一堆，十三號不等他們喘過氣來，立卽撲向他們，揮舞起他們又恨又怕的鞭子。怪人們被打得四散奔逃，再過一陣，他就迫得他們求饒了。

在內院裏，有四個怪人被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其他的身上也佈滿了鞭痕。

十三號把他們趕到閘門附近，這時他們已經失去鬥志，不敢再反抗了。他命令他們兩個人背一個失去知覺的伙伴，一起走進森林去。就這樣，十三號帶引他那可怕的部族出發，走向外界去尋找她心愛的姑娘。

一走進森林，他們就停下來，在林子裏找到一些他們吃慣了的水果充飢，等吃飽後，休息了一陣，又再次出發。他們不知不覺在十三號率領之下，向西邊走去，走到了海灣的邊緣，他們走出叢林，第一次看見了海洋，看見了小港灣和海峽，一直可以望見海峽對岸的婆羅洲遙遠的海岸線。

在林子的另一端，有兩個人也在望着港灣的景色，一個就是馮漢昨晚派去吩附準備起航，但到達海港時「伊沙卡」號早已開走了的印度水手，另一個自然就是馮漢了。他們正在望着那艘觸了礁的「伊沙卡」號，它就擱淺在港灣南端的沙灘邊。但他們不敢走出森林，因爲他們看見有十艘獨木舟正向那遇難的船划近去。

穆達王爺昨晚並沒有離去，他們正想渡過海峽時風暴就來了，因此躲在一個島岸的岩洞裏避過了風雨。他們一離開岩洞就發現了「伊沙卡」號擱淺，所以決定到船上去搜索一下，希望能從一個水手口中打探出那姑娘的下落。

最初他們只是繞着「伊沙卡」號打圈子，不敢貿然靠近去，因爲他們還不知道船上有什麼人，會不會突然遭到機槍掃射。但繞行幾周，見船上沒有一個人影，而且船身傾側，知道船上沒有人，於是決定上船去搜掠一番，把值錢的東西全部弄走。

那老淫蟲並不知道他視爲無價之寶的姑娘正被困在船艙裏，他只希望在船艙裏搜出些什麼值錢的東西。他命令部下登船，自己則躺在蓆子上睡覺，頭上還張起篷子蔽住熱帶灼熱的陽光。

十三號望見那羣野蠻的獵頭族人攀上了船，打開艙門時他發覺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十來個野蠻人爭先恐後跳下艙去了。馮漢自然也看到這情況，但也猜不出爲什麼會

這樣。

幾分鐘後，那羣尖怪叫着的野蠻人從艙房走了出來，他們拖着一個女人，十三號和馮漢都立即認出了她是馬維珍，不過他們兩個的反應又各不相同，馮漢只是生氣得咬牙切齒，知道自己無能爲力，阻止不了這幕悲劇。十三號就完全不同了，他根本不計較自己的安危，向他那羣惡鬼一般的伙伴大叫一聲：「走！跟我來，殺掉那些野人，把那金髮的姑娘救出來！」

十三號帶頭從叢林衝出去，越過沙灘，衝進海水去，他那一羣嚇人的怪物緊跟在他的後面。

這時「伊沙卡」號躺在離岸邊五尺的水中，穆達王爺的獨木舟則浮泛在船對海面的一側，所以那些駕獨木舟的人根本沒看到那十二個人把海水踢得浪花四濺地從岸上衝下來。

十二個來搶救的人過去都被關在內院，除了小溪外，根本沒有接觸過大海，但他們也意識到海水是危險的，他們滑跌進水裏，被嗆一下，就知道海水不是鬧着玩的了，他們不會游泳，但他們每一個都高大而且強壯，所以能夠迅速地穿過海水，到達船邊。

他們在這地方發覺要爬上船去頗爲困難，但十三號立卽想出了辦法，他命令怪人中最高大的一個站在船邊，其他的人攀過他的肩頭，從而登上「伊沙卡」號。十三號第一個登上了船，他一眼就看出那些獵頭族人正想從船的另一端下船，這是最後一批下船的了，馬維珍不見蹤影，十三號不再等其他怪人登船，就越過甲板，他唯一的想法是找到馬維珍。

獵頭族人聽見聲響，回過頭來，看見手拿長鞭的巨人，他們立卽發出野蠻的怪叫，爭先恐後槍着要砍下這英俊青年的頭，作爲獵獲物。十三號理也不理他們，他只想着盡快到另一邊去找馬維珍的下落，但他發現前面有一羣發狂的又叫又跳的獵頭族戰士擋住了去路。

長鞭飛起，也不瞄準那衝上來揮動彎刀的人，他左抽右打，鞭子掃向那羣人身上、肩上、臂上。獵頭族戰士連攻擊的機會也沒有，因爲十三號出手很重，鞭子抽下來比刀鋒還利，像劍一樣，只一鞭就把首當其衝的人砍得肩骨碎裂，他一點也不慈悲地抽打，鞭子咬嚙着他們的肌膚，打碎骨頭，把他們抽得血肉横飛。

穆達王爺和他的部下被船上的叫聲嚇了一跳，但一看原來對方只有一人，就在獨木舟上不停叫喊，爲自己人打氣，可是鞭子却毫不留情地把他的部下打得節節敗退。

就在穆達王爺的獨木舟船尾，一個眼睛睜得大大的姑娘正在用交集着驚恐、希望和讚美的目光，望着那個爲了來救她敢以寡敵衆英勇與敵人搏鬥的男子。馬維珍立卽就認出他來了，他曾一度救過她，把她從她父親製造的怪物手中救出來。她用雙手緊緊捂住起伏不定的胸脯，向前探出身子，興奮緊張地望着那英俊的巨人每一個動作。那魁偉有力的身體，在熱帶灼目的天空下，高聳在那羣被他打得又叫又跳的獵頭族戰士頭上。

穆達王爺跟看自己的部下不利，不覺勃然大怒，他轉身對他的一個頭目下令，再派兩船戰士上船去作戰。當他們執行這命令時，船上的戰鬥已急劇發展，剩下三個未被鞭子打倒的獵頭族戰士已跳進海裏去逃命。

當增援的兵力登船時，十三號已看到了馬維珍被困在穆達王爺的獨木舟上，這船離開「伊沙卡」號較遠些。她向他望去，看見他輪廓鮮明的面容上浮起一絲鼓動她的微笑，這笑容使他整個人更加意氣風發了。馬維珍也答之以微笑，這微笑使年輕巨人的心中充滿了自豪與幸福，爲了這麼一個微笑，勇敢的人是會爲之戰鬥，死而後已的，這就是因爲女人懂得微笑的藝術。

十三號本來可以在增援的戰士還未登上甲板時將他們很多人擊退的，但他却一點

也不在乎，他並不想在敵人還未站穩時發動攻擊，要打就打得公公平平，他等着他們上船後才作戰。

可是那些獵頭族人根本沒法到達得了他的長鞭所及的地方，他們一登上船就嚇得呆住了，幾乎是在恐怖的尖叫聲中，跌進海裏去，向那些在登船的人發出警告。

穆達王爺從他的船上站起身來，咒罵和威嚇他的部下，他只見他們臨陣退縮，却不知道他們退縮的原因。不過用不了多久，他自己也看出，站在甲板上那巨人身後，是十一個可怖的怪物，吼叫着咆哮着，走到他們的領袖身邊。

一見這景象，穆達自己也嚇得面如死灰，嘴唇顫抖地下令叫他自己上船的划槳人趕快離開，划到開闊的海面上去。馬維珍也看到圍在十三號身邊的怪物，她以為他們是來進攻他的，就叫了一聲，但立即她就看出他們不是他的敵人，而是站在他一邊的，因為他們跟隨他衝到船上，俯身望着那羣跌落海水中掙扎求生的獵頭族人。

在船邊泊着兩艘小船，那些落水的人正拼命想爬上小船，但他們即使上了船也陣腳大亂，槳與帆都無法配合，亂成一團，無法離大船而去。十三號一看，就發現姑娘已被人帶走，他對那羣不成人形的怪物發出一聲號令，也不等他們是否跟隨，就跳上最近的一艘小船去。

船上已擠着一些獵頭族人，他們正想把槳擺弄好逃走，想不到這巨人竟跳下船來，他們立即揮動砍刀，向十三號揮去。但是，只聽見鞭子拍拍抽響，把他們打得向後敗退，正在這當兒，那羣怪人已一個接一個跟隨着跳下船來。在船上這一場戰鬥激烈但極短暫，有一陣獵頭族人想穩住陣脚，但是那羣駭人的臉孔已使他們魂飛魄散，把他們嚇得紛紛跳水，逃上岸去。

其他的小船也不敢來助戰，趕快逃跑，整個穆達的船隊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逃竄了。

馮漢在森林裏目睹港灣這一場戰鬥，他驚詫地發現「神秘院」裏這一羣人竟在十三號的率領下，把獵頭族人擊潰了。

不過，他也看出馬維珍被穆達帶走，這將是比死還要悲慘的命運，他心裏又是後悔又憤怒，但最關心的還是他自己的命運。

九

馮漢並不愛馬維珍，他所以要追求馬維珍，目的是謀奪馬松教授的財產罷了，所以對於這姑娘的命運和痛苦，他是放在次要位加以考慮的，因爲馮漢這個人根本不講道義，也沒有深刻的愛情。

跟他完全相反，十三號這個沒有靈魂的生物，只想到要盡快把馬維珍從穆達的手中救出來，現在眼看她被帶走，船向海峽那邊迅速駛去，他心裏焦急萬分，他不知道她會遇到什麼危險，也不知道她會碰上什麼惡運，但他知道她是被違反自己意志帶走的，從她眼中那種恐懼的目光，就知道她在渴望他來救她。

可是十三號和他的同伴誰也不會駕駛船隻，十三號比其他人聰明，他看到別的船上人們如何划槳，他立即把他的人在船上安排好，教他們學着樣子划。但是怪人們却不習慣划槳，他們各自亂划，槳碰着槳，亂成一團，結果小船不會前進，只在水裏團團轉。

十三號很快就看出問題，他懂了駕船的方法，最後他們終於划出了港灣，這時穆

達的船已經駛遠，在遙遠的海面只剩下一個黑點子了。

十三號也學着別人把帆張開，帆吃飽了風，船立即飛快地追上前去。

留在岸上的那羣氣壞了的獵頭族戰士，見船出了港，他們在沙灘上亂蹦亂跳，沒有一點辦法。

馮漢從他躲藏的地方，看着這一切，一時也想不出計謀來。

那個布屠倫手下的水手，不禁呼天搶地咒罵起來，他覺得實在太倒霉了，竟然有四十多個野蠻的獵頭族戰士留在這同一小島上，這將會是多麼危險啊。

十三號他們駕着的小船，追逐着穆達的船，越去越遠，像箭一樣，射向地平線那邊婆羅洲的迷濛的海岸。

馮漢雖然對馬維珍被搶走惱恨不已，但他設法控制住自己，他以爲那大箱子財寶仍留在「伊沙卡」號上，布屠倫已爲他把箱子運上了船，放在艙房裏，他希望獵頭族人沒有發現，只顧着擄走馬維珍，沒有得及搬走箱子，那麼他就可以設法上船去，將箱子搬上岸埋起來，等有辦法時運到新加坡去。

在下面的海水上還飄浮着「伊沙卡」號的主檣，那些綁在上面的屍體仍跟着它隨波逐流，布屠倫也躺在那兒，他被海浪冲上岸邊。布屠倫屍體的臉，有着一種死亡前

的恐怖，苦笑歪扭的樣子，望着那個他欺騙了的人，好像表示如果不欺騙馮漢，這白種人也會出賣他的，但是他現在死了，財寶和女人都失掉，也希望別落在馮漢手中。

海潮現在漲起來了，「伊沙卡」號開始浮動起來，一等它能浮起不再擱淺，沙灘上那羣獵頭族人立即跳進水中，游到船邊，像猴子似地爬上船去，進行一番搜掠。馮漢暗暗禱告別讓他們發現那大箱子。可是令馮漢十分焦急的是，這羣獵頭族人却架起了一枝臨時的檣，在黃昏時歪歪扭扭地把船駛出了港灣，渡海峽而去。

馮漢等他們走後，肯定他們不會回來，那印度水手快樂的跳上跳落，向走掉的敵人破口大罵，像野蠻人一樣吶喊起來。馮漢也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望着「伊沙卡」號遠去。

他們決定返回營地去，那兒已沒有什麼可怕了。馮漢不知道那羣怪人有沒有把馬松弄死，他一進營地，立即就看到問題的答案了。他看到小屋裏亮着燈光，他走上石級時，馬松教授和李勝剛巧從客廳走出來。

「馮漢！」教授叫起來，「你，那麼說，你並沒有死；但維珍呢？告訴我她安全嗎？」

「你的女兒被人擄走了！」這是令教授吃驚的回答，「你知道是誰把她擄走的嗎？」

「是誰？快告訴我！」教授道。

「就是你準備把女兒嫁給他的怪物，你製造出來的怪物，他伙同一股獵頭族人把她擄到婆羅洲去了。我只有一個人，孤立無援，沒有辦法阻止他們。」

「老天啊！」那老人痛苦地呻吟起來，「爲什麼那畜牲站在那兒，還在我力量所及的時候，我竟不殺掉他呢？昨晚他就在這兒，在我身邊，而現在已經太遲了。」

「我早就警告過你。」馮漢冷漠地說。

「我那時瘋了，」教授說，「你難道沒看出我當時瘋了？啊，爲什麼你不制止我呢？你是夠清醒的，至少你應該制止我這幾個月來的瘋狂活動，現在我已經清醒，可是已經太遲了，太遲了！」

「你和你女兒是一直以爲我心懷叵測，你也知道我想娶她，但我被綁住了手脚，現在我眞難過當時沒有採取行動，但你也知道我當時的處境是很難辦的。」

「有辦法把她救回來嗎？」馬松叫道，「總有辦法救她的，馮漢，想想辦法吧，如果你能把她從那些嚇人的生物手中救出來，不只我的女兒，還有我全部財產，將會屬於你所有。」

「『伊沙卡』號也走掉了，」馮漢說，「不過我在叢林裏收藏有一艘小船，以備不時之需的，它可以載我們到婆羅洲去，但我們只有四個人，怎麼對付得了五百多個海盜和十二個你製造的怪物呢？不，教授，我怕希望甚微，雖然我將不惜生命去救維珍，你會在事成之後食言嗎？」

「不會的，」老人囘答，「我發誓許配維珍與你爲妻，我的財產也全部給你，只要把她救出來就行了。」

李勝一直不出聲在旁傾聽，當他聽到馮漢講的話，他的眼睛瞇縫起來，至於他心裏想些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那天已經太晚，不便立卽動身到婆羅洲去，因爲天已經黑了。馬松教授和馮漢走進實驗室和「神秘院」，看看損壞成怎樣。

在他們囘來時，李勝正在擺好桌子，準備吃晚飯，那兩個人高談闊論，根本不理會李勝在附近，把他們的談話中聽進耳中。

「我實在無法弄明白，馮漢，」馬松教授正在說，「實驗室裏連一塊板也沒有弄破，兩邊的門顯然是某個熟悉門鎖和門扣的人打開的，誰幹出這種事呢？」

「你忘了十三號了？」馮漢指出。

「但那箱子！」教授懷疑地反問，「他要那又大又重的箱子幹什麼？」

「他可能以爲裏面放着寶貝嘛。」馮漢裝成天眞地說。

「廢話！」教授答道，「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寶貝，他不知道金錢財富的，也沒有價值的需求。我告訴你，打開那些門的，必定是個知道金錢價值的人，但爲什麼他們要把那些生物放進內院去呢？」

馮漢分析道：「我認爲除了十三號不會是誰了，我親眼看着他率領那羣怪物儼然像個統領似的，這傢伙比我們想像的要聰明的多，他從我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他有理智，他會猜出很多他還未有經驗的事。」

「目的何在？」教授問。

「還不簡單嗎？你一直來讓他心存希望能與你一起住，娶維珍爲妻，他把心都想瘋了，自他把維珍從一號手中搶過去時，他就有了野心，而你一直到昨天爲止都在鼓勵他這種野心，等到你囘復理智，把他擺囘他該坐的合法位置，他就決心以武力來奪取維珍。他與海盜們勾結，他們幫他搶走維珍，就把大箱子的寶貝分給他們。這是完全很簡單又符合邏輯的，你還不明白嗎？」

教授點點頭：「你也許是對的吧，不過明天我們才能去救維珍，所以今晚我們睡

一會，我們需要有精力，才能把我那可憐的女兒從那沒有靈魂的怪物手中搶救出來的。」

就在教授講這話時，十三號帶領他十一個伙伴已進入了婆羅洲的一個河口，那十一個怪人已稍微能自如地划槳了。他們的首領首先發現前邊的小島上有着火光，他們立即靜靜地改變了方向，向岸邊泊近去。

十三號終於認出在篝火邊的那些人，正是他在追逐的那幫獵頭族人，這時這些獵頭族人正準備吃東西。

正當他們的小船進入篝火的光圈時，十三號看見一個馬來人，粗野地拖着姑娘的手臂，硬把她拉過去。他立即低聲下了個命令，叫同伴們加快划槳的速度，在此同時，一個獵頭族戰士已經發現了泊近來的小船。

一看到了他們，那些獵頭族人立即四散奔逃，向他們自己的船逃去，敵人那麼可怖，使他們全無鬥志，只顧逃命了。

在逃跑的人中也有穆達王爺，他扯着馬維珍的頭髮，硬把她拖走，但他的動作不夠快，馬維珍已認出站在船頭的正是她盼望的救星。她一路被拖走，一路大聲喊叫求救：「救命！救命，我在這邊啊！快越過小島這邊來啊！」

穆達那棕色的手一把捂住了她的口，她像雌老虎一般掙扎着，想掙脫開來或拖延時間，希望營救的人能及時趕上來，但她敵不過那馬來土王，終於被扛在背上，那馬來人背着她跑掉了。

穆達根本不敢應戰，但他捨不得放棄剛到手的獵物，他不再去理會自己部下的死活，只扛着馬維珍竄上了自己的船，跟隨他的只有一小部份人。就在這時，十三號已帶了他那十一個怪人衝上小島的另一邊海岸了。

穆達召回了大約五十個部下，一上船就下令開船逃走。馬維珍僅僅來得及回過頭來望了一眼，但所見的情景將永遠留在她記憶中：只見那高大健壯的年輕巨人帶領一羣畸型怪人，衝進了敵人的核心，他揮動着鞭子，向左右抽打，就像鋼刀一樣鋒利地把敵人砍倒，獵頭族人以為穆達在後邊押陣，最初還想頂住進攻，但那羣兇猛的怪人，揮動拳頭，張開血口，用牙齒見人就咬，抓住人就撕，十三號還奪過了一柄砍刀，亂砍一通，其他怪人也學他那樣，搶奪武器，於是一場驚天動地的肉搏戰在篝火旁展開，直打得天昏地暗。獵頭族人怎抵擋得住怪人的進攻，紛紛敗落。穆達見大勢已去，立即開船逃走，將部下棄之不顧了。

當最後一個獵頭族人設法逃離那揮動長鞭的巨人時，有四個怪人倒下來不動彈了

，十三號追到海邊時，穆達的船已經離岸相當遠，抓不着了。那船在五十個人合力划槳之下，迅速向上游划去。

十三號站在海邊，他站在那兒，曾一度想從岸上跳到逃走的船去，但一想到自己不會游泳，只好打消念頭。如果馬維珍需要他去拯救，他怎麼可以輕拋生命，無謂地淹死呢？

他重新投入戰鬥，同他剩下的七個同伴，將留下的敵人打得落花流水，他抓起一個敵人，高擧過頭，就用這人作武器，像一根棍棒似地揮舞，把四周的獵頭族戰士揍倒。他拉斷了一個人的手或腿，用力扔向河裏那些落水逃走的人頭上。

又有兩個怪人被砍刀砍倒了，但獵頭族的部隊損失慘重得無可比擬，怪人們現在打得性起，像瘋了一樣，最後只剩下幾個獵頭族人，退到水邊，不敢再戰。十三號叫大家停手，吩咐不要把敵人殺光，把他們俘虜過來。他那羣怪人已慣於聽從他的命令，立即改變了戰術。

獵頭族戰士一個接一個被制服，解除了武裝，抓了起來。

十三號好費勁才跟那些獵頭族人交談了幾句，只有一個人曾與英國人打過交道，其他的人完全語言不通，最後加上手勢，才弄懂對方的意思。十三號講明，如果他們

答應協助他追趕穆達和那姑娘，就免他們一死。獵頭族人對於穆達將他們棄之不顧，心懷不滿，再加上世世代代都受到殘酷的統治，因此要他們倒戈，並不是件難事，他們倒寧願回家去過平安的日子。

十三號注意到那羣俘虜稱他爲「蒲蘭」，於是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原來他們這是對他的一種尊稱，部份原因是由於他打起來那麼兇猛，另一方面是因爲他從黑暗中跑進篝火光中，篝火照亮了他白色的面孔，使他們想起熱帶地方的圓月，這正是他們崇拜月亮的一種意識，「蒲蘭」就是一輪明月的意思。也就是月神的稱號。

一場血戰以及締造和平，花了不少時間，結果讓穆達他們跑出了好遠，把他們和追他們的人之間的距離拉得相當遠了。

現在穆達只剩下一艘船了，他的船隊本來有十艘小船，在「伊沙卡」號一役失去了兩艘，這次又失去了其他幾艘，他不明白爲什麼另外的幾艘沒有跟上來，還估計不出損失的慘重。

當他溯河而上，希望在遠處一個堡壘等他的部屬趕來，他那裏知道他的部屬早已倒戈，在帶引着追趕他的人來尋找他呢？他部下的頭人巴隆達一心想佔有那箱子的財寶，因而對新的主子比對舊的主子服務得熱情多了。

蒲蘭帶領着剩下的五個伙伴，由那些土著划槳，迅速地在黑暗的河上追趕前面的那艘船，在那艘船載有無價的財寶和那姑娘。在為拯救馬松教授的女兒的戰鬥中，馬松製造的怪人，已有六個獻出了生命。蒲蘭帶着其他的人一直深入婆羅洲的心臟地帶，追趕那邪惡的土王，要把馬維珍搶回來。

在他們很遠的前頭，馬維珍蹲在獨木舟上，她深信那具有無比力量的男子一定會衝破每一個障礙，最後來救她出險的，不過他能及時趕到嗎？哦，問題就在這裏了。她覺得這陌生的英俊男子充滿了神秘魅力，她已上千次思索，依然想不通很多疑點。他在島上出現時，曾在最危險的一刻，以他有力的血肉之軀，同她父親製造的一個怪物拼搏，從那怪物手中救了她的命。跟着有好幾個禮拜失去了他的蹤迹，到底他到哪兒去了呢？現在，當她落入野蠻人手中，需要人保護，這年輕人又突然奇迹般出現了，而且率領着「神秘院」中的那批怪人。

這謎對於她來說，實在太深奧，無法猜透。跟着，她的思路被穆達土王那隻瘦小的棕色的毛手打斷，他摟住她的腰，將她拉向他那色迷迷的醜臉。他那邪惡的嘴唇吐出一番灼熱的情話，實在使人噁心。

馬維珍掙脫了那摟抱，恐怖地尖叫一聲，跳了起來，當穆達王爺跳起來抓她時，她揮動細小的拳頭，一拳揍在他的臉上。

穆達料不到馬維珍會像隻野貓一樣掙扎反抗，出其不意被揍個正着，一時失去了平衡，向後倒去。

在穆達身後正好放着那個搶來的大箱子，他往後一倒，兩腿被箱子絆了一跤，他有一陣兩手亂擺，想平衡住身子，但是却站立不穩，他口裏大聲詛咒着，滾過了箱面，卜咚一聲，掉進河流黑暗的水中去了。

其他的獵頭族人也是對這大箱子虎視眈眈的，這時土王一落水，正好少了一個爭奪者，對土王落水，便見死不救。

十

帶隊的獵頭族人尼納卡爲穆達指揮划船，他看見主子落水，但却沒有發出停船搶救的命令，相反，他大叫加快划槳前進。

當穆達從河水中冒出水面時，大喊救命，尼納卡回過頭來，冷笑道：「算了，你還是去餵飽附近的鱷魚的肚子吧。」

穆達氣壞了，把尼納卡祖宗三代全罵透了，但尼納卡不理他，竟命令加快划船。穆達沒有辦法，只好盡快向河岸游去。

尼納卡現在佔有了穆達的兩樣寶貝——大箱子和姑娘了。但沒有了穆達，他不知道這種白種姑娘該賣給誰，可以得多少錢，但帶着她却是一個負担，尼納卡多少有點同白種人打交道的經驗，他知道如果白種人知道他們的姑娘受到虐待，會懲罰他的，那天晚上他一夜不出聲，盡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後他問馬維珍：

「爲什麽那個大個子白人帶領那羣怪物追趕我們？是想要這箱子嗎？還是想要你？」

馬維珍答道：「他們當然不是爲那箱子，他們是想把我帶回我父親那兒去，如果你把我還給他，這箱子可以給你。」

尼納卡難以理解地望了她一會，他心裏想，看來她長得那麼漂亮，準會值一筆錢的，就不知道買主是誰罷了，可能還可以向白種人勒索一筆贖金。他寧願等一等看看，要是她的存在會帶來危險，那把她除掉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將她一推，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這一帶河水又黑又深，他可把淹死她的責任全推到穆達身上。

天才剛亮，尼納卡就把船泊在一個河邊那族的長屋旁，他把大箱子藏在岸邊的樹叢中，帶了馬維珍上岸，向那長屋走去。

長屋有三百碼長，沿着河邊的小丘搭建，住在長屋裏的族人對尼納卡和他的人相當禮待，並將馬維珍關進長屋一間黑暗的睡房裏去。

馬維珍在沒有窗子的房間裏，有一個土著的姑娘拿了食物進來給她吃，當馬維珍吃喝的時候，她就坐在旁邊，摸摸維珍的頭髮，對這陌生女性的膚色和金髮覺得奇怪。

就在尼納卡在長屋泊岸時，穆達從他躲藏在岸邊的樹叢中，看到一艘他熟悉的船，正逆流而上，他看出船上坐有幾個他的人，當他正打算向他們喊叫時，再看清楚一

下，發現船上坐着幾個怪人可怕的，他趕快捂住自己的嘴，躲進樹叢裏去。他看見除了那五個怪人之外，他還看見他自己的人正在同那個發狂似的白人在親切地交談，這使他感到處於衆叛親離，孤立無援，絕望極了。

一等船拐了彎，再也看不見了，穆達就跳起來，對那些背叛了他的戰士大聲咒罵，等他罵得累了，才坐下來等候過路的船，看誰能救起他。

且說蒲蘭和巴隆達划的船到達了長屋岸邊，也把船泊在那兒，上岸到長屋去休息一下，要點食物充飢。那獵頭族隊長目光很利，一眼就認出了穆達的船也泊在岸邊，他一句話也不說，就瞞過了蒲蘭，巴隆達心裏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在長屋上碰見尼納卡，尼納卡恐怖地睜大眼睛，望着走向長屋來的那羣使人喪胆的怪物，而且還看見那白色的巨漢已跟着巴隆達的人在走來。尼納卡問：「這是什麼意思？」

巴隆達小聲地說：「他們現在都是我的朋友了，穆達王爺在哪兒？」

尼納卡用手指指着河流道：「有些鱷魚已把他當作一頓大餐呢。」

巴隆達聽了笑笑。

「那姑娘呢？」他狡猾地問，「還有財寶呢？」

尼納卡把眼睛瞇成一道縫，回答道：「一切都還安全無恙。」

巴隆達指出：「那白色大漢要那姑娘，他還未懷疑你也是穆達的部下，如果他猜出你知道那姑娘的下落，他一定會對你施刑逼供，要你把實話講出來，然後把你殺掉。他並不關心那箱財寶，那箱子夠兩個人分的，尼納卡，讓我們做個朋友吧，我們兩個分掉它，否則的話，我們誰也別想得到它，尼納卡，你認爲怎樣？」

尼納卡氣得咆哮起來。他根本不願人分掉他佔有的財寶，不過他也很鬼，他知道巴隆達有力量使他人財兩空，所以最後他只有妥協了。

蒲蘭站在旁邊，却聽不懂他們講的土話。他問道：「那人說什麼？他有見過載走那姑娘的船嗎？」

巴隆達道：「他說大約兩個鐘頭以前，有這麼一條船在岸邊經過，他看到有個白種姑娘在船上，他還說他們要在下一站停船橫越森林，看來你可以在下一站追上他們。」

蒲蘭不疑有詐，立即就想動身去追趕。巴隆達提議留一部份人在長屋這兒，以防那些敵人會棄船沿河而下，就可以在這兒截擊他們。他志願留下來，還派出人作嚮導帶他們越過森林，準能追到穆達。

蒲蘭根本不知道他要找尋的姑娘就在離他不到五十步的暗室裏，他又動身了。尼納卡派出的兩個嚮導，帶領他們穿過森林，在森林裏左拐右拐，這八個人的隊伍很快就在森林的迷宮中迷失了方向。

走了幾個鐘頭後，兩個嚮導停住脚步，他們爭個不停，一個主張向左，另一個主張向右，他們打着手勢對蒲蘭解釋，他們要分開兩路，每個人走一段去探探路，然後回來帶領其他人前進，叫蒲蘭和五個怪人留下來在那兒別動，等他們回來。

蒲蘭信以爲眞，一點也不疑心，就坐在一株倒下的樹桿上，那兩個嚮導便溜進密林去了。

那兩個獵頭族人一走出了蒲蘭的視野，就折回來會合，繞到他們拋棄在林中的那幾個人的後邊，飛也似地向長屋的方向跑去。

過了足足一個鐘頭，蒲蘭在懷疑起來。時間一拖長，他就明白自己和伙伴受騙，被困在森林裏了。

且說蒲蘭一行人才走進森林，巴隆達和巴納卡立即起出那箱子，將馬維珍從暗室揪出來，推上了船，開始逆流而上。馬維珍眼看時間不斷過去，但總不見人來救她，不覺大爲失望，現在越來越深入婆羅洲的心臟地帶，兩岸不時出現長屋，她知道那些都是獵頭部族，得救的希望越來越微了。

對於那兩個押着她逃走的人，她越來越覺得他們不懷好意，於是她開始動起逃走的念頭。雖然他們曾停泊過兩次，但對她看管得很緊，根本無法逃走，尼納卡和巴隆達一直在催促着大家上路。船越往上游划行，長屋就越來越稀少了，最後根本再也看不見有人居住的地方。馬維珍絕望得快發狂了，她完全處於一種無助的狀態，每划一下槳，她就離她父親更遠一步，也離拯救她的人更遠了。

夜色來臨，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隨著黑夜到來，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越來越濃，馬維珍聽見巴隆達和尼納卡在低聲商量着什麼，雖然她聽不懂土話，但肯定他們在商量着對付她的陰謀。

這時，船駛進了一段相對比較平靜的水流，馬維珍看準那兩個人正在談話，沒有望向她這一邊，所有划船的人都背對着她。她偷偷地溜到船邊，停了停，然後幾乎不弄出一點兒聲響地溜進水裏，消失在黑暗的河中去了。

她溜進河時，使小船搖晃了一下，這使巴隆達突然回過頭來，要看看爲什麼小船會搖晃的原因，但他們並沒有立刻注意到船上少了一個人。

尼納卡首先發現馬維珍失蹤，他立即大聲呼喝，叫划槳的趕快停船。他們在這一

帶來回搜索了半個鐘頭。

馬維珍一滑下河裏，河水一淹過了頭，她就在水底向滑下的方向相反的河岸潛泳，她認爲假若有人看到她逃走，自然會向她下水的方向搜索，所以她要逃過他們的兜截，雖然這樣她得在水中潛泳雙倍的距離。

游了一段距隔後，她從水底冒出頭來，只見幾碼遠的水面閃着划槳的波光，槳聲突然停住，顯然她也被發現了，尼納卡的命令聲響起來，她看見在黑暗中一團黑色的東西在向她迫近，船顯然已調頭追她來了。

她再次潛入水裏，用力地游向河岸，當她再冒出水時面，吃驚地看見船已迫近來了。槳一下一下地向着她划過來，現在幾乎就在她頭上，她聽見船上有人大叫一聲，顯然她已被人看見。

她像閃電般再次潛進水裏，拐了個彎，向駛來的船游過去。她再冒出頭來時，發現已離岸相當遠，船現在已沿着她剛才的方向一直搜索前進，已經漸漸遠離她了。

她繼續向前游，心裏充滿了恐怖，四周一片漆黑，她想起這些熱帶河流有着吃人的鱷魚，一聽見水響，就出動來吃人的。她一再感到身下有某種活動的東西在溜過，她害怕得差不多游不動了。但回頭一看，發現那船已經調了頭，又向上游划來，而這

時她感到一股急激的水流衝擊着她，她已聽見得急灘的水聲。她不知道還有多遠才到岸，但力氣已經越來越弱，她必須盡快登岸。

她再振作起勇氣，使盡力氣向河岸游去，水流像巨手一般抓住了她，她的力氣已經消失，水流將她冲得沒有辦法再游，眼看就要滅頂，這時她的手像碰到了什麼東西，連忙把它抓住。

那是一些從樹上伸延下來的樹藤，馬維珍記不起自己攀在那藤上有多長時間，她已差不多耗盡力氣了，現在有了個東西依靠，她不再掙扎，這樣力氣便慢慢恢復過來。

她一寸一寸地攀上岸邊去，最後她喘着氣，渾身無力地倒在水邊生長的草地上。一倒下來，她就累得再也支撐不住，陷入沉睡中去了。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大白天，她曾夢見那年輕的巨人把她救出險境，擊退了羣魔，抱起她，帶她回到她父親身邊去。

她透過半睜開的眼簾，看見陽光透過青葱的樹葉，在她頭上閃耀不停。她還在想着夢境的眞實性，突然她清醒過來，不錯，她是被一雙強而有力的臂膀摟住，她感到一個眞正的心臟在對方的胸脯跳動。

她突然驚醒，睜開雙眼，只見在眼前是一隻巨猿的醜陋的臉孔。

十一

馬維珍被擄走的第二天一早，馬松教授、馮漢、李勝和那個伊沙卡號唯一剩下的印度水手，一起動身，越過海峽，向婆羅洲進發，他們乘坐馮漢秘密藏起來的舢舨，出發去找尋馬維珍。這一隊人，帶有很好的裝備和武器彈藥，小船船底還塞滿了糧食和炊具。馮漢還備好了帆，故此現在趁着微風，這隊人駛向那神秘的島國目的地。

他們才出了港灣，就留意到海上有一艘船，一時向東，一時向西，完全失去了控制。馮漢首先認出那船是「伊沙卡」號，顯然那些獵頭族人不懂得駕駛它。

馮漢指出：「那是『伊沙卡』號，那些蠻子把它駛得像失去了舵一般。」

當他們的小船駛近「伊沙卡」號，船上的人已經在揮手求救了，他們說他們是一些漁民，遇到風暴沉了船，登上了這船却不會駕駛。

馮漢答應幫忙他們，條件是他們答應帶領他和他的人到穆達王爺那兒去。那些獵頭族人十分願意地同意了，於是馮漢把小船靠向「伊沙卡」號的尾部，他發現船舵完整，不過獵頭族人不懂得駕駛罷了，誠然「伊沙卡」號在風暴中曾被拋上礁石，舵片

還留着，只要小修卽可使用。半小時功夫就把舵片修好了，兩隻船就向婆羅洲的河口駛去。

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昨晚發生過戰鬥的地方，在河口的小島上，在拋棄的爛船上，佈滿了屍體，其中有獵頭族人，也有那幾個畸型怪人的屍首。

他們跳上岸去，他們知道曾發生過打鬥，但却想像不出是怎麼囘事，馮漢提出：「顯然這打鬥是他們發生了內哄，但望馬維珍別落進十三號的魔爪，任何命運都比那好些。」

馬松敎授呻吟道：「如果是海盜扣押着她，也只不過是勒索贖金罷了，若是落進那沒有靈魂的生物手中，但望維珍有勇氣和辦法在他沒姦汚她之前自殺掉。」

「阿門！」馮漢表示同意。

李勝一句話也沒說，但他心裏却暗暗希望馬維珍別落進穆達土王的手中，他同十三號相處的時間雖短，但在那場屋內搏鬥中，使他那年老的心傾向那沒有朋友的年輕巨人，這中國老頭認爲馬維珍由十三號保護才較安全呢。

很快他們就作出決定，放棄大船，乘坐獵頭族留下的棄船深入內陸去。馮漢在「伊沙卡」號搜索過，他發現大箱子並不在船上，這令他相當失望。

穆達王爺仍蹲在河岸的樹叢中，等候經過的船隻來搭救他，他終於看到有船來了，並且認出那是他的船隊中的一艘，他還認出船上還有他的部下，可是爲什麼在船上坐有陌生人？還有一個中國人，這是怎麼囘事？

直到船駛近，穆達才認出那幾個陌生人是小島上的白人，據布署倫講過，馮漢想佔有那大箱子和那姑娘，所以他想在這麼個人手中大概會安全的，只要答應分一樣給他，他就不會對自己不利。穆達已經在河岸蹲得又餓又累，於是站起來，向那經過的船喊叫。

他的部下立卽認出了他的聲音，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已背離了穆達，也不等馮漢的命令就把船拐了個彎，划向河岸去。馮漢担心有詐，立卽擧起來福槍，站了起來。一個划船的向他解釋那是穆達王爺，只有一個人，馮漢就答應他們駛近河岸，但他仍站着準備應變，並叫馬松和李勝也做好防備。

船一靠岸，穆達就跳上船，他一邊感激一邊解釋說他是昨晚失足落水，他的同伴沒有囘過頭來救他，準是認爲他淹死了。穆達才一坐下來，馮漢就開始用土話對他進行審問，馬松和李勝都不懂婆羅州土話，但馮漢在南洋混了這麼久，却是相當熟悉的

他問：「那姑娘和那箱財寶在哪兒？」

「姑娘？」狡猾的馬來土王裝出一副天眞的樣子反問，「白人先生，什麼姑娘，什麼財寶？你說的謎語，我聽不懂。」

「喂，喂，」馮漢不耐煩地叫起來，「別裝蒜啦！你十分明白我指的是什麼，我們還是合作的好，我要那姑娘，如果她是沒有受到傷害的話，我會分一半財寶給你，只要你幫我忙得回他們，否則，你就一點兒也沒份。你認爲怎樣？我們當朋友還是敵人？任君選擇。」

穆達也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他看出同這白人漢子交朋友上算些，於是說：「我的部下尼納卡已將那姑娘和財寶從我手中偷走了。」

「那帶領怪物的白人怎樣了？」馮漢問。

「他殺了我很多人，我最後看到他時，他是逆河而上，去追那姑娘和財寶。」穆達回答。

「如果有人向你問起，」馮漢向着馬松教授那邊使了個眼色，「你最好還是說那姑娘是被白人巨漢偷走的，你曾設法搶救，但被打敗了，這表示你是對我們友好的，聽明白嗎？」

穆達點點頭，心裏想，這個傢伙也是個狡猾的奸徒，不過可以結成同盟向那白人巨漢進行報復，等達到目的後再幹掉他，反正一刀子就夠了。

在尼納卡和巴隆達曾待過的長屋裏，穆達打聽出前一段的情況，知道那兩個嚮導已把蒲蘭和怪人引進密林，他把這情報報告了馮漢。這兩個傢伙十分高興已擺脫掉最可怕的敵人，毫無疑問，那群沒有生活經驗的怪人會困死在森林裏，必死無疑，這只是個時間問題罷了。獵頭族人會一個個把他們的頭砍下來，掛在長屋示衆的。

這隊人馬，增加了那兩個當嚮導的獵頭戰士，立即動身出發，一路上向沿岸的長屋打聽，都說巴隆達和尼納卡帶着一個白種姑娘曾經過那部落，向上游划去了。

馮漢一直在騙馬松教授，說馬維珍仍在十三號的掌握中，他們坐着一艘輕便的獨木舟划向上游去了。他還誇大了穆達如何英勇地搶救他女兒，馬松竟信以爲眞。只有李勝閉着眼睛，好像對眼前的一切毫不動容，無動於衷，但誰又知道這個中國老頭充滿了智慧的心裏在動什麼念頭呢？

且說在森林裏，蒲蘭和他五個怪人到處奔突，想回到大河去，他們有時與大河平行並進，有時大河一拐就離開了他們，但他們離大河也只不過幾里罷了。他們一路上吃野果充飢，使他們難受的是口渴難當，最後他們碰上一條小溪，他們在這兒喝了個飽。蒲蘭覺得沿着小溪順流而下，必定能到達大河，而且至少不會再缺少水喝，小溪

有的是水。

當他們沿着小溪走下去，小溪變得寬多了，蒲蘭希望這小溪終將帶引他們到達大河，他就可以找到馬維珍了。

這六個合成怪人穿過荊棘，他們原來穿的粗紡睡衣，早已被刮破，最後他們身上已經衣不成衣，差不多赤裸了。他們身體也被樹技和棘刺划得滿是傷痕，他們得撕開纏繞他們的藤蔓前行。

蒲蘭仍然拿着他的長鞭，他那五個同伴手裏拿着在小島搏鬥時抱來的砍刀，他們所過之處，弄出嘈噪的聲響，一聽到他們走近，獵頭族的獵人趕緊逃開。

最初獵頭族人看見那五個怪人的形象可怖，都感到害怕，但後來看出他們人數不多，而且武器不精，尤其他們拿砍刀那種不熟練的方式，他們不再害怕，準備去攻擊他們。

如果能把這些嚇人怪物的頭砍下來，該是多高的獎賞啊！

二十個獵頭戰士埋伏在隱蔽處，準備攻擊。蒲蘭走在隊伍的最前頭，五個同伴一個跟一個，成單行跟在後邊。

突然，一陣野蠻的喊殺聲從斜刺裏傳過來，蒲蘭在眨眼之間已陷身於二十柄鋒利的砍刀圍攻之中。

幾乎像是同時，長鞭像閃電一般活動起來，這一個巨人一躍而起，像十多個人般有威力地壓在那群大吃一驚的獵頭戰士頭上，那五個怪人也跟隨着他們的領袖一致行動，跳到最近的獵頭戰士身上，雖然他們不大會使用砍刀，但他們具有超人的力量，就是用刀背來砍，也把那些敵人的身體砍得血肉模糊了。

獵頭族人趕快撤退，蒲蘭催促大家緊追不捨，迫得他們邊走邊戰，最後能逃出森林的只剩下五個人，其餘那十五個人已倒地不起，成了他們過份自信的犧牲品。

蒲蘭的隊伍也有損失，五個伙伴中有兩個倒了下來，這小小的隊伍，剩下四個人了。

蒲蘭和他的三個伙伴—三號、十號和十二號，從獵頭族戰士的屍體上，剝下了一點兒衣服來裹住自己的身體，他們總算穿上了兜襠布和戰袍，還用盾牌等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們現在的樣子更加可怕了。

那五個逃回去的獵頭戰士，把在林中遇上可怖生物的消息帶回部族去，他們說帶領這群怪物的是一個巨大的白人，他只使用一根長鞭，就是族裏最好的戰士也不是他的對手。這消息迅速地沿河傳播，從一間長屋傳到另一間長屋，用不了多久已傳遍了

大河上下。

所以，蒲蘭他們經過的長屋，都是沒有人居住的，人們聞風逃遁，把長屋也拋棄了。他們那晚就在河岸的一間長屋裏睡覺，第二天一早他們繼續沿河前進，這河正是巴隆達他們逃去的那河道。

接近中午時分，蒲蘭聽到右邊不遠的林中有着某種動物活動的聲音，按照他與人打交道的經驗，沒有人是善待他的，他學會了担憂，故此立即提防，先要弄清那聲響是追縱而來企圖出其不意用砍刀進攻的敵人，還是森林裏兇惡的野獸。

他小心翼翼地撥開稠密的植物叢，向聲音的方向走去，他腰間掛了一柄從獵頭族戰士屍體剝下來的短劍，但右手仍握住長鞭，作好戰鬥準備。他走了十來步，但看不見他要尋找的對象，就在這時刻，他看到一個棕紅色毛茸茸的身體躲在一株大樹後，用一對長得很接近的惹人厭的眼睛在偷看他。

與此同時，蒲蘭發現在樹叢下有第二個、第三個相似的長毛軀體，一共有五六個，蒲蘭驚奇地望着這些像人的東西，感到他們比獵頭族人更有威脅性和危險性。

那些紅毛猿人站立起來，有獵頭族人那麼高，身上沒穿任何東西，却長滿了毛，臉和手則是黑色的。

最近的一頭猿人的嘴唇縮起，發出生氣的咆哮，同時露出鋒利的牙齒，儘管這樣，也並不是什麼很大的敵意，只是不想別人干涉牠們的事罷了。

蒲蘭決定不進一步去惹怒牠們，當他退回來時，發現他三個伙伴正睜大怪眼，奇訝地望着碰到的陌生生物。

十號開心地笑了，三號小心地走近一隻猿人，發出一種低沉的喉音，表示友善。

「你幹什麼？」蒲蘭叫起來，「別去管牠們，牠們並不打算傷害我們啊。」

「他們像我們，」三號答道，「他們一定是我們的人，我要跟他們走。」

「我也去，」十號說。

十二號也說：「我也去，至少我們已找到了與我們自己一樣的同類，我們大家跟着他們，同他們一起過活吧，這樣我們就可以遠離那些用鞭子和砍刀傷害我們的人了。」

蒲蘭道：「可牠們並不是人類啊，我們不能跟牠們一起生活的。」

「我們也不是人類，」十二號反駁道，「馮漢不是多次告訴我們了嗎？」

蒲蘭答道：「就算我不是屬於人類，但我準備要做一個人，所以我要像一個人那樣去行動，我絕不與這些野蠻的野獸一起生活，聽我的話，跟我一起走吧，難道你們

還想嚐鞭子的滋味嗎！」

「我們高興怎樣幹就怎樣幹，」十號吼叫起來，露出獠牙，「你又不是我們的主人，我們高興跟隨你多久由我們自己願意，我們已厭倦不停地往前走，你要做人你就做去吧，別來管我們，否則我們就殺掉你。」

十號先望望三號，再望望十二號，看他們同不同意他的最後通牒。

三號點了點他那醜陋的頭，三號長滿了長長的黑頭髮，看去眞像猿人呢。

十二號顯出猶疑的樣子，他想了一下，說道：「我認爲十號是對的，我們不是人類，我們沒有靈魂，我們只是些怪物，就算你蒲蘭長得漂亮，但你也跟我們一樣，是沒有靈魂的東西罷了，馮漢一直來都教導我們這一點，要認清自己不是人，所以我相信最好還是永遠離開人類，我說實話，並不喜歡同這些奇怪的長毛的怪物一起生活，但我們可以在森林裏找一個地方，自己過安樂的日子。」

「我不要自己一個人單獨生活。」三號叫道，「我要一個伴侶，我現在就看到那邊有個頂漂亮的，我要去追他。」

三號說着，向一隻雌猿走去，但那雌猿在他還未走到跟前時，已張牙舞爪地退開了。

「甚至連野獸也不要我們呢！」十號怒叫起來，「那麼我們用武力去征服他們。」他也跟着三號追去。

「回來！」蒲蘭喊道，他跳起來追那兩個逃兵。

他這一聲大叫，引來了另一聲叫聲，那是從前頭不遠處傳來的一聲呼救，那是一個女性驚恐的尖叫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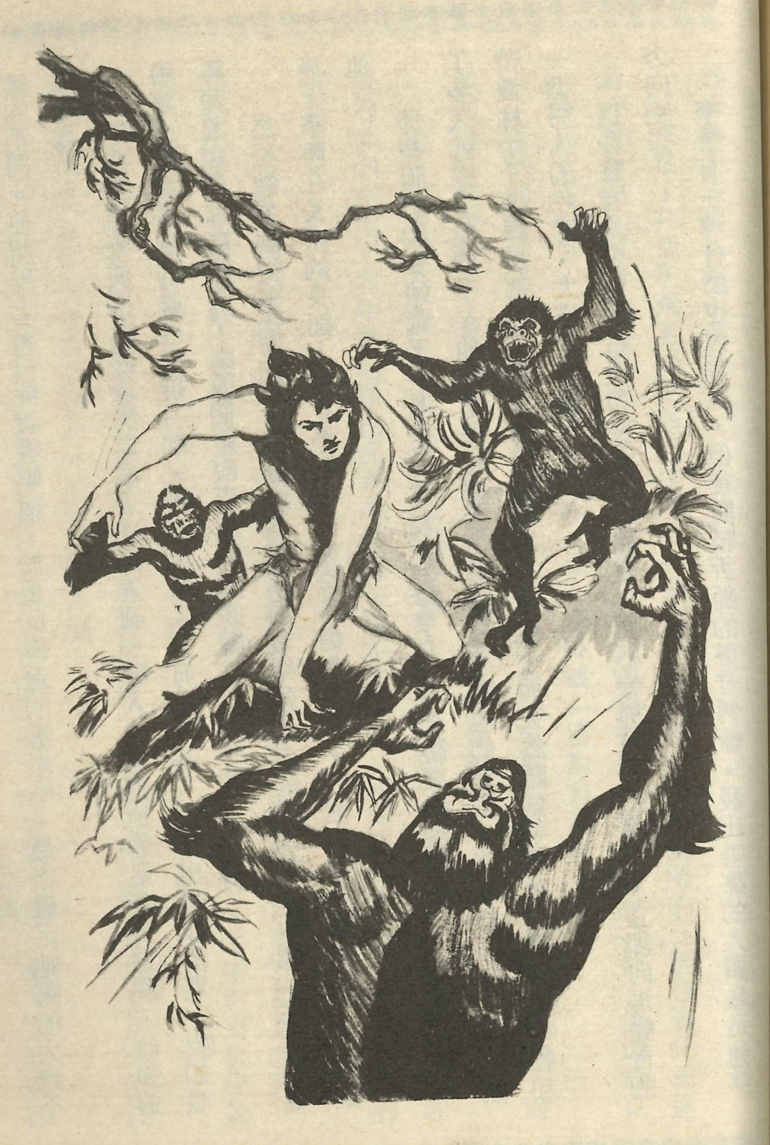
「我來啦！」蒲蘭大叫，也不再理他那些叛變的部下，他一躍而起，穿過驚惶的猿群。

十二

在蒲蘭和三個怪人離開了長屋的那一晚，馬松教授一行人正懷着希望溯河而上，沿途的部落都提供情報，說見到一艘小船駛往上游去了。馮漢自然歪曲了這些情報，他向馬松不斷地說馬維珍落在沒有人性的十三號手中，而且還打聽出十三號被獵頭族人稱爲「蒲蘭」，說那些怪人侵入了他們的領土。

馬松教授一行人等，在河叉盡頭的長屋打聽出馬維珍已逃出了獵頭族人的魔掌，可是有一個老婆婆却講出另一種故事，她說她在小溪染布時突然聽見頭上的樹葉沙沙作響，抬頭一看，只見一隻毛茸茸的「野人」抱着一個死掉或失去知覺的金頭髮姑娘，越過小溪而去。她這種描述，馮漢以爲必然是馬維珍被「野人」捉走，但毛茸茸的「野人」是什麼呢？他看來一定是醜陋的三號怪人，這與那兩個從林中逃回來的嚮導所說的，大致相符，因爲那兩個嚮導說過所有蒲蘭的怪人都在林中走散了。

當然很可能這群怪人越過森林到達這個地點，但却難以置信怎麼會與馬維珍的那些獵頭族人會合在一起呢？所有的傳言都說馬維珍是被獵頭族人抓走的，只有這老婦



講的不同。他認爲土著可能說謊騙他，於是反覆追問那老婦，最後確定她講的大致不會是謊話。

追查的結果使馮漢最後決定沿着老婦看到「野人」逃走掉的足迹去追蹤，他強迫穆達王爺和長屋的族人安排一切，帶上一隊人，前去追蹤，他作出諸多許諾，說如戰勝蒲蘭和他那群怪人，讓他們獵取更多好的頭顱。

馬松教授病得無法成行，於是由馮漢率領着獵頭族人的隊伍前去探險。在他們走後，李勝在長屋的長廊上坐立不安，他完全不信任馮漢，因而自作主張決定悄悄跟蹤他。

那些胆小的獵頭戰士一邊走一邊大叫大喊，所以李勝要跟蹤他們並不困難，用不了多久就跟上他們了。他經常保持着一定距離，不讓他們看見，整個早上在炎熱的熱帶叢林中，他跟着那一小隊人，直到午後一會兒，他突然聽見一個女人悲慘的叫聲和一個男人的呼應，大吃了一驚。

這些聲音是來自他右邊和後邊的森林裏，他不等那隊人回轉頭，立即向那聲音的方向跑去。

李勝有一陣什麼也沒看見，但從樹枝折斷的聲音判斷，發出叫聲的人顯然迅速穿過森林而去了。

突然，在他吃驚不已的目光中看見一個奇怪的景象，那是醜陋的三號在瘋狂追逐着一隻母猿，跟着他又看見十二號和十號正在同兩隻雄猿大戰，在此之外，他還聽見一個男子的叫聲，正在鼓舞着什麼人，他一邊叫喊一邊衝過森林。

李勝的興趣完全集中在最後的情況上，因爲他肯定認出那叫聲是蒲蘭的叫喊，而最初聽到的求救聲，是一個女的，李勝認定那肯定是馬維珍。

他立即追下去，前邊追逐着的已敏捷地穿出森林，現在已走進一片樹木越來越稀疏的林中空地。這中國老頭跑起來並不賴，用不了多久，他已追近，看清了他追蹤的東西了。

他首先看到的是蒲蘭，只見蒲蘭在兩隻巨猿之間敏捷地奔跑，巨猿在拉他扯他，他時不時會揮動長鞭，猛抽敵人，在他們三個前邊，還有一隻巨猿，手中抱着失去知覺的馬維珍，馬維珍在聽見有人呼應她的求救後，就不省人事了。

李勝身邊帶有一柄笨大的手槍，但他不敢使用它，怕會傷害到蒲蘭或維珍，所以他只好一點辦法也沒有地留在一旁，靜觀其變。

這時蒲蘭根本不理邊打邊走的那一隻，很快就追上了前邊的那一隻，那巨猿因

在牠巨大的毛茸茸的長臂上抱着馬維珍，漂亮的虜獲物反而成了牠的拖累，使牠抱着一定重量無法跑得快。

當他們走進了森林的空地後，那奔逃的巨猿回頭一看，看出追逐牠的人已近在眼前，於是怒吼一聲，轉身迎擊。緊跟着，蒲蘭和三隻巨猿在地上滾作一堆，只見血肉橫飛，打將起來了。

馬維珍被巨猿扔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着，在她身邊不遠，只見血肉與毛髮齊飛，怒吼與咆哮相應，蒲蘭和三隻巨猿打得難分難解。

李勝正想衝過去將馬維珍救起，但馮漢和那群獵頭族人已走進了林中空地，他們是被奔走聲和打鬥聲引來的。

馮漢一眼就看到了馬維珍暈倒在地上，同時也看見了蒲蘭同三隻巨猿在血戰。他非但不加援手，竟立刻抱起馬維珍，向獵頭族人發出信號。那群獵頭族人看到蒲蘭同三隻巨猿拚搏，正如傳說中一樣驚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一見馮漢發出信號，立卽從來處退走，轉身就跑，任由那白色巨人自己去同巨猿搏鬥，他們認爲蒲蘭很快就會被巨猿殺死的。

李勝對這種見死不救的行爲吃驚不已，他看出，卽使是蒲蘭一個也能救出馬維珍

的，蒲蘭奮不顧身，完全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搶救馬維珍，而馮漢非但不幫一點忙，還乘人之危，偷偷把馬維珍帶走。

這中國老人是另一種人，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品質，別看他老，他立卽走上前去，爲蒲蘭助一臂之力。正當他跑上前去，一隻沉重的大手突然落在他的肩頭上。他回過頭來一看，只見十號醜陋的臉正對着他，血紅的眼睛狠狠盯着他，眼中升起狂怒的火焰。十號在同巨猿搏鬥時被巨猿撕扯和咬嚙，雖然他終於戰勝巨猿，將那巨猿殺掉，但自己也滿身浴血了。他追逐的雌猿逃掉了，在狂熱和傷痕引起的嗜血狂中，失望不滿和嚐到了血的味道，唇邊還留着血腥，臉上佈滿鮮血，他正想去追那雌猿，恰巧却碰上了李勝。

十號狂叫一聲，抓着李勝，想將他撕成兩片，可是李勝却也不是好惹的，他不會不經搏鬥就放棄掙扎任由擺佈，十號立刻就明白在這黃種老人布滿皺紋的皮膚下，有着鐵一般的肌肉。

如果李勝沒有帶手槍，這場力量懸殊的搏鬥自然只有一個必然的結局，儘管在他把手槍拔出來之前的幾秒鐘，李勝拚命抵抗，但十號具有超人的力量，將他搖撼得就像老貓耍耗子似的。可是突然一聲槍響，馬松教授又一個不幸的實驗品倒了下來，沉

落進烏有中去了，再次變成了一堆沒有生命的死物。

李勝在十號倒下後，立即回過頭來看看蒲蘭的情況，但令他吃驚的是，除了地上留下一隻巨猿的屍體外，蒲蘭和另兩隻巨猿已經不見了，在剛才他們搏鬥的地點，只有片片血迹，根本看不見那場生死的搏鬥了。

他傾聽了好一會，却什麼也聽不見，他的聽覺是訓練有素的，只聽見樹葉沙沙發響，羽毛華麗的鳥兒在吱喳亂叫，但聽不出蒲蘭他們向哪個方向離去了。

他向四面八方搜索了半個鐘頭，最後担心會在這不熟悉的熱帶森林迷宮中迷失方向，只好返回長屋去。

在長屋中，李勝發現馬松教授已好多了，維珍安全歸來，對他不異是一劑良藥，使他霍然而癒了。

馬維珍和父親坐在一起，馮漢陪伴在他們身邊，他們正坐在長屋的走廊上休息。李勝從梯級上走上去時，馬維珍一看見他，立即跳起來，跑去向他問好，因為在她被關在小島的內院時，時常得到他的關照，對他是很有好感的。

她大聲叫道：「啊，李勝伯，你到哪兒去了？我們都在担心，正在想着怎麼我們一個得救另一個又不見了呢。」

那中國老頭微笑着回答：「阿勝只是去走走罷了，很高興你能安全無恙。」

李勝也只能說那麼一句，對於剛才經歷過的一切，所見所聞，他又能說什麼呢？他難道能把剛才見到的奇怪事件全講出來嗎？

馬維珍一再地復述了自己的遭遇，馮漢只說在最危急時聽見了她的呼救聲，趕到現場，看見幾個怪人在為爭奪她而打鬥，趕緊將她救出險境。李勝聽了心中暗想，聽他講得倒頂謙虛，其實是佔了別人的功勞。

馮漢道：「你明白嗎，當我到達那地點時，三號那怪人正將你交給十三號，當時你還以為他們是巨猿呢，十三號這怪物，土著現在都叫他作蒲蘭，當時你已暈了過去，我向蒲蘭攻擊，他將你放下進行自衞，我本以為會有一場兇猛的打鬥，因為土著傳說他十分兇惡，誰知他實際是個地地道道的懦夫，我甚至不必開槍，只用槍托揍了幾下他那沒有腦袋的腦殼，他就帶着他那群怪物，嗥叫着逃進森林裏去了。」

馬松教授道：「我親愛的女兒，你多麼幸運啊，你能聰明地逃進森林，誰知却落進那些東西的魔掌，不過現在他們再也沒有辦法捉走你了，親愛的馮漢，我們眞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呢？」

馮漢道：「在起程來搜索你的女兒時，你已很慷慨地許諾過我的。」

「是的，是的，」馬松教授道，他臉上的表情浮起了一點煩惱的陰影，過了一會，他站起來，說他身體還衰弱、疲倦，要到臥室去休息一會，事實上他後悔許諾把女兒嫁給馮漢了。

他曾計劃過他的婚姻，事後又反悔，他希望這次不要再錯了，但他明白，事先不徵得馬維珍的同意，就輕諾將她許給馮漢，這樣是不公平合理的。但許諾就是許諾，再說，要是沒有馮漢相救，她還不是早落進沒有靈魂的蒲蘭手中嗎？他明知自作主張不對，但却希望女兒能自願地嫁給把她救出來的恩人。

馮漢單獨留下來陪伴那姑娘，或者他以爲只有他一個人在那兒，沒有留意到李勝和那些獵頭族人在他身後不遠的黃昏幽暗中。

他想趁這難得的機會，再次向馬維珍求愛，他並不顧忌那些獵頭族人，因爲他們聽不懂他的語言，但他却不知道李勝也在附近，李勝是懂得他講的一切的。

在沉默了好一陣後，他開始進攻了：「維珍，我經常心裏都在想着那事，但你一直沒有給我一點兒鼓舞，難道你感覺不到有個男子甘心爲你獻出生命嗎？你能令這人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嗎？我不敢開頭就要求你全部的愛情，那以後會得到的，你就把保護你的權限給我吧，說一聲你願作我的妻子吧，維珍，我們不必再担心你父親頭腦中的奇怪想法了，過去他的奇思怪想差點把你的生命和幸福全毀掉呢。」

馬維珍用一種平靜的聲調回答道：「我覺得欠了你一份情，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知道我父親至今仍未完全清醒，也沒有認識到他爲我安排了多麼可怕的命運，至於我，我是對你感恩不盡，欠下了人情的。同時，我也不想造成你的不幸，如果我沒有愛硬嫁給你，結果只會如此。讓我們再等一等，等我更了解自己的意向再說吧，雖然你過去也曾向我提過這事，我現在承認，過去我一直沒有加以認眞考慮過，我一直也不了解自己到底愛不愛你，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眞的愛你。如果我們眞有幸運回到文明世界去，那有的是時間，你的慷慨大度能否也像你的勇敢那樣，給我一點考慮時間，讓我在作出最後答覆之前，等上幾天呢？」

馮漢心中有數，自恃馬松教授已許諾了他，馬維珍始終會嫁給他的，因而十分有禮而莊重地答應了馬維珍的要求。

馬維珍內心深處，因把她救出來的人竟是馮漢，深以爲憾，爲什麼不是那個英俊的年輕巨人呢？她一直看到那青年在追趕擄走她的人的，她直到現在還不知那青年是誰，根本不知道別人所說的十三號怪物就是他。

當人們提到十三號，她一直以爲那是一個她父親製造的兇惡醜陋的怪物，就跟她

最初在小島上森林中碰到的那個一模一樣，儘管一再說明有一個年輕英俊的男子在處處搭救他，馮漢和馬松對這講法都嗤之以鼻，不以爲然。

在她心目中，那青年的面容已深深地烙記着，無法忘懷，他不明白爲什麼那印象竟會如此深刻。那男子的容顏十分漂亮，不同尋常，這是無可否認的，但她也見過不少英俊的男子，但爲什麼這一個却如此深刻地印在心中？在他們最初碰見時，他們之間連話也沒講上一句，故此，並不是他說過什麼話使她難以忘懷。

那麼是爲了什麼？是在她躺在他粗壯的手臂上那一刻的回憶，是他望着他時那種使她心醉神迷的眼神嗎？是他面上表現出的溫柔，流露出的甜蜜嗎？

一想到自己的思念竟然完全是想着一個陌生人，這令她頓時臉紅耳赤，但她却甘心情願地希望，在心的深處祈求能再見到他。

她對自己感到生氣，她越是想忘掉那闖進她生命只有短暫片刻的年輕男子，但却越是思念他。她不明白爲什麼他會突然出現在那小島，後來却又突然神秘地消失掉，她越懷念他，就越無法接納馮漢的求婚。

馮漢這時已離開了他，到河邊散步去了。馬維珍站起來，向臥室走去，當她經過長屋裏的一群土著時，有一個人站起來，向她走過來，她嚇了一跳，那人輕輕地對她說：

「小心，馮漢不是好人，是個非常壞的人！」

「哦，阿勝伯！」馬維珍叫了起來，「爲什麼你這樣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要緊，你對我阿勝一貫很好，我阿勝不想看到你悲傷，馮漢是非常壞的人，就這麼一句了。」他說完，轉過身去，也不再說什麼，悄悄地走開了。

十二

且說馬維珍跳水逃脫之後，巴隆達和尼納卡發生了爭執，特別是在如何分財富這問題上，結果尼納卡一刀揷進巴隆達的脅部，將他一腳踢落水中。

巴隆達的隨從對於這行爲憤怒萬分，他們立卽爲被謀殺的主子報仇，尼納卡和他的水手迫得只好逃上岸去，竄進森林。

他們幾經辛苦才搶救出那大箱子，一直拖着它穿過密林，最後他們終算擺脫掉巴隆達的部下，向另一條河走去，希望沿着這條河走到海邊，將箱子裏的東西賣給專收買海盜贓物的商人。

但是，巴隆達的部下也不是善罷甘休的，在頭一天傍晚，尼納卡隊伍的尾部受到巴隆達部下的襲擊，這些巴隆達的人是越過河灘追蹤來的，結果尼納卡的一些手下人頭落地，成了長屋的裝飾品。

尼納卡嚇壞了，他知道拖着這大箱子，無論是戰或逃，都無法取得優勢，於是在一個黑夜，他悄悄把大箱子埋在一株大樹脚下，用砍刀在樹桿砍下些記號，以便將來安全再溜回來取出財寶。跟着他帶領他的人，偸了附近村落長屋的一條船，匆匆划船逃出海口去。

大家一定想知道蒲蘭的下落吧？李勝擊斃怪人回過頭來已不見了他，他是被巨猿抓走了？還是已被殺了？

蒲蘭當時面對三隻巨猿，心裏一點也不害怕，也不顧搏鬥會有什麼結果，按他的經歷看，還從沒有血肉之軀能敵得過他的，但在戰鬥中他明白一人同三隻巨猿撕打，不是那麼容易取勝，他雙手只能握住兩個敵人的咽喉，但第三個却可以攻擊他，他得兩手敵住六個拳頭，還得甩脫三口利牙。

當他意識到單純靠力不能取勝時，決定用智來取勝了。

蒲蘭認識到自身有被殺的危險，反而產生出一種自衞的主意來，前一陣他只是發狂地撕拚，現在却用一種新的辦法來攻擊那三隻巨猿。他首先像一隻雄獅一樣把身子一抖，從猿臂中掙脫開來，一手伸出掐住最近一隻巨猿的脖子，只一擰就將那猿人的頭擰得完全轉了個圈，脖子咔的一聲，頸骨折斷掉。

那被擰斷頸骨的巨猿發出一聲撕肝裂胆的尖叫，蒲蘭的敵人由三減成二了。他們還在繼續拚搏，邊打邊走，越走越遠，離開了空地，又闖進林子裏去了。蒲蘭揮動巨

拳，一左一右，將兩隻巨猿擊敗，但牠們以更瘋狂的反撲又向他衝過來，蒲蘭也受了傷，被咬傷的傷口流下不少血，失血使牠的力氣減弱了。但是，那兩隻巨猿也受了重傷，蒲蘭已經慢慢能駕御牠們，他們三個都越戰越弱，蒲蘭突然一失足，摔倒在地上，頭碰在一株樹根上，他失去了知覺，完全沒有辦法對付那兩隻兇殘的巨猿了。

巨猿已一躍而起，跳過來想消除掉牠們的死敵，突然響起了一聲槍聲，那是李勝一槍射殺十號，這槍聲是那麼響，野生的巨猿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可怕的聲音，聲音就在離牠們很近的地方傳來，使牠們心中充滿了恐懼，牠們一瞬間忘却了剛才的搏鬥，連忙跳着逃進森林，把蒲蘭不省人事地留在那兒。

如果李勝再走多幾步，他就會發現那躺地在上的人了，可惜他沒有走那幾步，就離開了空地，返囘長屋去。

當蒲蘭醒過來的時候，已是黃昏，他渾身酸疼，而且衰弱無力，頭疼得很厲害。他心裏想這準是要死了，一個傷得那麼重的人又怎麼能活轉過來呢？但他終於掙扎着站了起來，在小溪旁，首先用清冽的溪水解除口渴，然後洗滌傷口，在夜色降臨時，他躺在河坡的草地上睡了過去。

第二天他醒來時，感到精神恢復過來，傷口也不那麼痛了，他那完美強健的身體有很強的復甦力，堅強的精神早已起了效應，使他奇跡一般變了形，重又變成一個孔武有力的巨人了。

當他在林中覓食時，突然碰見了三號和十二號，那兩個怪人一見他就逃走，不過他的叫喚聲，使他們囘復了信心，囘轉來了。蒲蘭仔細看看他們，只見他們也渾身都是傷痕，他問清楚後，才知道他們也同他一樣，曾同巨猿搏鬥過。

十二號哀地喊叫：「甚至連野獸也厭惡我們，我們怎麼辦好呢？」

蒲蘭囘答道：「我告訴過你，別去惹那些野獸。」

十二號說：「但人類也一樣憎恨我們啊。」

三號建議道：「那麼我們自己過日子好了。」

十二號反駁道：「我們互相仇恨，在這世界上沒有我們生存的地方，沒有同伴，我們只不過是些沒有靈魂的東西罷了。」

「住口！」蒲蘭叫起來，「我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我是個人，在我心裏也有着一個任何人都會有的美好而純潔的靈魂。」

在他心目中，浮現出那飄着金色長髮的美麗臉孔。

但是那些沒有腦子的怪人不能明白，只是搖搖頭，又再去找東西吃，不再談下去

，把這話題完全忘掉了。

等他們三個人吃飽後，兩個怪人躺在地上想睡覺，蒲蘭又再成爲他們的首領，不讓他們睡，強迫他們一塊去尋找那個突然神秘失蹤掉的姑娘，他剛要從巨猿手中把她奪過來，却忽然不知去向了。

十二號和三號肯定野獸並沒有再次把她抓走，因爲他們看見牠們聽見槍聲逃進森林去了。

蒲蘭沒有聽見槍聲，是他暈倒後槍才響的，但他從十二號的形容描寫，確定那一定是槍聲，他相信那一定是那姑娘的朋友來救他，那麼她現在在他們保護下安全了。

但他並沒有放棄尋找她，因爲那槍聲也有可能是一個獵頭族土著發出的，他見過有些土著也擁有火槍。他首先關心的是那姑娘的安全，這正顯示出他俠義爲懷的性格，固然他渴望能看見她，他心中首先想到的是要爲她效力。

現在他深信自己走錯了方向，由於他並沒有在森林中生活的經驗，他選擇了一個新的方向，越來越往北走，離馬維珍現在居住的長屋越來越遠了。

儘管熱浪迫人，他還是催促着那兩個同伴繼續向前進，到後來他們全都累得走不動了，在天色暗下來時，來到河邊，用野果塡了肚子，就躺下來睡覺。

天已相當黑，蒲蘭突然聽見一種聲音，有什麼東西從河上游向他們迫近來。他躺在那兒悄悄地傾聽，聽出那是人耳語的聲音。他認出那是獵頭族土著講的語言，但他聽不懂他們講的是什麼。

這時，他看見有十來個獵頭族戰士，從月色中冒了出來，他們扛着一個巨大的箱子，來到離蒲蘭只有幾步距離的地方，把大箱子放下，開始用矛和砍刀在鬆軟的泥土上挖一個地洞，然後把大箱子放進洞裏，蓋上泥土和枯草落葉，把那挖過的地打掃一番，不讓人看出痕迹。挖出來的剩土，都扔進河裏去了。

當一切搞妥後，其中一個戰士在一株樹上砍了幾個刀痕，就匆匆在沉默中經過蒲蘭身邊，沿着大河順流而下了。

蒲蘭不明白他們在幹什麼，爲什麼把一個大箱子埋在地裏，他心裏充滿了疑惑，目送着那羣獵頭族戰士像鬼影般在河上消失掉。

馮漢在與馬維珍談話之後，散步到河邊，當他站在河岸邊，忽然看見一隻小艇從上游駛下來，他看出艇上有兩個土著，他們那種鬼鬼祟祟划近來的模樣，引起了他的疑心，他趕快躲在一艘大船的暗影裏，這大船正泊在他站立的河岸附近。

當這兩個土著駛近泊岸處，其中一個發出一種低聲的信號，立即從長屋裏走出一

個人來。

那從長屋走出來的人問道：「誰這麼晚來呢？你們要什麼？」

船上的一個人回答道：「我們剛接到消息說穆達王爺還活着，他今晚就睡在你們長屋裏，這可是眞的嗎？」

「是的，」岸上的人回答，「你們要找穆達王爺幹啥？」

小船上的人回答道：「我們是他隊伍的人，我們有消息告訴他，請你告訴他說，這重要消息我們一定要立即親口對他講。」

岸上的土著不再回答，跑回長屋去了。

馮漢心想，到底有什麼重要消息要告訴穆達呢？於是他呆在原處不動，隱蔽在船影後邊。

過了不久，那上了年紀的馬來土王走到河邊來，問船上的人是誰。當他們把名字報上，他才放下心來。

他們說：「尼納卡把帶着王爺財寶回王爺屬地去的巴隆達謀殺掉了，那些財寶是尼納卡謀害王爺後搶走的，但被巴隆達奪了回來，現在尼納卡謀殺了巴隆達之後，動身穿過森林走到河口去，巴隆達的伯父帶了幾個人正跟蹤他，他派我們順流而下設法找你，王爺，他求你帶很多人去，戰勝尼納卡，懲治他。」

穆達想了一會，然後說道：「趕快回去告訴巴隆達的伯父，就說我會盡快召集戰士，趕快懲治尼納卡。我在這兒還有另一份財寶，這是我一定不能失去的，我安排好了就會動身。當我懲治了尼納卡後，還要尼隆達的伯父跟我一起回來，協助我拿走這兒的財寶。還有，要記住告訴巴隆達的伯父，一刻也不要把目光從財寶那兒挪開，要緊緊盯着它！」

穆達說完後，匆匆跑回長屋去了。

小船上的人把船調轉頭來，再次向上游划去。馮漢沿着森林邊緣靠着河邊的小路奔跑，緊跟着那小艇，到了他認爲講話長屋也不會聽得見時，就喊停那小艇，那兩個土著大吃一驚把槳停住。

有一個問：「你是誰？要幹嗎？」

「我就是那大箱子的主人，」馮漢答道，「如果你們帶我趕在穆達前邊到巴隆達的伯父那兒去，你們每人會得到一枝良好的來福槍，是白人製造的，還有足夠你們用一年的彈藥。我只要你們帶我靠近追趕尼納卡的隊伍，那麼你們就可以放下我，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們幹過什麼，我也不會告訴任何人，你們說怎麼樣？」

那兩個土著低聲商量了一陣，最後把艇靠近河岸。

「你除了來福槍外另外給我們每個一條銅項鍊，好嗎？」

馮漢猶豫了一下，他深知這些土著的品性，如果太容易答應他們要求，他們會勒索更多。

「只給來福槍和彈藥，」他最後說，「除非你們保持沉默，不讓巴隆達的伯父或穆達王爺知道我在那兒的話，我就給你們每人加一條項鍊。」

小艇泊到岸邊。

「上艇來吧。」艇上的人說。

馮漢跨上了小艇，他身邊只帶了一枝自動手槍，却隻身深入獵頭族人國土的心臟地帶，要同穆達爭奪財寶，他的這兩個嚮導也是海盜式的野蠻的獵頭族戰士，他却想從這些人手中把那傳說中的財寶偷出來。

馮漢儘管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但不能不承認，他却是個胆大包天的男子漢！他隻身深入蠻域，是基於認爲可以用賄賂那些巴隆達伯父手下的土著，能在穆達趕到之前，宣稱這些財寶是歸他所有，若是這樣做不成，也要打聽清楚財寶收藏的準確地點，以便回去帶多些人馬來再爭奪。他深知這樣做十分冒險，但因爲財迷心竅，他也不把危險當作一囘事了。

那兩個獵頭族人划了將近三個小時船，一路上默不作聲，到後來才在那黑暗河流的岸邊靠岸，他們把小船拖上岸去，藏進矮樹叢下。跟着，他們就動身，沿着一條小徑，穿進茂密的森林裏去。他們走了好幾里路，繞過了追蹤的隊伍，到達離尼納卡停留的地點不到半里處，設法不讓巴隆達伯父的人發現他們。

就在這黑夜的死寂中，尼納卡和他的隊伍已從追蹤者的鼻尖下，悄悄地爬行，帶了那個大箱子，溜走了。

說來也是偶然極了，尼納卡他們走到河邊，剛巧就是馮漢和兩個土著蹲伏的地方，尼納卡他們停住脚步，把箱子埋在樹下。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所以，不只是蒲蘭看到了埋藏大箱子，馮漢當時也在附近呢。

當尼納卡逃掉，消失在河流那邊之後，蒲蘭躺在那兒，對剛才所見的怪事，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想，爲什麼那些人要在森林裏掘這麼一個洞，把他曾在馬松教授的實驗室裏常見到的一個箱子埋藏起來呢？他認爲應該把埋藏的地點記住，有朝一日遇見那老人，他就可以把馬松教授帶去把箱子起出來。

他就那樣半睡半醒地躺在那兒，在瞌睡中他突然被附近叢林的一種鬼鬼祟祟的沙

沙聲吸引住，令他大吃一驚的是，竟看到馮漢從樹叢中爬出來，走進月色下，過了一陣，兩個獵頭族人也跟着走出來了。

那三個人站在月光下，低聲交談着，反覆指着埋藏大箱子的地點。

蒲蘭對他們談些什麼，一點也聽不懂，但他認爲顯而易見是馮漢在催促那兩個獵頭族人去做什麼，但那兩人却支支吾吾。

突然，馮漢也沒有發出警告，就拔槍發難，一轉身就開槍，一槍一個撤倒了那兩個土著。兩個人倒了下來，硝烟的氣息慢慢傳到蒲蘭的鼻子，那白種人已轉身逃進森林裏不見了。

馮漢是有他的打算的，他發現說服不了那兩個土著，因此採取了另一手段，以使大箱子埋藏的地點成爲一個秘密，不讓穆達和巴隆達的伯父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一個講道義的人，所以拔槍偷襲，將那兩個土著槍殺掉。

現在，馮漢最主要的興趣，已不再是大箱子埋藏的地點，而是如何避逃獵頭族人的報復，回到長屋去，而且必須在人們還未發現他突然溜走之前，再次在長屋露面。

到了長屋，他就可能組織起一班土著，出發進森林去，等穆達和巴隆達的伯父都放棄追蹤大箱子蹤迹之後，把箱子掘出來，據爲己有。他認爲自己這次從長屋溜出來，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因爲知道他離開長屋只有兩個人，而這兩個人早已成了槍底亡魂，倒在埋藏財寶的地方了。

十四

且說穆達聽到那兩個土著帶來的消息後，趕快回到長屋，把那土著部族的族長叫醒，說明必須立卽準備兩船人出發。穆達王爺是個土皇帝，他經常帶着他那群土匪般的獵頭戰士，來往於河流上下，如果他要求什麼，不能加以滿足，就會對這村落進行報復。

故此當穆達向族長提出要求，族長內心雖然對他又恨又怕，但却不敢加以拒絕，只是一味拖延，穆達於是威脅說如果不滿足他要求，就將全村人殺光，將長屋夷爲平地。

穆達王爺這時心急如焚，他同那兩個土著在河邊一談完話，就急於奪回那箱子財寶，同時，他也要懲辦尼納卡，一想到自己落水時的狼狽相，他就咬牙切齒，心裏想着要將這叛徒千刀萬剮方能洩恨，這使他心靈充滿了野蠻的狂喜。

現在，要是他能再次把那姑娘抱到手就好了！爲什麼不可能呢？那長屋裏只有一個生病的老人、一個中國老頭和馮漢會阻止他的，說不定應覷準機會，等他們睡着時

下手，準能成功。

於是，他將這突然在邪惡的心頭冒起的惡念，告訴了那族長，他說：「只要三個手執砍刀的人，就可以輕而易舉結果掉那老人、他的助手和那個中國人，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那妞兒弄到手，帶着她走了。」

族長聽了這話，大吃一驚，他對這個主意表示反對，拒絕參與這種謀殺活動，他知道謀殺一隊白種人，會有什麼後果，他不想闖禍，使自己和部族受到白種人的報復，白種人會爲白種人流的每一滴血，用軍艦大炮進行可怕的掃蕩的。

穆達土王被迫妥協，只好滿足族長，答應協助綁架那姑娘，他說服族長，令族長相信那姑娘原是屬於他所有的，只是被那老人和馮漢從他那兒偸走掉，所以奪回來是合情合理的。

馬維珍當晚與三個獵頭族婦女睡在一個房間裏，族長派了兩個戰士，去執行綁架任務。這兩個男人在黑暗中像貓一樣爬進房間去，走到其中一個熟睡的女人身邊，小心翼翼地把她叫醒。

其中一個說：「那白人姑娘在哪兒？穆達王爺派我們來抓她。告訴她，她的父親病得很沉重，要立卽見她，記住別提到穆達王爺的名字，否則她不肯出來的。」

悄悄細語聲吵醒了馬維珍，她躺在那兒感到奇怪，爲什麼三更半夜還有人在談話呢？她傾聽了一下，發現其中一個談話的人是男的，這使她感到驚訝，她記得睡時這屋裏是沒有男人的。

這時，她聽到有人向她走過來，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叫她，但她聽不懂土話，弄不清那女人要跟她講些什麼。雖說這幾天來，她被迫同土著一起生活，支離破碎地聽懂了幾個土語的詞，但要聽出一句話的意思，是根本不可能的。「爸爸」、「病」、「來」這麼幾個簡單的詞，她終於聽出來了，反覆聽了幾遍，大致也猜出了個意思。

一想到這幾個詞可能是說她的父親病重，要她去見他，她就不再猶豫，立卽跳起來，跟隨那女人走出屋子去。

她根本不知道在門外埋伏着兩個獵頭族戰士，一步跨出門口，就立卽被那兩個男人從兩邊撲過來，十分粗野地將她抓住。他們一人一邊，一個抓住她的右手，捂住了她的嘴，不讓她叫喊，另一個抓住她左臂，一手摟住她的腰，她連掙扎的份兒也沒有，就被他們拉扯到長廊的盡頭，走下了木梯。一會兒後，她已被載上了一艘船，立卽駛進河裏了。

馬維珍自從被人從猿人那兒救出來後，她一直以爲是馮漢救她的，到長屋以來，穆達王爺一直躲起來，避免碰見她，穆達知道若是被她看見，一定會認出他就是那個從「伊沙卡」號把她擄走的人。

馬維珍被那兩條壯漢拋下船，突然聽見她所憎恨的人的講話聲，她吃驚得呆住了。她發現那個淫邪的馬來土王就坐在自己身邊，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竟又再次落進他的魔掌之中，她知道這次是不可能再像以往那麼輕易逃脫，不可能會被饒過的了，她垂下頭來，感到絕望。

在飛快駛走的小船上，馬維珍把憤怒埋在心頭，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完全無能爲力，感到悲慘極了。

迎面而來是一隻小船，船上有一個人影，但小船在黑暗中有兩艘戰船擦身而過，喊叫它停住，但是小船沒有理會，一下子就消失在黑暗中。

穆達帶着他的人馬，就在馮漢和兩個土著上岸的地方，泊了岸，立卽經小路走進森林去，他們很快就找到了那兩個土著口信中所提的地點，巴隆達的伯父帶了一群人正在那兒搜索。原來他們被不久前那兩聲槍聲嚇了一跳，正在四處搜索，找尋槍響的原因。他們害怕穆達的增援未到而碰上了尼納卡的人，感到憂心忡忡，這時他們剛發

現那兩個派出作信差的戰士的屍體，正在驚奇不已呢。

他們把那兩個屍體翻過來檢查，發現其中一個已經死掉，另一個雖然還有口氣，但已快要斷氣了。他只來得及講出被長屋那個白人漢子出賣，却來不及講出他倒下的地點就是埋藏大箱子的所在，就已斷了氣，倒在同伴的屍首旁了。

蒲蘭一直在觀察着這一切奇怪的演變，最初他差點想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追縱馮漢，但他最後決定還是留下來，等天亮再說。他也想知道爲什麼人們把箱子埋在樹下，而圍繞着這箱子發生這一切戲劇性的事件，馮漢和尼納卡都匆匆逃走，這使他相信一定還有好戲在後頭的。

三號和十二號還在睡覺，甚至馮漢那兩響槍聲也沒有把他們驚醒。在馮漢走後，蒲蘭也在那兒打了一陣瞌睡，但很快就被巴隆達的伯父一行人到來驚醒了。現在他睜大雙眼，驚覺地躺在那兒，看見又來了第二隊人馬，爲首的是穆達王爺。

蒲蘭對這兩伙人並不眞正感到興趣，等着看他們要幹什麼，但突然他看見兩個獵頭族戰士押着一個姑娘，他認出她就是馬維珍，他的心不覺撲通撲通地跳起來。他也認出了土王那邪惡的容貌，立即記起正是他在「伊沙卡」號上把馬維珍綁架走的。

他像一頭豹一樣，小心翼翼地將四肢伏在地上，每一根神經和每一塊肌肉，都像繃緊了似的，興奮得要隨時躍躍欲動。他看到前邊有一百五十個野蠻的獵頭族戰士，全都拿着矛和刀，而他唯一的支持者，就只有後邊熟睡的那兩個沒有腦袋的生物了，可是他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也要將視爲神聖形象的姑娘救出來，她在那勇敢而單純的心中，已成了供奉在神廟中的女神呢。

他的手抓緊了長鞭，前臂的肌肉賁突起來，他深信這次他是去迎接死亡，因爲儘管他十分強大，但面對着一大群土匪隊伍，是沒有辦法以一敵百的，他們會輕易就將他砍死，可是他找不到別的路走了，總不能袖手旁觀地坐在那兒，眼睜睜地看着那姑娘走向末日的，他辦不到。

他用手肘輕輕地推了推十二號。

「別出聲！」他低聲說，「快跟我來！那姑娘在這兒，我們必須救她，殺死所有男人！」

他也同樣喚醒了毛髮蓬鬆的嚇人的三號。

那兩個怪人醒了過來，翻身爬起，但沒有發出一點兒聲音。當時那群土著正在圍着馮漢槍殺的兩個人，議論紛紛，根本沒有注意到背後的樹叢裏匍伏着三個敵人。

蒲蘭一聲不響站起身來，十二號和三號緊跟着蒲蘭。三個巨人在濃密的樹影中，

慢慢爬向獵頭族人的隊伍後邊。

那兩個押着馬維珍的戰士也放開了她，走到前邊去觀看屍體，馬維珍一個人留在人群後邊了。

馬維珍心頭突然升起了一股逃生的希望，她看出現在從她到森林之間並沒有獵頭族人，雖然森林裏充滿了未知的危險，在黑暗中會有可怕的野獸，但不管怎樣，大不了是一死，也比落進那馬來土王的魔掌中遭受淫辱強。

她轉過身，正要跨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突然看見在黑暗中悄悄走出三個人來，她的心一下子又跳進深淵裏去了。

那三個人肯定也是穆達土王的人，因爲他們也拿着砍刀作武器，腰間也裏着獵頭族的戰袍，她斷定那必然是詭詐的土王派來斷後的戰士。她逃走的計劃被粉碎了。

可是那三個人的個頭是多麼巨大啊，她從來沒有見過土著中有人這樣高大魁偉的。現在他們已靜靜地走近她，走在前邊的一個跨上一步，要和她講話，她嚇得往後退縮。

她聽見那人悄悄用英語對她說，這使她十分驚訝。

「別出聲，快跟我來，他們現在沒有往這邊看，快過來！」

她覺得這講話的聲音很熟，但却想不起是誰，她心裏在覺得，這是屬於她夢中的那個陌生青年的。

他伸出手，一把拉住她的手，一起靜靜地向森林走去，那兩個追隨他的也跟着退出去。

他們才僅僅走了半路，一個守衞的獵頭族人就發現她不見了，他大叫一聲，向伙伴發出警報，跟着，敏銳的眼睛已看到了那四個人的活動。這時，那四個人已拔腿狂奔，向森林跑去。

獵頭族人大叫起來，紛紛追過來。

蒲蘭一手挾起馬維珍，帶着三號和十二號向前衝去，一陣毒箭向他們吹射過來，灑落在他們四周。穆達王爺立卽下命令不准吹射毒箭，怕連那姑娘也射死。

他們四個衝向森林的同時，背後追來了一批憤怒嗥叫着的獵頭族人，其中一個已追及三號，但立卽就倒地死亡，因爲三號如鋼爪似的手指，一掐就擰斷了他的脖子。

一把砍刀已砍到十二號的頭上來，但被十二號拿着的砍刀一揮，把它震得飛到幾丈遠的地方才落下，十二號已經掌握了使用砍刀作武器戰鬥的技巧了。他反手一刀，將衝過來的獵頭族戰士從頭預直砍下去，把腦殼砍成兩半，一直砍到胸口，連胸骨也

砍成兩半。

他們邊戰邊逃，一直退進籐蔓糾結的黑暗森林去。兩個怪人心中的怒火被點燃起來了，他們這樣邊跑邊打，惹得怒氣沸騰；蒲蘭走在前邊，使姑娘得到更大的安全。

天不時在葉縫中透進一片月光，使馬維珍能在黑暗中看到這場爭奪她的戰鬥。有一次當三號打死了一個追上來的敵人，回頭又跟上來時，她看到了他那像鬼一樣可怕的面孔，過了一會，她又看到了十二號醜惡的面貌，她嚇得心胆俱裂了。

難道她才逃出了馬來土王的魔掌，又落進這群她父親製造出來的沒有心肝、沒有靈魂的怪手中了？她抬起頭，望望那抱着她飛跑的男人，想看清他的樣子，可是在黑暗中，她還沒有機會看到這人的面孔，在見到了十二號和三號之後，她不禁哆嗦地認爲，那救她的也是一個合成怪人。

會不會自己落進了被說成是最危險又最可怖的十三號的手中呢？她一直來都任由那抱着她逃走的男子用手臂摟着他，並不覺得害怕，反而有一種安全感，但現在想到可能是被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抱着，她渾身就起鷄皮疙瘩。那大漢現在將她抱得更緊，鬆出右手，因爲敵人對十二號和三號迫得越來越緊，雖然月光常常露面，但她却不可能看到他的面孔。

她被蒲蘭一把抛起，背在背上，這樣她只能看到背後那兩個邊打邊走的怪人，無法看到背着她逃走的男子的面孔了。她對自己的命運不禁悲哀，就算這三個人能成功地把她從獵頭族人那兒搶走，那她也得面對不可知的噩運，而如果獵頭族人再次把她捉回去，她又必遭已兩次落進他魔掌的馬來土王淫辱。

這時，獵頭族人已追得更近了，突然，馬維珍看到，就在她眼前，一支長矛刺進了三號的心胸，三號痛得嗥叫着，用手抓住那穿過胸口的矛頭，發狂地歪扭着他那畸形的身軀，向前跌跌撞撞地跑了十來步，然後倒地不起。兩個獵頭族戰士已一躍而上，撲到他身上，揮動砍刀，再一會，馬維珍已看到三號那醜陋的頭，已被砍下，高高地被跳着叫着的野蠻人擧在手中，揮來舞去了。

那背着她的人這時被迫回過身來，擊退那群追擊十二號的敵人。那威力無窮的長鞭呼呼作響，辟辟拍拍地抽向那群獵頭戰士。長鞭在蒲蘭那被太陽晒成古銅色的皮膚下肌肉鼓起的大力神一樣的手上使用時，的確是一件很可怕的武器，很多敵人被這無情的長鞭擊倒。

馬維珍看得出背着她的人，並不是個身體畸形的怪物，而是肌肉十分豐滿有力，但她不敢設想他的面孔會是怎麼一個樣子。

那兩個人打了多久，馬維珍像失去了判斷力，猜不透有多久時間，她只聽見長鞭抽響，敵人叫痛，她不知道這邊打邊走的結局會如何，反正她知道的只有一點，不論哪一方得勝，她也只不過是一個戰利品罷了。

現在跑過的地方變得更開闊，也更崎嶇了。這場戰鬥似乎已從森林一直打到了山區，前邊是一個山地，森林已變得不那麼稠密，而路却更難走，都是岩石，他們剛走進一道峽谷，十二號中了刀，在幾柄揮舞的砍刀下倒了下來。

獵頭族戰士又掀起了一陣歡呼，馬維珍又看見他們砍下了十二號的頭，高高舉起，這血淋淋的場面，實在目不忍睹，雖然怪人十分醜陋，但獵頭族人那種血腥的野蠻的行徑，實在使她毛骨悚然。她不知道背着她的那人還能堅持多久，不過她相信用不了多久，也會成爲獵頭族人的刀下亡魂的。也許，會當着她的面，把背着她的人砍成碎塊，這將是獵頭族人的高潮的壓軸戲吧？

由於獵頭族戰士顧着砍殺十二號，爭奪他的頭，這使蒲蘭稍爲贏得了一點時間，搶前了五十碼。

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了一道陡峭的岩壁，前邊已無去路。這陡壁只有一隻豹才能躍得上去。往右，是一個斜坡，有一條很窄的小路，可以通上峽谷的一邊，蒲蘭也不考慮那麼多，立即從這小路跑上去，這小道沿着峭壁，十分危險，經過一段窄道，他終於走上了峽谷的頂端。

在這地方，他回轉身來，等待追上來的敵人。這地點的確險要，可以一夫當關，一個人可以擋住一支軍隊的。蒲蘭立即就看出這地利，他將那姑娘放落地面，把她安置在岩壁後，然後迎擊那群沿着窄道追上來的敵人。

在他脚邊有着一大堆岩石，都是從岩壁碎落下來的，他立即想到，可以利用這些岩石來投擲敵人，必然會像飛彈一樣。有一些岩石十分巨大，重達二三十磅，有些更重達五十磅。蒲蘭舉起一塊巨石，用力舉到頭上，然後擲向那群攀登上來的敵人。

這轟擊來得那麼突然，一下子就將十多個獵頭族戰士打得跌下山去，跌得頭破血流，斷手斷脚。

一個接一個飛彈從天而降，把慘叫着的敵人打得暈頭轉向。

獵頭族人經不起飛彈的轟擊，紛紛逃下峽谷去，從峽谷退到彈雨之外。一種迷信的恐懼使他們驚呆住了，誰能想得到這麼重的大石會從上面飛下來呢？有人低聲說，這可能是那可怖的蒲蘭幹的怪事，是想把人引進山裏去，然後召來所有妖魔鬼怪，把他們毀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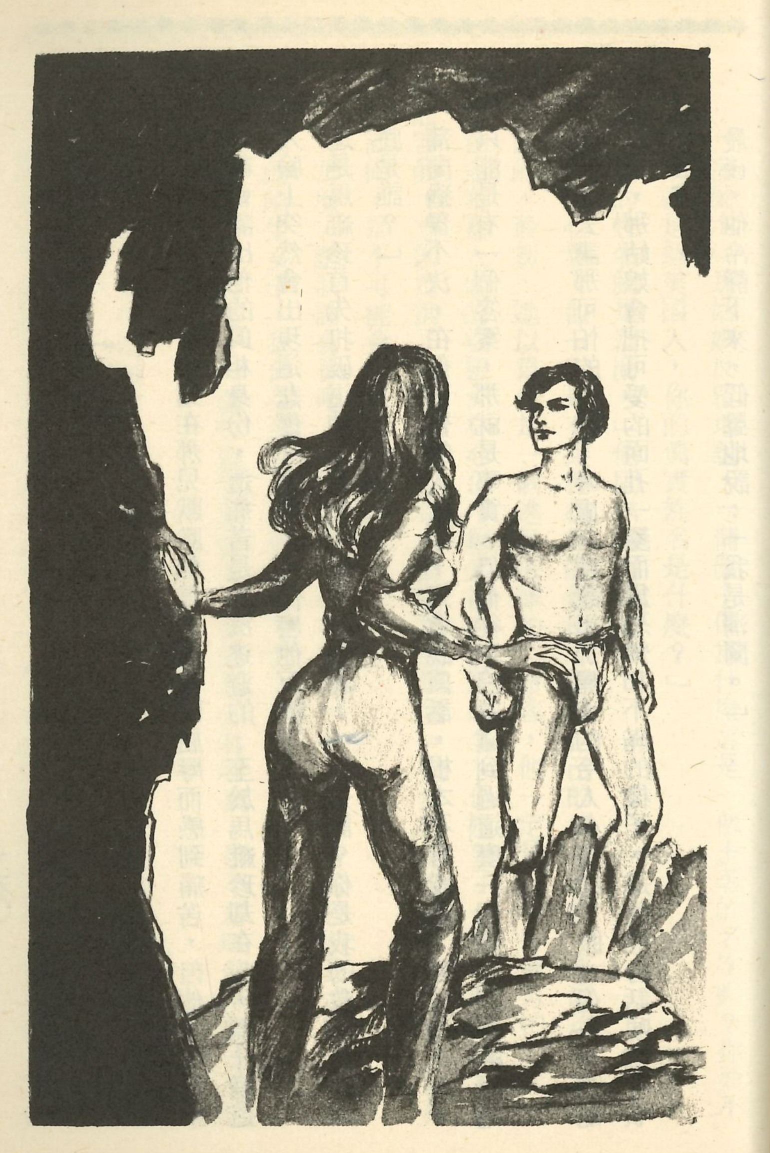
有一陣子，蒲蘭站在那兒，望着那群奔逃退却的獵頭族人，嘴邊露出一絲笑意。

這時，赤道的黎明突然到來，他回過頭去面對那留在岩石後的姑娘。

當馬維珍看見黎明的陽光照亮了那年輕巨人英俊的面孔，她不禁快樂地輕叫了一聲，整個人緊張的情緒全部放鬆下來，因爲她生怕看到的是一副她父親製造的醜惡面孔，現在知道是誰，她感到快慰極了。

她熱情地快嘴快舌地說：「感謝上帝！感謝上帝！原來你是一個人，我還以爲我是落在那沒有靈魂的邪惡的怪物十三號的魔爪裏了呢。」

蒲蘭臉上的微笑立刻消失掉，在他那俊美的臉上顯出了一種痛苦的、無助的和悲哀的表情。馬維珍看出了這種變化，她百思不得其解，但她又怎麼會想得到這創傷是她的話造成的呢？



十五

有好一陣，他們兩個站在那兒默默無言，蒲蘭因屈辱而感到痛苦，但他知道遲早那姑娘都會認出他的眞相身份，這痛苦是無法逃避的；至於馬維珍却在想，爲什麼這年輕人臉上突然會出現這悲傷的表情，爲什麼他沉默不言？

還是馬維珍首先打破這使人難受的沉默，她說：「你是誰？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到底是誰？」

蒲蘭猶豫不決，在他短暫的人生中，只會說眞話，根本不會說謊，對於他來說，問題只能是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事實，但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啊。

他設法去講那可怕的事相，考慮怎樣說出那痛苦的令人心酸的字眼，但一想到聽了他的話，那姑娘會把可愛的面孔一變而爲恐怖和不滿的樣子，這使他的話哽塞在喉，說不出來了。

最後，他冷靜下來，低聲地說：「我是蒲蘭。」

「蒲蘭！」那姑娘反覆地說，「蒲蘭！但爲什麼這是一個土著的名字呢？你要不是英國人就是個美國人，你的眞實姓名是什麼？」

「我的姓名就是蒲蘭，」他固執地堅持道。

馬維珍心想，他一定是有某種很好的理由才隱蔽自己的眞名實姓，不願透露自己的身份的。最初，她以爲他是一個逃脫法律的亡命客，他一定是犯了什麼可怕的罪，才會在這荒蕪人烟的婆羅洲林莽仍不願暴露自己的姓名。但她望了一眼他那坦誠而高貴的容顏，立即打消了心頭認爲他是一個壞蛋的疑慮。她女性的直覺令她覺得他性格那麼高尚，是不可能會幹任何壞事的。

「那麼，讓我謝謝你吧，蒲蘭先生，」她說，「你能不辭勞苦救助我這麼一個孤單無助的陌生女子，我眞不知道怎樣感激你才好。」

他微笑了，說道：「就叫我蒲蘭好了，在這蠻方林莽裏，用不着叫什麼先生小姐那一套的，維珍。」

那姑娘聽了他叫她維珍，頓時臉紅起來，她完全沒料到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她問。

蒲蘭看出，他若是越解釋就會越陷越深，正是才擺脫了一個窘境，又碰上了新的

難題。所以，他決定爲了避免在未來再被問上這種難堪的話題，還是把話直說的好。

他說：「我一直就住在島上，就在你父親的營地附近，我很熟悉你的，當然，只是見過你，過去並沒同你與談過。」

馬維珍問道：「你在那兒住了多久了？我們還以爲那島是沒有人居住的呢。」

「我一生都住在那兒。」蒲蘭答的可是實話呢！

「那就奇怪了，」她覺得有趣，「我沒法明白，爲什麼那些怪物肯追隨你，還服從你的命令呢？」

蒲蘭摸了摸掛在腰邊的長鞭，說道：「馮漢敎他們服從這東西。」

「他用那鞭子抽他們嗎？」馬維珍驚恐地叫起來。

「這是唯一的辦法嘛，」蒲蘭道，「他們差不多是沒有腦子的，他們什麼也不明白，因爲他們無法理解道理。」

馬維珍打了個寒顫。她問道：「現在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呢？」

「他們全都死了，可憐的東西，」他悲哀地回答，「他們是些可憐的怪物，雖然面目可憎，但却可憐，他們沒有人愛，也沒有愛過人，但他們却爲了把他們造成這般可怕的生物的那個人的女兒，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姑娘叫起來。

「我是說，他們爲了找尋你，與你的敵人戰鬥，結果全都犧牲了。他們是沒有靈魂的生物，不過他們也熱愛他們卑微的生命的，爲了你，他們都勇敢地死掉了。維珍，要知道，正是你的父親造成他們的悲劇處境的，你欠了他們情呢。」

姑娘喃喃地說：「可憐的東西，不過他們死比生好，因爲沒有腦子和靈魂，他們一生也不會得到幸福的。我父親對他們犯了不可原諒的大錯，但他並不是有意的，他當時是神智不清，以爲自己科學上有了奇妙的發明，竟然走火入魔，如果說他對不起他們，那他連自己的女兒也差點害死掉呢。」

「我不明白你這話了，」蒲蘭說。

馬維珍嘆了口氣道：「你所有不知，我父親打算將我嫁給他的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就是那個他叫十三號的。唉，這麼可怕的事，連想起來也叫人心驚胆跳呢。不過，現在他們全都死了，萬事大吉，不必再担憂了。」

「爲什麼你這樣恨他們呢？」蒲蘭問，「是因爲他們醜惡難看？還是由於他們是沒有靈魂呢？」

「兩者都有吧，不論是那一樣事實，都已令他們使人憎惡了，」那姑娘回答，「

不過，沒有靈魂這一點使他們變得完全不可能同人類相處，一個人肉體上殘缺不全，尙可以令人不在意，但假若他是道德敗壞的，那就一定得到他同人類的交際完全斷絕了。」

「你認爲你可以看得出他們沒有靈魂嗎？肉體殘缺是可以看得出的，難道缺少了靈魂也會在外表上可以看出來嗎？」蒲蘭問。

「我肯定能看得出，」馬維珍道，「我一看見沒有靈魂的生物就準能識別出來的。」

儘管蒲蘭心裏十分悲苦，但他也忍不住露出一絲笑意，很顯明，如果不是根本無法看透靈魂，那麼他就該是個有靈魂的人了。

「你怎樣去認出一個人是否有靈魂？」他問。

那姑娘迅速地望了他一眼，說道：「你這是跟我開玩笑吧。」

「不，完全不是，」他答道，「我只是好奇想知道靈魂是怎樣表現出來罷了，我曾見過人殺人，就像野獸一樣兇狠地自相殘殺；我也看過人對待他權力範圍下的人十分殘酷，但他們都是有靈魂的人；我還曾看到過十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爲了去救一個姑娘，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而那姑娘的父親却是個人，一個有靈魂的人，他們全都相信他曾錯待他們，很對不起他們。那麼我又怎麼能知道人有靈魂，是否會閃耀出不朽的火花？我又怎麼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靈魂呢？」

馬維珍微笑起來。

「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靈魂嗎？我告訴你吧，你很勇敢，你很珍惜榮譽，你很講道義，那已足夠使人深信你是有靈魂的，而且你的外表不同樣表現出你的內在嗎？你正是人類中最高尙的一類人。」

「維珍，我希望你永遠也不要改變你對我的看法。」蒲蘭說。

他知道，在她未來得知眞相時，一定會大爲震驚，而他面臨的，却是無盡的悲哀，一旦他們返回她父親那兒，那姑娘就一定會知道他的眞面目了。

他不親口說明，那她尙能原諒他的，但當她知道他也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後，他的一生將是十分悲苦可憐，就跟那十二個已死去的同類是一樣，他將會羡慕他們能早早死掉，不必去担負這痛苦的重荷。不過，目前她還不知道眞相，他還可以跟他待在一起。

他考慮到即將來臨的未來，突然想到，如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馬松教授或馮漢，那這姑娘就根本不必知道他是不是人類了，這念頭一滋生出來，就以極大的誘惑，使

他想把馬維珍帶進森林去，永遠不讓人看見她。爲什麼不可以呢？難道他不是在別的人都救不了她時曾救了她嗎？說公道話，她不該屬於他嗎？

難道他對馬松或馮漢有什麼義務要盡？他沒有欠教授什麼的，他不是早已救過他的命嗎？而且他曾三次救維珍。他會對她非常好的，他在她身邊，能使她更加幸福，而且比起那些人能強上千倍地保護她。

他沉默無言地望着那初升的太陽，視綫越過下邊的林莽，整個人都想呆了。而馬維珍像着了迷一般，望着他那堅強而尊貴的面孔，心中感到無限的仰慕，他的體魄是那麼完美，世界上難道有比他更美好的男子嗎？

假如馬維珍能猜出他內心現在在想些什麼，將會引起怎麼樣的情緒呢？

最後還是她打破這令人窘擾的沉默，問道：「你能找出路回到我父親現在住着的長屋去嗎？」

蒲蘭被這麼一問，嚇了一跳，他抬起頭來，心中不禁感到悲感，他是必須面對這事的，不過他沒想到這麼快就得面對現實。若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訴她將會怎樣？他以爲她會答應的，可能不會反對他的計劃。

他問道：「你真的這麼急着回去嗎？」

「當然焦急啦，可爲什麼你這樣問我呢？我想回去啊，」她回答道，「我父親一日不知道我安全無恙，他是不會安心的，他已焦慮得半瘋半癲了。可是，你問這個問題，問得眞奇怪啊！」

她仍然沒有懷疑到他的動機。

他繼續問道：「假如我們找不到路到那長屋去呢？」

「噢，別這麼說，太可怕了！」那姑娘叫起來，「那將是多麼恐怖的事啊，在這個可怕的森林裏，我會嚇死的，我會悲傷和孤寂得要死的，你肯定能找到通往那條河流的路，從你把我從那些獵頭族人手裏救出來的地方，只穿過一段不遠的路就可以到達泊岸的地點了。」

姑娘這番話，令蒲蘭滿懷希望蒙上了霧靄，他意識到，如果她按照他設計的那樣去去安排他們的生活，她會過得不幸福的。

他不再出聲了，在他心胸中展開了一場他有生以來最激烈的矛盾，這是一場人性的掙扎，到底什麼是一個人的眞實性格呢？是自私的還是高尙的？

一想到將永遠失去她，他就痛苦得發狂，把她送回她父親和馮漢手中，那就意味着她一去不復返了，那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會立即指出他並不是人類。

他更感到痛苦的是，不只會永遠失去她，還一定會備受她責罵的痛苦，這是無法忍受的。

就在他心靈正緊張搏鬥的當兒，他在正確與錯誤之間飄來蕩去，一個令他灼心的問題又悄悄地爬進他的心裏，那就是他生命的問題：他到底有沒有靈魂？

他知道，決定馬維珍何去何從的命運，正有賴於這一問題的答案，他完全不自覺地得出一個結論，他必須做一個好人，一個正直的人，這看不見摸不着的意識，指導着他的一切言行。他理解到，惡行只會是一個卑微和毫無價值的靈魂才會做出來的行爲。甚至可以說，只有沒有靈魂的人才會爲惡。

他明白，她將憎恨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這是他得出的唯一結論。他渴望得到她的敬重，這使他作出了最後的決斷，這決斷正是他與生俱來的眞正俠義的品性，他希望馬維珍幸福，至於他自己要付出多少代價也在所不惜。

當他沉默地站在那兒思想的時候，馬維珍一直仔細地觀察着他。她不知道在那鎮定自若的面孔後邊正進行着無情的搏鬥，但她理解到他正在考慮着一個關係到她命運的大問題。

最後，她忍不住問了聲：「怎樣了？」

「我們首先得吃飽肚子，」他用一種實事求是的語調回答，就像毫不在乎將他一生幸福拋棄似的，他向她低下頭來，「然後，我們就出發去找你的父親吧。維珍，如果能找得到他，我一定會把你交還給他的。」

「我知道你會的，」她只簡單地說了那麼一句，「不過，我不知道我和我父親該怎樣報答你才好了，你知道嗎？」

「知道的。」蒲蘭說。

他眼中突然閃過一團火辣辣的光芒，這使馬維珍不敢追問下去，她是多麼想知道他會怎樣解釋這問題，要求她怎樣報答他。

她看到了他的目光，事實上她不知道該生氣、該害怕，還是該感激了，她已在那目光中看到了眞情。她知道這陌生的年輕人關心她，比她想像的還要多得多呢。

蒲蘭若無其事地叫她跟着他去找尋食物，這才避免了突然降臨到他們身上的那種尷尬之情。他們坐在一棵倒下的樹桿上，吃着他收集來的果實。

他們在談話時，兩人的目光往往會碰到一起，但姑娘一看到那蒲蘭眼中那種毫不掩飾的崇拜愛慕的神色，立即就把目光避開。

在過去，也有很多人用讚美的目光來看馬維珍，因爲她實在長得太美了，但是她

從來也沒有發覺過有人用這麼純潔、勇敢和老實的目光來看她的。在這人的目光中，絕沒有一點兒邪惡和色情，絕沒有一點兒貪婪和詭詐，正因此，她更不敢面對它們了。

她心裏在想：「他的目光是那麼清潔純正，這雙眼裏顯示出一個多麼美好的靈魂啊！當他在我身體，我感到自己生命和名譽，有着安全的保證，這是一種令人舒暢的安全感吧？」

而蒲蘭在想：「假如我眞的有一個靈魂該多好呢，我將可以常常伴在她身旁，常常保護她，令她幸福。」

當他們兩人吃飽後，又再動身出發去尋找大河了。由於無知，他們反而產生了盲目的自信心，他們穿過糾結的籐蔓，到處找尋小溪，相信小溪一定流進大河，沿着小溪定然可以去河邊，那就能找到她父親住着的長屋了。

他們一直向前走，在路上，蒲蘭經常抱着她躍過難行的石壁，越過乾枯的溪澗，到了正午，他們仍看不見大河的行影。他們兩個對森林都是缺乏眞正知識的，根本分辨不出該向什麼方向走。

到了黃昏，馬維珍深信他們在林莽中迷路了。蒲蘭也沒有不懂裝懂，自以爲懂路，他也只是安慰說最終一定能走到河邊的。馬維珍並不知道他內心是希望這迷路永遠持續下去，不過他確實是盡了最大努力去找通往大河的路的。

最後，夜色來臨，馬維珍這時嚇壞了，但她盡力掩飾，不讓蒲蘭看出她心裏的驚惶。她知道，他們迷路並不是他的過錯。

叢林裏夜間傳來各種各樣的怪聲，這使她胆顫心驚，跟着下起一陣冷雨，這時她的苦杯是注滿了。

蒲蘭搭了一個很粗陋的掩體，讓她躲進去，使她可以躺在那用樹葉架起的避雨棚架下，他脫下自己身上唯一的着物，也就是從獵頭族戰士身上剝下來的戰袍，披在她身上。

馬維珍好幾個鐘頭仍緊張得合不上眼睛，雖然她的身體已經疲勞不堪，但她神經却十分緊張，久久不能入睡。有好多次她覺得蒲蘭已把她拋棄在這森林裏，剩下她孤單一個，但當她一叫他的名字，他立即就在樹葉棚子附近回答她。

她想，他一定是在附近也搭了個棚子，但一想到他可能睡着，她又害怕得要死。

她也知道蒲蘭同樣需要休息，甚至比她更疲倦，所以她不敢再叫醒他。

其實，她根本不知道，蒲蘭整夜都站在附近，守衞着他所愛的女人，他自己赤身

露體任由冷雨寒風吹打，以防有蠻人或野獸從黑暗中爬出來，他一夜也不敢睡，怕睡着了她會被蠻人或野獸傷害。

第二天他們又再出發，夜裏又這樣過夜，這樣一晚又一晚，都跟第一晚一樣，現在蒲蘭要抵擋住睡眠，已經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了。馬維珍看見他沉重的眼皮和焦悴的面，只看出部份的眞相。

她雖然設法強迫他作必要的休息，但却沒有猜出他已經四日四夜沒有睡過一覺呢。

最後，大自然無情地把最可怕的恐怖現實擺在她的面前了。儘管蒲蘭身軀健壯雄偉，他也畢竟只是個人，不是鐵打鋼鑄的，在寒冷和潮濕的夜裏，他熬盡了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終於倒了下來，由於長期沒有睡覺和缺乏食物，使他的身體衰弱了。在最近的兩天裏，他只能找到很少一點果實，但他把這一體食物也讓給姑娘吃，只告訴她在他爲她收集果實時已經先吃飽了。

在第五個早晨，當馬維珍醒來時，發現蒲蘭倒在她樹葉棚子外的濕地上，赤裸着身體，翻來滾去，發着高燒。

她看見他那有力的身軀已變成悲慘軟弱，一摸他的額頭，覺得燙手，她這個文明

社會嬌生慣養的姑娘，也不再顧那麼多了，儘管她知道她的保護者已不能再保護她，但在她年輕的少女的心中，森林的恐怖立即消失，她不再是個軟弱的戰戰兢兢的教授女兒，一變而成一隻母獅，守望着和保護着她病倒了的伴侶。她不必推理，她看着他燒得發紅的臉頰和滾燙的身子，看出了某些比純粹是男性肉體更多的東西，這使她分析出所以會病倒的原因。看到他完全無能爲力，任由她擺怖，這使她心中油然而生一種感情，忍不住俯過身去，最初先吻他的額頭，跟着吻他的嘴唇。她喃喃自語道：

「你的愛是多麼高貴而無私啊。你甚至設法掩飾着它，好使我目前的處境好受些。現在可能已經太遲了。我太遲才認識到我愛你，我一直都在愛你。唉，蒲蘭，我的蒲蘭，命運對我們是多麼殘酷啊，它允許我們互相找到，却讓我們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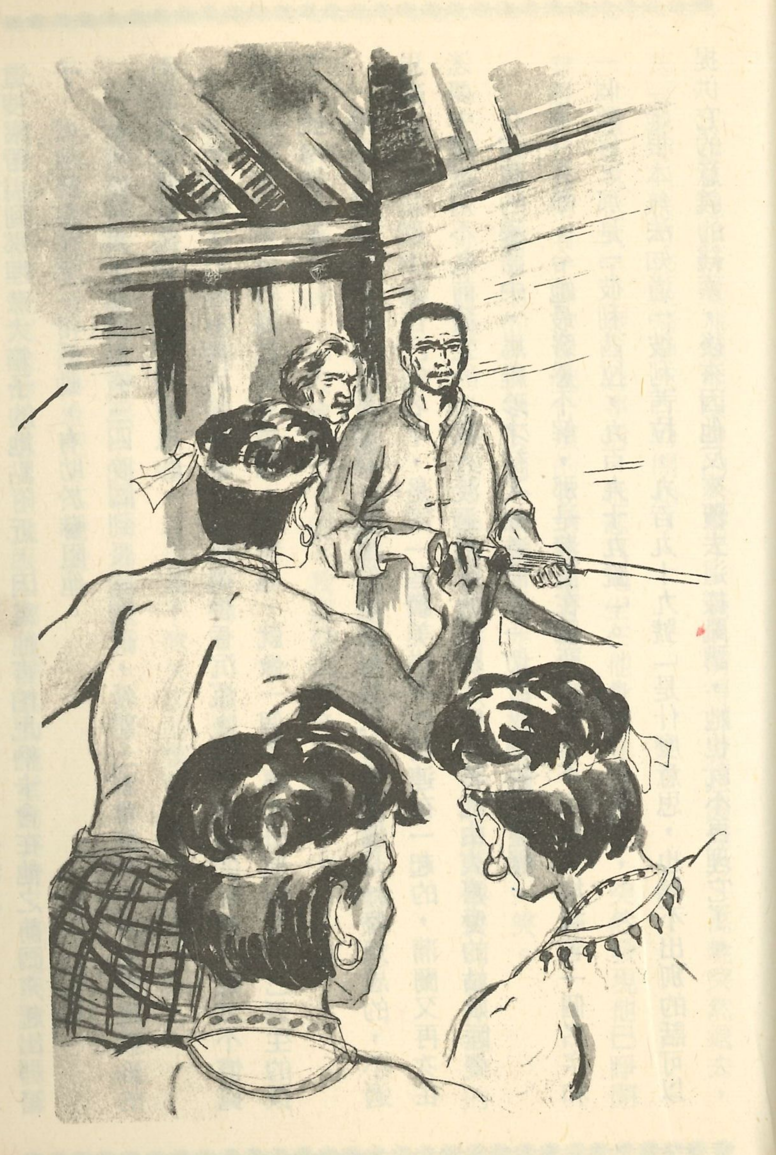
她吻着他，呼喚着他，可是他却不省人事，高燒使他神智不清，她的眼淚滴落在他滾燙的臉頰上。

馬松教授帶同馮漢和李勝，搜尋馬維珍已經有一個禮拜了，他們從長屋的土著那兒得到不什麼幫助，那些土著怕幫忙了白人去追蹤穆達，穆達將來會對他們進行冷血的報復。

他們三個在森林裏找尋了很久，還沿著河流上下沿岸搜索，馮漢謀殺掉的兩個土著的族人也在附近對他們虎視眈眈，想找機會進行報復，獵取他們三個的人頭。不過，他們害怕白人的槍枝，故而不敢公然進攻，而在夜裏，他們三個不是返回長屋，就是守衞森林嚴，不易進攻。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三個仍在繼續進行無望的搜尋，卻不知道敵人正跟在他們的脚後，在一步步迫近。

馮漢仍然在找尋機會，收買土著，希望藉著某些友好的土著協助，起出那箱子，但到目前爲止，沒有人肯協助他，即使他願意分很多戰利品給他們，他們也不敢陪同他一起去。

講實話，馮漢只是爲了那大箱子財寶，才肯繼續去尋找馬維珍的，他總是設法把



這搜索帶引到那埋藏大箱子的地點附近，因爲他害怕尼納卡會在他之前回來起出那箱子，而他經常在這一帶活動，有助於嚇阻他。

在這禮拜裏，他們曾有三四晚回到長屋過夜，希望土著會接到任何有關馬維珍的消息，土著自然有辦法互通消息的。

至於蒲蘭，已經有兩天躺在地上，燒得昏昏沉沉，而那嬌美的姑娘，雖然不慣露宿之苦，卻在用愛的溫柔在守着他，照料他，就像一個年輕的母親對待自己初生的孩子一般無微不至。

蒲蘭在高燒中不斷地說着胡話，大部份是語無倫次，聽不懂是什麼意思的，不過馬維珍有時卻聽出她自己的名字，是同一些讚美崇拜的話連在一起的，蒲蘭又再次在迷夢中經歷那不久前發生的血戰，渡過難受的黑夜，守望着他由衷喜愛的姑娘睡覺。

在蒲蘭的囈語中，馬維珍才初次知道他那一切自我犧牲的經歷。

有一件事，令她最窘惑不解，那是蒲蘭在囈語中經常不由自主地講着一個名字和一個數目，那是「彼利茜拉，九百九十九號」。

她根本無法知道「彼利茜拉，九百九十九號」是什麼意思，也聽不出別的話可以提供它的意義的綫索，後來因他反來覆去這樣亂講，她也就不再理它了。

馬維珍已經放棄蒲蘭能康復的希望了，他已病得那麼衰弱無力，高燒突然退去，馬維珍明白這可能是蒲蘭死亡的開始了。

這是第七天早上發生的事情，她悲哀地坐在他身邊守望着他，突然發現他已睜開雙眼，目光帶着一種記憶起什麼的表情在望着她的臉。

她溫柔地握着他的手，對於這一舉動，他非常衰弱地對她微微一笑。

「蒲蘭，你是好轉了，」她說，「你曾經病得很重，不過現在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她自己也並不相信自己的話，但講講也是給自己打氣，懷着一絲希望。

「對，」蒲蘭說，「我會好起來的，我這樣病了多長時間了？」

「兩天了，」她回答。

「那你一個人在這森林裏照顧了我兩天嗎？」他難以置信地問。

她低聲地說：「就是一生一世，我也還不清欠你的情呢。」

他長時間地望着她的雙眼，充滿着渴望之情。

「我希望這就是一生一世吧。」他說。

最初她還不很理解他的意思，但他眼中那種疲累和絕望的表情，令她突然明白了

他的意思，她叫起來：「啊，蒲蘭，你別這樣說，爲什麼你想死呢？」

他回答：「爲什麼我希望死掉嗎？維珍，因爲我愛你啊，也因爲當你一旦知道我是什麼人時，你會憎恨我和詛咒我的。」

姑娘愛情的告白已湧上了唇邊，當她彎下腰在他耳邊細語的同時，林叢中傳來了人聲，她轉過頭來，準備迎接可怕的敵人，看到的是馮漢，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她父親和李勝。

蒲蘭同時也看見了他們，當馬維珍跑向她父親的時候，他硬撐着虛弱的身子站了起來，馮漢是第一個看到這年輕的巨漢的，他大叫一聲向蒲蘭撲去，一邊跑一邊拔出手槍。

「你是野獸，」他叫着，「我們最後終於抓到你啦！」

馬維珍聽了他這叫喊，回過頭來，她發出一聲恐怖和警告的驚叫，轉身向蒲蘭跑回來，馬松教授跟在她後邊。

教授命令道：「馮漢，開槍射殺這怪物，別讓他逃掉！」

蒲蘭挺起腰桿，站直身子，雖然他仍虛弱得有點搖晃，但面對那瘋了似地向他撲來的滿臉邪惡的馮漢，仍像一座巨塔一樣兀然不動。

他很鎭定地說：「開槍吧！我已視死如歸了。」

在這同時，馮漢扣動了槍機，蒲蘭的頭往後一仰，搖晃了一下，一轉身，倒向地下，這時馬維珍已搶上前來，雙手把他摟住。

馮漢衝過來，一把將馬維珍推開，舉起槍，把槍口對準了蒲蘭的太陽穴，就在這一刹那工夫，黃皮膚的中國人李勝已撲過來，在他還未扣動槍機之前，一拳將他打得倒退了十幾步，並且將他的手槍繳掉。

馬維珍哭叫着，撲倒在她所愛的人身上，馬松教授匆匆趕上來，要把她拉開，要她離開那個他曾一度想把她嫁給他的沒有靈魂的怪物。

馬維珍突然轉過頭來，面對着那兩個白種人，大聲叫道：

「你們是謀殺犯！懦怯的謀殺犯！他發燒病弱，精疲力盡不能與你們搏鬥，你們就乘人之危想把一個最高尚的人殺死！可恥啊！」

「噓！噓！」馬松教授叫起來，「孩子，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話，那東西是個怪物，一個沒有靈魂的合成怪人啊！」

馬維珍聽了這話，迅速望向她的父親，她覺得這話像對她摑了一記耳光。

「你說什麼？他是誰？」她低聲問道。

這次是馮漢作答。他說：「他不是人類，他是你父親瘋狂實驗的一個創造品，一個沒有靈魂的化學合成人，他在瘋了的時候就是打算把你嫁給他，毀掉你一生的幸福，在你脚邊的東西，」他輕蔑地望了一眼那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蒲蘭，指着他說，「維珍，他就是十三號！」

馬維珍哀痛地輕輕呻吟一聲，向那年輕的巨人轉過身去，她向前跨上一步，令她父親恐怖得叫起來地跪了下來，用手捧起了蒲蘭的頭，在他臉上印上無數的親吻。

「維珍！」教授叫起來，「孩子，你瘋了嗎？」

「我並沒有瘋，」她痛苦地說，「還沒有瘋呢，我愛他不管他是人還是怪物，對我全一樣，因爲我愛他！」

她父親轉身走開，把臉埋在雙手裏。

「天啊！」他喃喃自語，「這是對我的罪過多麼可怕的懲罰啊！」

李勝這時跪在蒲蘭旁邊，拉起他的手把脈，又用耳朵貼在他的胸口聽聽他的心臟。

這慈祥的中國老者說：「珍姐兒，不要哭，他並沒有死呢。」

他從衣兜裏拿出一個小瓶，倒了一些棕色的藥末進蒲蘭的嘴裏，又說：「珍姐兒，他並不是怪人，他是一個跟你一樣的人，我老頭知道。」

馬維珍感激地望了李勝一眼，叫道：

「阿勝伯，他不會死嗎？他還能活轉來嗎？只要你能救活他，我什麼也不在乎了。」

「他會活的，只得了些皮外傷，就是那麼囘事了。」

「爲什麼你說他不是怪物？你這是什麼意思！」馮漢大聲喝問。

李勝也大聲喝囘去：「你等一等，你他媽的蠢貨，我還可以講更多給你聽，但你等我先給他包紮好，別打擾我！」

馮漢氣得臉都發青了，他向李勝走前去，但馬松教授把他攔住，說道：

「馮漢，別亂來，也許我們採取行動太過倉促了，當然我不知道李勝是什麼意思，但我要弄清楚，他一貫來對我們忠心耿耿，考慮問題總是深思熟慮的，也許他有他的道理。」

馮漢仍咆哮不停，但已退後了幾步。

李勝灌了一點水進蒲蘭的嘴裏，然後向馬松教授要白蘭地酒。幾滴烈酒喝下去後，蒲蘭的眼皮動了。過了一會，他睜開雙眼，望望周圍的人。

他首先看到的是馬維珍，她的臉充滿着愛與同情。

他問：「他們還沒有告訴你嗎？」

她說：「他們講了，但這並沒有區別，蒲蘭，你已給了我講這話的權利，我現在要再說一遍，當着他們所有人再說一遍：我愛你，愛你一生一世，不管別人說什麼，我對你的愛是不變的。」

他的臉上閃過了一陣幸福的光輝，但立即就像它出現那麼快地消失掉了。

他悲傷說：「不，維珍，這是不行的，這是辦不到的，我不是人類，我是只個沒有靈魂的怪物，你不可能同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結成伴侶的，你還是跟你父親走吧，很快你就會把我忘掉。」

「永遠不會的，蒲蘭！」那姑娘堅決的叫道。

蒲蘭正要開口去勸說她，這時那中國老者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說道：

「蒲蘭，你別出聲，你等我講完了再說吧，我告訴你，你並不是馬松教授製造的，不錯，馬松教授製造了十二個合成怪人，但全都是畸形的怪物，他沒有辦法製造出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的。我是在海崖外的一艘小船中發現你的，你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而且不會講話，可能是遇到什麼險遇，失去了記憶。

「我曾在實驗室外聽到馬松對馮漢談及十三號，他要製造一個怪人，把珍姐兒嫁給他。我知道馬松是十分錯誤的，他只能製造怪物，珍姐兒一向來對我這老頭十分好，我怎麼忍心讓她一生的幸福被毀掉呢。我從牆縫偷偷望進去，看到十三號在缸子裏正生長。所以，我在夜裏把你從海邊帶到我的茅舍去，把你藏起來，等所有人都睡覺之後，然後把你偷偷帶進實驗室去，踢翻了缸子，把你留在那兒。第二天一早，馬松歡呼大叫，跳上跳下：嘩！十三號這麼快就成功了，不過沒有問題，他很好，是個完美的人，嘩！」

「不管怎麼說，蒲蘭，你比誰都更配得上珍姐兒！」他用這麼一句話作結論。

「你說謊，你這個黃皮魔鬼！」馮漢怒叫起來。

那睿智的老人以狡猥的眼睛笑咪咪地望着怒火中燒的馮漢。

「我說謊？」他冷笑道，「也許在你向我打聽布屠倫的財富時，我說謊，但穆達王爺却打亂了你的計劃，因爲當時你正把珍姐兒騙上船去，我李勝雖然老了，腦子可並不糊塗，這一切我全知道。你却告訴馬松說是十三號搶走了珍姐兒，你說謊，你自己也知道是在說謊，十三號從野猿中救出珍姐兒，你却說是你救她，你才說謊呢！」

「住口！」馮漢威脅地喝道。

「我要說，誰也制止不了我的，你可以騙得到馬松，但你騙不了我，你在長屋與那狡猾的穆達王爺暗中商量，你想把財寶全部奪走，我可一直在暗中盯着你，而且……」

「住口！」馮漢惱羞成怒叫起來，「住口！你這黃色毒蛇在放毒，你不住口我就送一顆子彈給你吃。」

「好啦！你們兩個不要再爭啦！」馬松教授以威嚴的聲調說，「既然有人指控，那我就不能置之不理。李勝，你能證實這些事嗎？」他轉過身問那中國老者。

「我已經從布屠倫那印度水手口中探知一切，布屠倫把馮漢和他合謀的事，全告訴了他。我還可以叫長屋裏的族長作證，他知道很多，是穆達王爺對他說的，馬松，這全是眞的。」

「那麼，關於這個人，我是指這個怪物的事，你講的也是實話嗎？他不是實驗室裏製造出來的一個怪人嗎？」

「不是的，馬松，你製造不出像蒲蘭那樣好的小伙子，你自已也心知肚明，你製造了一號、二號……一直到十二號，全部是失敗之作，馬松，你該知道，你壓根兒製造不出一個蒲蘭的。」

在李勝揭露一切的時候，蒲蘭坐起來身，雙眼盯着那中國老者，在他那惟悴而且梁滿了血污的臉上，露出一片惘惑的神情。這就像他在潛意識中正在設法掙扎，有一種生動的記憶在浮動，但卻又把握不住，那正是他生命的奇怪之謎的關鍵所在。

馬維珍跪在他旁邊，一隻小手緊緊拉著他的手，希望與幸福已取代了她臉上的悲哀。她撕下了裙邊，爲蒲蘭包紮額角的傷痕，設法止住出血。馬松教授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看着她曬得黝黑的手無限溫存地包紮的每個小動作。

過去幾分鐘發生的事情，李勝的大胆揭露，使馬松震動得啞口無言，對他來說，要他相信李勝所講的實話，和相信眼前這年輕小伙子並不是他創造出來的怪人，是極其困難，幾乎是辦不到的；不過在他心底裏，他卻希望能證實這一切都是眞的，因爲他已看出他的女兒是以那麼一種愛在愛着這年輕人，那是沒有任何障礙或人爲法律的束縛以及社會習俗可以阻攔得了的。

李勝對馮漢的指責，就如對馬松教授加上一擊，但卻使他記憶起過去發生的種種事情，每一樣都使他領悟出馮漢的不忠誠與殘暴，他在想，爲什麼過去竟這樣盲目，連一點也不懷疑馮漢在作怪。

馬維珍終於把傷口包紮好，止住了血。蒲蘭雖然軟弱無力，也還能站立起來，馬維珍在一邊扶住他，李勝在另一邊支撐着他。馬松教授走到他們三人跟前去。他說：

「我不知道李勝講的是怎麼回事，如果你不是十三號，那麼你是誰？你是從哪兒來的？這看來十分奇怪，事實上幾乎是說不可能的。不過，如果你講解清楚你是誰，我樂於……唉……樂於考慮……呃……允許你向我女兒求婚的。」

蒲蘭回答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誰，我一直認爲自己就是十三號，一直到剛才李勝講出眞相，我才迷迷糊糊記得自己像是曾在一艘小船上，在大海裏飄流了好多天，再往後就什麼也記不起來了。我並不想硬迫你女兒嫁給我，等我弄清自己身世，證實我的過去是淸白的，擺在她面前也不會感到恥辱，我才敢向她求婚。」

「你不能這樣做啊，」馬維珍叫起來，「你愛我，我也愛你，即使我父親仍在把你當作是個沒有靈魂的怪人時，就打算把我嫁給你的，而現在你已顯證實是人類，而且是個文明人，他却猶豫了，可我決不猶豫，我早就說過，這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不管你是什麼我都一樣愛你。你曾告訴過我，你愛我，你已經表現了一種崇高的、高尚的、自我犧牲的愛，這一切是任何一個女孩子都夢寐以求的，我對作蒲蘭的妻子感到心滿意足，如果蒲蘭不會因爲我父親那麼殘酷地錯待他，而以娶我爲妻感到滿意的話，那我還有何求呢？」

蒲蘭伸出手臂，摟住她的肩頭，把她擁抱過去，她已經以她的忠誠與愛情，使他感到欣慰萬分，他另一隻手伸出來，同教授握手。

「教授」」蒲蘭說，「從李勝所講的話中，從把我同你實驗室製速出來的可憐生物加以比較的事實中，不是可以看得出我並不是一個怪人嗎？有朝一日我定會記憶起我的過去的，直到我能證實我的過去，我才敢向維珍求婚，這是爲了避免造成她的痛苦，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我的過去是否會造成婚姻的障礙，在目前，讓我們作朋友好了，教授，因爲我們兩個有着一個共同的意願，就是希望你女兒能得到幸福。」

教授拉住蒲蘭的手，懷疑和憂慮的神色已從他臉上消失。

他說：「我眞想不到你是這樣一個高尚的人，如果過去我有什麼不對起你，傷害了你，請你原諒我吧。」

蒲蘭只以把手握得更緊作答。

教授道：「現在，讓我們回長屋去吧，馮漢，我要跟你私下談談。」他轉過身去找馮漢，但馮漢早已不知溜到哪兒去了。

「他到哪兒去了？」教授叫起來，問李勝。

那中國老者說：「馮漢老早就溜走了，他聽到一切，就悄悄逃掉了。」

這個小小的隊伍在森林裏慢慢前行，不到一里路，就走到河邊，令馬維珍無限驚訝的是，原來她和蒲蘭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大河，就只差那麼一里路了。再走一段不遠的路，他們就回到了長屋。

「想想看，這幾天來，我們原來只離你們這麼近，甚至大喊一聲就可以聽得見，却一直沒有機會碰上。」馬維珍感慨萬千地說，「到底是什麼一種奇怪的命運，使你們今天來找到我們呢？」

教授說：「我們已達不多絕望了，直到今天李勝向我建議到這邊尋找，我們才走向這邊來的，你可以想像得出我們多麼驚奇了，維珍，才只走了一里路，就發現你了。」

一到長屋，還未走上長廊，馬松教授就打聽馮漢在不在，他得到的消息是，馮漢已帶了幾個獵頭族戰士離開了長屋，說是去「探險搜索」。他對族長解釋說，那白種姑娘已經尋獲了，正要回到長屋來。族長還進一步解釋，他已盡力阻止馮漢匆匆走掉，因為馮漢要去的地方是兩個族人被殺死的地方，那兒是非常危險的，但馮漢不聽。

正當他們在討論馮漢行蹤的當兒，有一個土著走上長廊，驚叫着向河流指去。大家向那方向一望，只見一艘白色的汽艇，正駛近來。在汽艇上是一些美國水兵，在船尾有兩個穿着美國海軍制服的軍官。

十七

當汽艇泊岸時，長屋裏的人，包括白種人和土著，全都集合在岸邊去會他們。最初，那兩個海軍軍官謹慎地保持一定距離，担心部族會有敵意，但當他們看見人羣裏也有白種人，就下令上岸，過了一會，其中一個軍官踏上河岸來了。他說：

「我是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旗艦『新墨西哥』號的梅上尉，我想有幸能拜會馬松教授嗎？」

科學家點點頭說：「我很高興能接受訪問，梅上尉，我就是馬松。」

梅上尉道：「教授，我們曾到過你的小島，根據匆促離去的迹像和幾個土著的屍首，我担心你是遇害了呢。」

「不錯，在離開小島前，發生了慘酷的事件。」馬松承認道。

「因找不到你的屍首，我們估計你是逃離了小島，故我們沿著婆羅洲海岸巡航，向各地的土著打聽消息，最後發現有一個土著曾聽說一種謠傳，說曾有一隊白種人深入內地去找尋一個被海盜掠走的姑娘。我們沿河而上，越走越深信是找到眞正綫索了

，因爲一路上都有土著說曾見過你們的隊伍，不過他們講的話使人眞假難辨，似是把眞實與神話混合，他們流傳着非常古怪的傳說，說有一羣非常可怕的怪物，由一個高大的白人率領著，這不是十分古怪嗎？」

「這是幼稚的想像吧了，」教授說，「不過，我敬愛的上尉，爲什麼你要訪問我的小島呢？」

那軍官在回答之前，猶豫了片刻，他的目光向圍起來的人羣望了又望，像是在找尋什麼人。

最後他說：「好吧，教授先生，坦白地說，我們在新加坡打聽出你的一個人員，是我們以前的一個海軍軍官，我們已經追尋了他很多年，我們是到你的島上去逮捕這個人的，他就是馮漢。」

當他知道馮漢剛剛逃走，上尉表示決心立即追蹤；教授害怕再次毫無保護地留在這婆羅洲蠻荒心臟地帶，他整隊人立即被接上汽艇去了。

汽艇逆流而上，航行了幾里，就就到了一個幾小時前陪同馮漢離去的土著，這獵頭族戰士正坐在一艘泊在岸邊的戰船旁抽烟，查問他時，他解釋說馮漢和一隊土著已經走進森林，他是留下來守衞戰船的。他還說他能帶路去找到馮漢。

馬松教授和李勝陪同一個軍官和十多個水兵上岸，由那土著帶領去追捕馮漢。

馬維珍和蒲蘭留在汽艇上，因爲蒲蘭身體還太弱，不適於到森林中去行軍。

那支隊伍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已追蹤到馮漢和他的一羣土著的足跡了。他們走近了那個地點，忽然聽見血腥的搏殺和怪叫聲。過了一會，馮漢的隊伍全面崩潰，敗退出來了。

這羣敗軍一看見白人的隊伍，就停下來喘氣，指着他們逃來的方向，緊張地用土話在說着什麼。

隊伍在這些敗軍的指引下，憂心忡忡地向前進發，可當他們到達那地點時，那羣造成土著驚逃敗退的人，早已逃去無蹤了，毫無疑問，他們訓練有素的耳朵已聽出了有敵人迫近。

搜索者看到的景象，已足以說明了他們想知道的一切，在地上掘開了一個大洞，泥土部份掩蓋着一個大箱子，橫躺在這箱子上是馮漢沒有腦袋的屍體。

梅上尉帶着探問的目光，轉過頭來看看馬松教授。

「正是他。」教授說。

「但那箱子呢？」梅上尉問。

李勝插嘴道：「它是馬松教授的財寶，馮漢好久來在設法偷走它。」

「財寶！」教授突然叫起來，「爲了這，布屠倫獻出了生命，穆達王爺爲了佔有它，拼命作戰，殺人如麻！可憐被誤導的馮漢，也爲它而死亡，永遠把頭留在獵頭族人長屋的棚架上風乾萎縮！這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怪事。」

梅上尉說：「可是，馬松教授，有人爲了這些東西或更多的黃金，就這麼作賤自己的。」

「黃金？」教授道，「爲什麼你這樣說？喂，那只是一箱子生物學和優生學的書籍罷了！」

「天啊！」梅上尉叫起來，「想不到馮漢這個美國出了名的詐騙犯和冒險家，竟落得這麼一個下場。走吧，我們回汽艇去，我的人會搬那箱子的。」

「不！」教授搖搖頭，「就讓它永埋此地吧，它裏面的東西已造成了悲劇，引人犯罪，使人受苦，就讓它永埋在荒野之中，求上帝保祐別讓人找到它，我將永遠把它忘掉。」

當然，別人是不容易理解他話中的深意的，只有聰明的中國老者贊同地點點頭。

馮漢死後第三天的早上，「新墨西哥」號已離開了婆羅洲的海岸。蒲蘭和維珍站

在這美國海軍旗艦的甲板上，回望着漸漸遠去的婆羅洲的山巒。

「感謝上蒼，」維珍感情灼熱地說，「我們永遠離開這可怕的地方了。」

「不過，如果不是在婆羅洲，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你呢。」蒲蘭道。

「蒲蘭，話不能這麼說，」姑娘低聲說地，「那我們還是會在其他地方相遇的，因爲我們都是爲另一個而生出來的，地上沒有一種力量能使我們分離，就是你不到婆羅洲來，我肯定你也會結識我，因爲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簡直是瘋話，維珍，我盡了努力，仍然回憶不起我的過去，親愛的，你有想到我可能是個逃犯，就像馮漢一樣，是逃避正義的法律才到達這荒蠻的嗎？維珍，一想到我失憶了的過去種種可怕的可能性，就使我心驚肉跳了。」

「不，蒲蘭，你絕不可能是個罪犯，不過有一個可能性，卻眞的使我十分担憂，一想到它，我就感到害怕，它就是……」說到這兒，姑娘把聲音壓得低低，活像怕說出那最害怕的事情，「它就是你可能另有所愛，那……那……甚至可能你已早結了婚的。」

蒲蘭聽了這話，正要哈哈大笑，說服她不必有此顧慮，但一想到這種可能性的份量和重要性，就笑不出來。他覺得自己也像是已經結了婚的成熟的男人，他明白如果不澄清自己的歷史神秘，眞可能成爲他倆婚姻的障礙呢。

「我這恐懼不是沒有根據的，」維珍說，「在過去幾天我還沒機會問你，當你在森林發高燒盡說糊話時，曾不斷地叫著一個女人的名字，跟着是一個號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唉，你不停地叫『彼利西拉九百九十九號』，也許她……」

但維珍沒能把話講下去，蒲蘭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愉快地大叫起來：

「好啦，好啦，親愛的，一切都沒事了，一切我現在都回憶起來啦。你給了我記憶的綫索，彼利西拉九百九十九號，你道是什麼？女人的名字嗎？哈，不！那是我父親的地址：倫敦彼利西拉大街九百九十九號門牌。」

「哦？」馬維珍愕然地瞪大雙眼，望着蒲蘭。

「我原來的名字叫唐生，我是小唐生．哈帕爾，你肯定聽見過我父親的名字，自從他合併全英國國內市際交通各公司之後，是全國知名的工業鉅子。還有，我還沒有結婚，維珍，我從沒有結過婚，不過，假如這艘可憐的舊軍艦能到達新加坡的話，我就要結婚了。」

「噢，蒲蘭，」姑娘叫起來，「你到底爲什麼流落到我們那恐怖的小島上去呢？」

「親愛的，我是爲尋找你而去的，」他答道，「說起話長了，吃完晚餐我一定將能回憶起的一切全告訴你，現在簡單地說吧，我是在火車站驚鴻一瞥見到了你後，一直追趕你，爲了愛情跑了半個世界呢。我乘我父親的遊艇追到新加坡，然後到處找你，却不知你們到了哪個島，後來有土著告訴了我們，我們一船五人出發到你們的島去，我最後只記得這些了，李勝說只找到我一個人在一艘小船上，而且失去了記憶。」

維珍嘆息一聲，挨近他的胸膛。

「你可能眞是偉大的唐生．哈帕爾的獨生子，你也曾是沒有靈魂的十三號，不過對於我來說，你永遠是蒲蘭，因爲使我懂得愛的是蒲蘭，啊，我的蒲蘭！」

科幻名著選讀① 合成怪人

原著者／艾廸加．里斯．布魯斯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8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166號
中華民國71年1月出版　特價75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